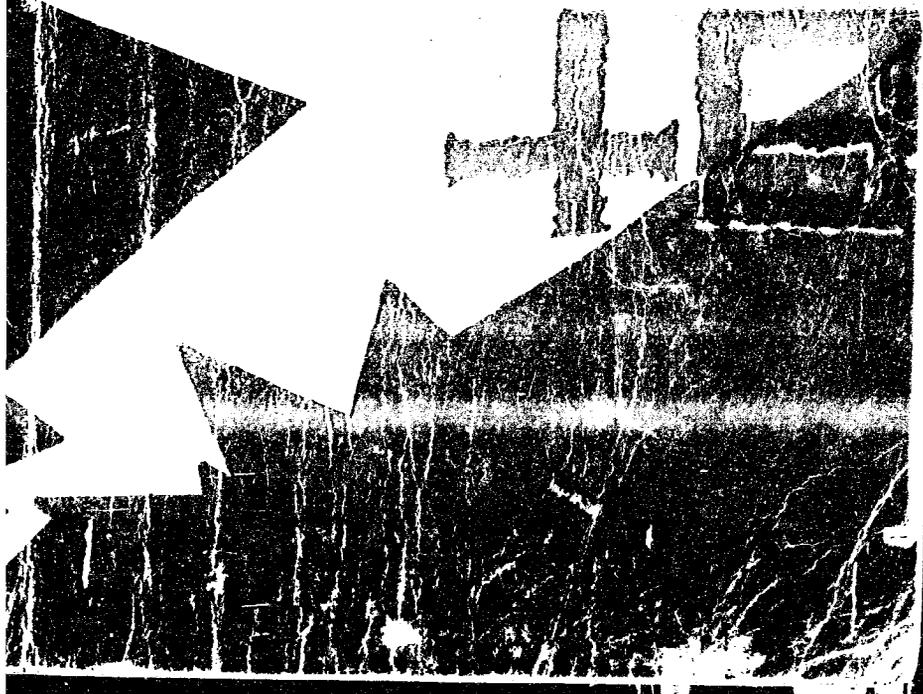


世界之



創立紀念惠存

日之十世界動震

約翰雷特著
曾鴻譯



1930.12.21

勸業系
鄧振武持贈

1930

文林社出版

震動世界之十日

目 錄

- 第一章 背 景
- 第二章 怒 潮
- 第三章 革命之一夕
- 第四章 臨時政府之坍台
- 第五章 革命的前進
- 第六章 救護委員會
- 第七章 革命的前線
- 第八章 反 革 命
- 第九章 勝 利
- 第十章 取得政權
- 第十一章 莫 斯 科
- 第十二章 農民大會

題中文譯本序言

中國的青年朋友們很高興的告訴我，他們最近亦把我的故友約翰雷得的名著——震動世界的十日，譯成中文，介紹給廣大的中國的讀者，這當然是一件令我非常高興的事。

約翰的這本書，在出版後的十幾年中，已經風行到全世界，現在已經是幾乎沒有那一個比較所謂“文明國”，沒有這書譯本的。新生命正在醞釀着的中國，曾經過1925至27年大革命的中國，到現

在還沒有譯印這本書，這到又是一件出人意料的
事。

此書與廣大英武的中國民衆見面，事實上就是使此書增加了成千累萬的讀者，擴大了億兆羣衆的影響，繼中國而譯此書的，一定還有不少的東方各國。

爲使我的故友——親密的故友的不朽著作的內容更加真實起見，爲使讀者從這本日記體而含有史學性的著作中得到更正確的了解起見，乘此機會，我使不能不在卷首說幾句必須說的話。

我的朋友——親愛的約翰，雖能埋葬在震開世界的紅場中與十月的英雄的遺體，日受萬方的膜拜；雖然他因感受十月羣衆的熱忱與毅力而事後加入了布爾雪維克；雖然他在鎗林彈雨的紅色十月的最初十日中，奮不顧身的去盡可能的探訪一切新聞材料；雖然他的這本日記式的著作在出版後，受到全世界“文明人”與“野蠻人”的嬉笑怒

罵；雖然他這本小作品，已成為世界新生命潮流中不朽的作品一；——然而在他提筆記此震動世界的十日的偉大故事時，他的身份，思想及能力，都還只是一個美國派往俄國的新聞記者，雖然他是一個對革命表同情的新聞記者，然而他只能寫出一個同情革命者的真實日記；他記下來的東西，只是在當時萬諸紛紜時，他個人所能見到，聽到以及推測到的材料，他所見到的因只是彼得堡的一隅及莫斯科的片段；他所聽到的更不免有些是含沙射影，不足徵信的傳聞；就是當時他所能推測到的，也不過是一般新聞記者及有社會推測的人所能臆斷到的事境；至於這“震動世界的十日”的歷史根源這十日，全俄羅斯的偉大舞台上之表演，全世界廣大人羣心目中的震盪，他當時都沒有可能來敘述，而請到俄國各政黨對於這偉大的十日的事前佈置和當時設施，更是他一個門外漢無從知道的事，所以他在本書中便不免寫下兩件為歷史

震動世界之十日

事實所反對的事：第一件，他在本書第二章怒潮中，描寫布爾塞維克作十月暴動時，竟說：“二十三晚，他們——（布爾塞維克中央——今晚開會，全黨知識分子都出席，還雜些大彼得保衛隊與工人的代表，在智識份子中間，只有列寧托洛斯基贊成暴動，軍事上的人都加以反對，投票解決，暴動派失敗，一個很粗率的工人，臉上怒氣緊張，站起發言說：“我代表大彼得無產階級說話，我們是贊成暴動的，你們可以有你們的道路，但我告訴你們，現在你們如果讓蘇維埃破壞，我們就用不着你們了，有些兵士的約他們，過後又更投票表決，暴動派戰勝。……”這一段話，顯然是合乎事實的，如果一個震動全世界的十月革命的暴動，牠的領導者布爾塞維克黨事先一點也沒有有一定的計劃和準備，牠的實行者工人與兵士事前也沒有一個的堅信和決心，而布爾塞維克中央只有兩個人同時贊成，最後決對不過是由於一個粗率工人的

振臂一呼，幾個兵士也隨聲附和；那簡直沒有方法去了解十月暴動的歷史；對於無論贊成或反對布爾塞維克和十月革命的人，十月暴動都變成一樁不可思議的偶然事變了。此地我們固然用不着去徵引許多史料來證明布爾塞維克在1905年第三次擴大會上，即有關於武裝暴動的決議，在奪取政權前的整個歷史階段中，該黨傾全力於準備武裝暴動以奪取政權的工作，也用不着拿十月革命後聯邦共產黨公開出版譯印各國的歷史材料，來證明布爾什維克在列寧領導之下，如何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的準備和實行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大暴動，即就作者在本書十一章結尾時所說的話看來，也可見十月暴動是俄國工農兵及其首領布爾什維克有準備有計劃進行的，他說：“布爾什維克人取得權政，是不與有產階級及其他領袖妥協得來的，是不與老政府機械主義調停得來的，却也不是用小團體的有組織的亂錯得來的，如果

全俄國的民衆，沒有準備暴動，那當然會失敗。”

這一段錯誤的記載，我想，並不能責備我們的已故的不含主觀的作者，我已說過，約翰當時不過是一個美國駐俄的新聞記者，他從那裏會知道布爾什維克中央對於這樣偉大慎重事變的會議實情呢？而且當時布爾什維克中央中，的確有兩個所謂“老布爾什維克”季諾作也夫與康米涅夫反對暴動的會議，因此，孟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以及立憲民主民等卻大唱布爾什維克破裂分崩的謠言，同時，即從本書中也可見到當時反布爾什維克的各黨派對於布爾什維克黨是如何幸災樂禍無恥無故的造謠，約翰無意的把一段傳聞失實的報告，寫在日記上，糾正這個錯誤的責任，只有落在愛他的朋友——我們身上了。第二件，便是十月革命中克倫司基的作用問題，約翰本書處處把托洛茨基與列寧並提，而且描寫托洛茨基個人的特別多使人無意中受到一種印象，以為托洛茨基與列寧是造

等的十月革命的創作人，這樣，便使人對於聯邦共產黨過去和現在的歷史的事變，得不到一個真確的論斷。誰也知道；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不久幾個月前，還是一個反列寧反布爾什維克有歷史淵源有一貫理論的小派別領袖，在十月暴動勝利後，馬上又變成反列寧反布爾什維克的中心敵人，現在托洛茨基已經成為與布爾什維克生死的對頭。

爲什麼托洛茨基曾在十月暴動中大顯神通呢？因爲：第一，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不久前，因爲工農兵羣衆都傾向布爾什維克，他的智識分子的小派別與社會革命黨等同一命運，發生分崩離析的事變，逼迫得他不能不加入布爾什維克，第二，他加入布爾什維克的條件是，放棄他的一切錯誤思想和行動誠心誠意爲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政策奮鬥。

第三，當時布爾什維克黨以托洛茨基在彼得堡蘇維埃中工作，其一切行動都是受布爾什維克中的決議和指令支配的。第四，當革命高潮到來時，就

是懦夫也容易變英雄，在十月中英勇作戰的，不僅受布爾什克維黨直接指揮新的黨員托洛茨基社會革命黨左派及許多事無名些的工農兵中的某些戰士，都曾表現過極偉大英勇的行動，然而且約翰爲什麼只見到托洛茨基呢？這是因爲：（1）他當時在彼得堡，托洛茨基也恰在該地，（2）新開記者是專力找大機關和熱鬧場所的，托洛茨基那時恰是在蘇維埃工作，（3）新開記者首先天天是要探聽軍事消息的，托洛茨基那時在軍委員一部份責任，至於托氏個人演說的姿勢和天才，特別使新開記者得意等等，當然猶其餘事了，托洛茨基被蘇聯驅逐出境的問題，已引起全世界的人們注意；所以他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問題，時常引起人們作茶餘酒後的說話資料，約翰的作品中，關於托氏的描寫，常無意中給人以錯誤的認識，這雖然不能責備當時爲環境所拘而無意落筆的記者，然而我愛吾友，我愛吾友的著作，我大愛使吾友的著作不朽，我尤

須使吾友作品中的一字一句都比較近於真實，而不致引起讀者底譏我的已故的愛友，所以我不憚煩的說了這些話。

餘羅亨得孫

一九二九，十，二十一日於

紐約

第一章

背景

一九一七年九月底，有一位外國社會學教授遊歷俄國，在彼得堡會見我。有些商人家同智識分子告訴他說：“俄國革命是降低下去了”。他曾作了一篇文章論到此事，後又旅行全俄國參觀有工業區域和農村社會他覺得很奇怪，革命還是向上發展。在僱傭工人和農村勞動者中間，常常聽



到“土地歸農民”“工廠歸工人”的論調。若是這位教授到前綫上去參觀一下，他將要聽到全軍都在高唱“和平”呢？

這位教授很以為奇，其實一點也不奇，雙方的觀點都是對的。有產階級日見頑固；民衆愈趨激烈。

在一般商人和智識分子中間，有一種感覺，就是：“革命已經夠了，太延長久了，現在諸事要告個結束了”那些穩健的社會主義派，與主張繼續大戰來保護祖國的孟雪維克黨人，以及社會革命黨人，也有這樣一種感覺，他們這些人都是擁護克倫斯基臨時政府的。

十月十四號穩健的社會主義派的機關報說：革命的戲劇有兩個動作，一是破壞舊的統治，一是建設新的統治，第一個動作已經太延長久了。在輪到第二個動作的時期，而且愈快愈好，有個大革命家曾經說過：朋友們讓我們急速的收束革命。

吧，誰要把他再延長下去，就會收不到結果的。

但是在工農兵羣衆中間，他們深刻的感覺到第一個動作還沒有充分的表演出來，前敵上，兵士革命委員會常與虐待士兵的長官衝突，在後方，農民所選出的土地委員會底委員，常常因為要實行政府關於土地的條例，以致被捕下獄。工廠中底工人時時反抗廠主閉廠和開除工人，並且還不止此，亡命欲歸的政治犯，被視為不良分子，不准歸國，已由外國回來的，又因他們在一九〇五年曾參加過革命，動輒施以壓迫，甚至投之入獄。

對付民衆之憤懣不平，穩健的社會主義派只有一條答案，靜候十二月開幕的國民會議，但是民衆對他，仍不滿意，國民會議雖然盡善盡美，但是有幾件非常重大的事，爲了這幾例子，犧牲了無數的革命戰士，這幾件事是一定要做到的，那就是：“和平，土地，工人管理工廠”現在國民會議已經一延再延了。或者還要再延，一直延到民衆冷靜下

去，然後把他們的要求修改，但是無論如何，革命已有八個月了，然而爲什麼要革命，却一點也沒有表現出來。

在那個時候，兵士要解決和平問題，便只有開小差，農民則焚毀地主的屋宇，沒收地主的土地，工人則怠工，罷工，那些工業家，地主和軍官們自然又用盡一切的淫威去壓迫德謨克拉西的民衆。

臨時政府的政策是不收效力的，改良與極端壓迫兩者之間反覆簸搖，社會主義派的勞工部長發表了一道命令，限制一切工人，只許放工後，才能開會，在前綫上，軍隊中反對派政黨的鼓動家，橫遭逮捕，激烈的報紙一律被封閉，對革命的宣傳家，處以死刑，緞赤衛隊的械的陰謀，已經決定積極進行，哥薩克的軍隊已開往各省，嚴加布防。

這些方法，都是穩健的社會主義派同他們的現任部長的領袖們所擁護的，他們都覺得與有產階級合作是很需要的，然而民衆是迅速的拋棄了

他們，而跑到波爾什維克黨方面來。因為布黨是站在“和平”“土地”“工人監督生產”和工人政府方面的，一九一七年九月，事變越發急了，當全國革命情緒日益高漲的時候，克倫斯基與穩健的社會主義派便乘機與有產階級建立了一個混合政府從此以後，孟雪維克黨人同社會革命黨便永遠得不到民衆的信仰了。

大約在十月的中旬“工人之路”上有篇文章，標題為“社會主義派的部長”表現着民衆反對穩健的社會主義派的情緒。

“這些人的履歷便是：

蔡雷特李，倚仗着波羅夫側夫將軍的虎威，繳了工人的槍械，消滅革命的兵士，在軍隊中實行槍殺。

詩哥比李夫：開首想抽資本家利潤百分之百的稅，最後——最後却想解散工廠委員會。

阿夫克生立也夫：逮捕了幾百農民，和土地委

員會的委員，一概投之入獄，封閉了許多工人和兵士的報紙。

趙爾諾夫：簽名在解散芬蘭議會的帝國宣言上。

薩爾考夫：勾結科羅尼諾夫，出賣大彼得堡。

查雷尼：奉了克倫斯基與亞里維司基的命令，把一些革命中很好的工人，兵士與水兵，都送到牢獄裡去了。

尼基林：他的行動是一個壓迫鐵路工人的站崗警察。

克倫斯基：對他頂好不說什麼，他的履歷表太沉長了！”

在黑星福斯〔芬蘭都城〕，波羅的海的艦隊，開了個代表大會，通過一個決議案，這個決議案劈頭就這樣說：

“我們要求從臨時政府那些社會主義派中，急速撤換那個臭政客克倫斯基，他在政治上運用無

恥的詐術，替資產階級來誣毀并破壞大革命及與革命共生死的民衆咧！”

以上這些事情所造出的結果，就是波爾什維克的興起。

從一九一七年二月起，當工人全兵士的怒潮，咆哮的襲擊克里穆皇宮，迫脅市議會，出來行使最高職權的時候，兵，工，農羣衆的力，影響了整個革命過程中的每次事變。他們打倒了米留可夫，他們底蘇維埃對全世界宣言，俄國的休戰條件是：“不割地，不賠款，民族自決”七月中這些缺乏組織的無產階級又自動的聚集在克里穆皇宮前要求蘇維埃奪取俄國政權。

波爾什維克雖是一個小政系，他們自己挺身站在一切運動的前面。因為失敗的結果，輿論轉而攻擊他們。當時他們這些無領袖的羣衆，退到大彼得堡一個小區域內去。於是通緝波爾什維克黨人的恐怖，便接踵而來。托洛斯基，郭蘭

秦人夫，與加蒙尼夫，還有其他幾百人皆被捕下獄。列寧與季諾維夫潛匿不能出。就即有被審問釋的仍非亡命不可。波爾什維克的黨報被封閉。挑撥者與反動派高唱波爾什維克黨人是德國奸細，一直唱到使世界的人們都信以為真。

但是臨時政府又不能證實他們的罪惡。凡關於勾結德國人的文件，後來發覺都是偽造的。波爾什維克黨人一個一個都被釋放。有些花了一點運動費，有些甚至於全無，後來只剩下六人未曾釋放。臨時政府萎靡無力，與遊移不決的態度，誰也不能否認。波爾什維克黨人又叫出一個為民衆利益的口號，“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當時大部分蘇維埃雖然還操在他們的死對頭穩健社會主義派的手裏，但波爾什維克為民衆利益計所以也就不為自己本身利益打算而叫出這個為民衆的口號來。

他們更進一步提出了工農兵的簡單要求，宣

佈了他們目前的政綱，故當保護祖國的孟雪維克黨人全社會革命黨投身到有產階級，與有產階級妥協的時候，波爾什維克便馬上抓住了俄國的民衆，七月中他們是被通緝和輕視的，到了九月，城市工人，波羅的海的水兵與兵士，完全被他們拉攏，站到他們那方面去了。九月各大城市的市民選舉，是很有意義的，連任的孟雪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只有百分之十八，比較七月間占有百分之七十，相差太多了。

還有一件令外來的觀察者異常吃驚的現象，便是：全國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海陸軍委員會，以及中央其他的團體，如著名的郵電和鐵路工會中央委員會等，都是反對波爾什維克最激烈的，這些中央執委，都是在夏季前後選出來的，在這個時候，孟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還有大部分的民衆，然而自此以後，他們却拖延，甚至阻止新的選舉了，照工兵代表蘇維埃的組織，全國大會應在

九月開會，但是他們的中央執委，到時却不召集。根據的理由，是距國民會議期月，只有兩個月了。到那個時候，蘇維埃橫豎是要辭職的，這時候波爾什維克黨，把全國各地的蘇維埃，工會支部，和海陸軍中的兵士羣衆，一個一個的都抓住了，只有農民蘇維埃，頑固仍舊。因為在不開通的鄉村裏，政治自覺性的發展很慢，而社會革命黨在農民中間又有長期的宣傳，但是在農民中間，這些革命的新羽翼，也正在滋長形成。在十月，當社會革命黨的左傾份子，脫離該黨，另組左派社會革命黨的時候，便很明顯的表現出來了。

同時，反動派的勢力也到處表現相當的存在，例如在彼得堡却基花旗戲院裏有幕叫做“沙皇之罪”的諷刺劇，便被保皇黨人禁止表演，還恐嚇那些戲子，以為侮辱沙皇是要處以極刑的，有些報紙已經開始為俄國拿破崙扼腕痛惜，在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中間有件最普遍的事，就是叫工人代表

蘇維埃的代表爲狗代表。

十月十五，我同一個俄國大資本家李昂諾卓夫談話，他在立憲民主黨中，算是有政治上的信仰的，他說：“革命是一個病不久列強要來干涉，好像一個人去醫治一個小孩子的病，却教他如何走路一樣。這當然是不對的。但各國都認識波爾什克在他們本國內的危險，什麼無產階級獨裁，世界革命，都是很利害的傳染病。或者有個機會，這個干涉不至於須要。交通運輸，弄得糟踏不堪；工廠關門；而德人日相緊逼；飢餓與戰敗；必定使俄國人民自覺自悟”。

這位先生堅持着他的意見無論怎樣變遷，工業家與商人絕對不能允許廢店，委員會的存在，或讓工人有任何小部分的實業監督權。他又說：“至於波爾什維克黨人，不到一二次就會肅清的。政府可以放棄大彼得堡，使牠被敵人圍困，然後當地的軍事領袖，便不客氣的來處置這班先生們。

即令國民會議要表現一點無政府狀態，軍隊也是可以把他解散的。”

最可怕的俄國冬天又快要來到了！我聽得那些做生意的說：“冬天是俄國最好的朋友，這或者可為我們鏟除革命”在寒凍的前線上可憐的軍隊，繼續受餓而死，得不到一點同情。鐵路是破壞了。糧食一天一天告匱。工廠停閉。九死一生的民衆，拚命地喊着資產階級致人民的死命，致前綫上的失敗。雷加是失守了！柯菲諾夫公開的說：“我所以放棄雷加者，是要使全國感覺到他的職務。”

美國人至死都不相信階級戰爭會弄成一個這樣大的鴻溝。我親自會着幾個北方前綫上的軍官，他們寧願全軍覆沒而不願與兵士委員會合作。立憲民主黨彼得城委員會的書記對我說：“國家經濟生命這樣破壞，是使民衆對革命失望的一部分原因。”

“協約國一個外交家，他的名字我暫時不宣佈，憑他的智識確定這句話是對的。我曉得在加爾可夫附近，有幾個煤礦是被礦主用火燒，水浸了。莫斯科有幾個紡織廠，當工程師離廠的時候，把機器的秩序顛例錯亂。鐵路職員被工人查覺他們要擊碎車頭。

大部分的有產階級只願有德國人而不願有這樣革命，甚至於連臨時政府都可不要。他們毫不躊躇的這樣說。我住在一個俄國房東家裏。每天午餐掉上所說的材料，是德人快來恢復法律與秩序。有天晚上我在莫斯科一個商人家中消夜；吃茶的時候，我問那席上十一個人，他們喜歡德國威廉呢還是喜歡波爾什維克。十一人中有十人是贊成威廉的。只有一人是贊成波爾什維克。

投機之流乘着社會無組織，大發其財，所得來的不耗於花天酒地，使用於腐敗官場。食物燃料，互相暗藏，或者偷送到瑞典去。革命頭四個

月，一切食物供給都從大彼得大堆棧裏搶得出來，把準備為兩年用的糧食，吃到不夠一月之用。照臨時政府糧食部官場報告，咖啡在海參崴賣兩個盧布一磅，在彼得城就要十三盧布。在大城市各商店內，食物全衣料成噸的放在那裏，却只有發財的能夠買。

有一省鎮內，有個投機的商家，俄人呼之為強盜。他三個兒子都是賄賂軍界發財的。大兒子販賣食料。二兒子私運林納礦的金子賣與芬蘭古董家。三兒子享有一個莎可糖工廠。這個工廠供給當地合作社的莎可糖，合作社供給他所需要的東西。所以當民衆得不到四分之一磅的黑麵包時候，他却有充分的麵包糖，茶糕餅與牛油。尤其當兵士在前綫再不能由飢寒疲倦之中作戰的時候，這一家却大發雷霆，罵：“他們胆小如鼠！他們不要臉！也配做俄國人！”但是當波爾什維克黨人搜出這大批儲藏糧食的時候，他們又罵人家是

強盜。

在這樣腐敗形式之下，舊日黑暗勢力仍然發生效用，可以說從尼古拉第二倒台以後，一點也沒有改變。最著名的俄皇時代的包探黨羽，只要誰給他們錢，對於沙皇與倫克斯基，可以時而擁護，時而攻擊。黑暗時代中各種祕密團體，如黑百團，時時企圖在某一種形式上恢復他們的反動勢力。

烏烟瘴氣之中，只有一個聲浪天天高唱入雲，這就是波爾什維克黨人所唱的：“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一切政權歸於成千成萬的工農兵所選出的直接代表。土地，麵包，可以有無意識的戰爭，祕密外交，陰謀奸詐等，一掃而清。革命是在危險中，全世界的人民也一樣的在危險中。”

中等階級與無產階級，蘇維埃與政府中間的爭鬥，本來在三月初就開始了。到了現在已經達到焦點。從中世紀一躍而至廿世紀，俄國在全世

界面前表現兩種重要的革命——政治革命全社會革命——在你死我活的爭鬪中。

經過這幾個月的飢餓與失望，俄國革命的生活素表現些什麼呢？資產階級對於自己的俄國，應當比較明瞭得多。革命的病象在俄國，是不能長久演下去的。

迴顧俄國在十一月暴動以前，好像是另一個時期，完全頑固。但我們要急速順應這個更新而又更快的生活，隨着俄國政治極端左傾，一直到立憲民主黨成爲人民仇敵，倫克斯基變做反革命，中派社會主義派領袖如哥次唐等太反動而失了羣衆，赤諾夫與哥威等人成爲右派。……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一部分社會主義革命領袖，私訪英公使喬治，要求他不要告訴別人說他們在這裏，因爲他們被人看得太右傾了。

喬治說：“一年前我國政府訓令我不要接待米留可夫，因爲他是個危險左派份子，現在怕不對

了！”

九十月爲俄國每年最壞的月份——尤其是在大彼得堡，慘淡昏黑的天空，日光短促陰雨綿綿不竭。腳下的泥，深滑而黏，皮鞋蹂躪得到處皆是。在市政府被壞的時候，比尋常尤其難堪。從芬蘭灣吹來的凄風苦雨，與滿街上罩着的寒冷霧氣合成一片。到晚上，因爲節省經費與怕敵人起見，街上的燈光非常稀少。在私人家裏與公事房裏電燈自六點開到十二點。此外則只四角錢一枝的蜡燭，與少許石油。自下午三點鐘天黑點到要到次晨十點鐘。搶案與搗毀之事，層見疊出。在公事房子裏，人們輪流守夜，手槍是實彈待發的。這在臨時政府之下的恐怖情形大概就是如此哩。

糧食是一禮拜一禮拜的漸漸缺乏起來，每天所應允的麵包，由一磅半降至一磅，四分之三磅，半磅，以至四分之一磅。到了末後，有一禮拜差

不多完全沒有麵包了！糖每人只許有兩磅，能夠每日按份得到的都很稀少。一片莎可糖，或者無味的糖，隨便在那裏都賣七個到十個盧布，最少都需一塊錢。牛奶只能供給全城嬰孩半數的用。旅館與私人家有幾個月不得見牛奶一面。在結果子的月份，街頭巷角上的蘋果都賣一盧布一個。

凡要麵包、糖、牛奶與烟的，必須成行的站在冷雨中數小時去等政府發給。有一晚開了一夜的會，我回家來看見這些成羣結隊的在天未亮時就開始有了。大多為婦人，抱着小孩子在手裏。法國一個文學家，在他的法國革命一書裏，描寫法國人民與他國人不同的第一點，就是能成行線站的才幹。俄國已經學了這個習慣。從一九一五年前尼古拉統治之下就開始了，以後，時有時無，繼續不斷，直到一九一七年夏天纔成為常例。想想看，這些衣服不完的人民，整天的站在彼得城鐵一般的街上，不是冬天！這是多麼難受呵！我曾在

那領麵包的隊裏，聽到很苦的悲憤聲從性質和順的俄人羣衆中時時發生出來。

各戲院每晚，連星期日在內，都照常營業。克沙尼花在新舞台登臺。愛跳舞的俄人爭前恐後，冀得一睹。亞里山大斯基戲院內，復演的“惡王伊凡”的時候，我還記得有個學生表演得很好。……雖說是許多圖畫館搬到莫斯科去，每禮拜仍有油畫展覽會。女界智識份子互相邀去聽文學藝術與哲學的講演。這個時候尤其是那些說神話的最活動的時候。救世軍是在俄國史上第一次到俄國來。在牆上貼了許多福音會的廣告。這是最令俄國聽衆驚奇鼓舞的。

當時社會上一切舊習慣仍然維持下去，完全不把革命二字當作一回事。詞人仍舊做詞，但不論到革命：寫實派的畫家，雕刻俄國史中古時代一切景緻，却不涉及革命，妙齡的幼女們從各省到都城來，學法文，練口音；翩翩的少年官長穿着袞金

邊的衣服，佩着高加索製造的劍，環聚在旅館的招待所。每下午貴族太太們彼此請茶，攜着金的銀的或寶石的小糖盒，在手籠內籠着一大塊麵包。他們都願沙皇快回，或者德人快來，什麼樣都可以，只要能解決他們的僕人問題。我一個朋友的女公子，有天下午回家，大不高興說，街上掌車的女人呼她爲同志。

從旁人觀察，俄國實在勞苦功高！牠生產了一個新世界。素來被人虐待的，工資極低的僕役，現在都能夠獨立。尤其甚焉者，在新俄羅斯國家內，男女都有選舉權，勞工階級有報可以暢說新奇的話；有蘇維埃；有各種協會。推小車的有工會。在大彼得蘇維埃中，他們有代表。茶房與旅館僕人都有組織，不收小費。在酒店壁上有許多標語是：“此處不收小費”，或者說：“一個人應當招待別人纔能謀生，那麼絕不應該去辱侮他，把小費給他。”

前線上的兵士全官長爭鬥，他們由自己的執行委員會練習自治。工廠內有工廠委員會得經驗與力量，要實現他們的歷史使命，去反對舊秩序。全俄國人學習讀書，讀政治經濟歷史，因為他們要求知。在每個城市，鄉鎮，前線上，每個政系都有一種或者多種的報。成千成萬的公園散發無數的刊物到軍隊中，鄉村，工廠全市面上來。他們要求教育的渴望久經挫折，現在隨著革命而爆發，以致於舉國若狂。單只從詩馬尼一個機關在頭六個月所發出的宣傳刊物是車載斗量，不知其數。俄國吸收可供諷誦的刊物，猶如熱沙吸水，毫無壓足的，他們所要的不是寓言，稗史，宗教，無價值的小說，而是社會學經濟學各種理論，與托爾斯泰，郭郭爾，郭里都等人的作品。

平常談話的資料，大都是黑格爾的哲學。戲院，學校，俱樂部，蘇維埃會議室，工會辦事處，兵營，馬戲場，都有演講一辯駁會。工廠，鄉村，墟

場，戰坑等處，常常開會。巴的羅夫廠放出四萬工人去聽社會民主黨，社會革命黨，無政府黨與任何人的講演，講者講得好久，聽者也就聽得好久，這豈不是一件奇事嗎？在大彼得以及全俄，有幾個月，每個街頭有公共意見箱。鐵路火車上，市面公共車上，總是熱烈的辯駁。

全俄國的代表大會，全國大會，什麼會，把俄國人召集起來分成兩個大營壘，一邊是蘇維埃大會，協作社，大會，鄉董會會議，各小民族會議，牧師，農民會議與各政黨的常會；一邊是民主主義會議，莫斯科國民會議。在大彼得城時常有三四個大會舉行。每次會上演講者的時間是有限制的，却可以自由發表意見。

我們到前線上為十二軍去參觀。牠是繫在雷加背後。很消瘦的，沒有鞋穿的兵士。病沉於壕坑的泥中。他們看見我們，站起來舉起他們飢寒交迫的面孔，他們的肌肉從破爛的衣孔中透出

慘綠的顏色很熱烈的問我們“你們帶了什麼東西來給我們讀？”

雖然外觀上的變遷很多，雖然亞里山大斯基前凱撒倫的銅像拿着一面小紅旗，（在其他公事房子屋頂上，也有這些旗子，不過顏色稍褪）雖然皇宮前的花字與鷹鳥或者被毀，或者被蓋，雖然警察沒有了武裝的，態度和藹的市市民警在街上哨巡，但歷史上的錯誤，還是指不勝屈。

例如大彼得鐵手所定下的閱閱制，仍然保存。每人從當學生起，就要穿一定的制服，鈕扣與肩章上，都有皇帝的記號。下午五點鐘後，街上一些年老頹唐的縉紳先生，手挾皮包由辦公廳回家。沿途打算他們的上級長官怎樣快些死滅，好把他們升上去。將來可有希望在告老回鄉的時候好，領一筆優待養老金，如再可能，還可得一個贈的十字架。

一個有趣的故事，是講到詩哥比洛夫正在革

命高潮期間，他去開會，穿着普通衣服。就是因為沒有穿着在沙皇時代的制服，便不得其門而入。

俄國民衆起來開演這幕劇，把全國弄得火焰騰天，就是在這種分崩騷動的背景之中。

第二章

革命的怒潮

九月，柯尼諾夫將軍向彼得格勒進攻，自視爲俄國軍事上狄克推多。在他的背後，很明顯的是資產階級伸出鐵爪想消滅這次革命。有些社會主義派的部長都捲入漩渦。克倫斯基亦犯嫌疑。薩文奈夫不肯對他的黨的中央解釋社會革命黨人的態度，乃致開除。後來柯尼諾夫爲兵士委員會

捕獲。軍官一律解職，總長撤換，內閣從此倒台。

克倫司基總想創立一個新政府，拉攏立憲民主黨，——資產階級的黨。但他自己的黨，——社會革命黨，命令他與立憲民主黨斷絕。克倫司基抗令不服，并以辭職恐嚇社會主義黨，如果他們堅執已意。但當時民衆情緒非常高漲，他也不敢十分反對。後來成立一個暫時的指導機關，包含五個原來的部長，以克倫司基爲首領，代行執權，靜候一切問題的解決。

柯尼諾夫的事件，弄得社會主義各派，穩健派也好，革命派也好，都憤慨的剝白自己，此後應不再有柯尼諾夫事件發生新政府應當成立，對革命的人民負責。全蘇維埃中央執委邀請公共團體遣派代表到彼得城勒來參加在九月開有的民主會議。但~~當時~~時的中央執委中很快的成爲三派。波爾什維克黨人主張召集蘇維埃全國大會接收政

權。赤爾諾夫所領帶的中派社會革命黨，聯合左派社會革命黨(以加蒙柯夫爲首領)，馬爾托夫下的孟雪維克國際派，全詩哥比李夫所代表的中派孟雪維克黨一致主張建設一個純粹的社會黨政府。以唐全李伯爾爲首領的右派孟雪維克黨與哥茨所代表的右派社會革命黨，又堅執有產階級應加入新政府。

波爾什維克黨人很順利抓住彼得格勒中大多數蘇維埃。還有莫斯科，奧得沙，基輔與其他城市中的蘇維埃，都落在他們手中。

孟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操縱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猝然一驚，覺得怕柯尼諾夫的危險，還不及怕列寧。他們改變民主黨中代表人數的計劃，只許合作社與保守黨多派代表來。就是這樣一個會議，當初投票還是主張聯立政府，要將立憲民主黨除外。後因克倫司基提出辭職恐嚇，與穩健社會主義派大呼俄國共和國是在危險中，大會中纔

有一小部分人被脅宣佈贊成與資產階級合作，而通過設一種中央政府的諮詢機關，不為俄羅斯共和國臨時諮議會。從此新政府中有產階級操縱一切諮議會中他們強佔不合比例的議席。

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再不能代表蘇維埃，並且秘密地不許召集應在九月開會的全俄蘇維埃大會，不惟無心召集，甚至於不允許召集。有一個官報起首暗示蘇維埃的作用完了，不久會要解散的。同時新政府宣佈她的政策之一部分，是取消不負責的團體，即指蘇維埃而言。

波爾什維克黨應機而起公開提議新歷十一月二日在大彼得城開全俄蘇維埃大會，接收俄國政府，請各地蘇維埃的派代表赴會。同時他們退出“俄羅斯共和國臨時諮議會”（按即所謂國會預備會）申明他們不願參加背叛民衆的政府。

波爾什維克的退出，猶不足以鎮定這個命在旦夕“國會的”衰的糾紛。有產階級現在大權在

握，異常驕傲。立憲民主黨宣告政府無合法的權柄可以說俄國是共和國。他們主張在海陸軍中採壞嚴厲手段，破壞兵士委員會，痛詆蘇維埃。別方面孟雪維克國際派與左派社會革命黨，完全抄襲波爾什維克政綱，主張和平，土地農有，工人監督實業。

我聽見馬爾托夫答覆立憲民主黨人的演辭，他伏在講台桌子上面，似一個病得要死的人，聲音很粗，難聽得清楚，手不停的指着右邊一排攆說：

“你說我們是失敗者，其實真正失敗者是那些想等着一個順利時機來訂和約，而現在却堅決的主張要延期，一直延到俄國軍隊救不到一點，延到俄國變做各帝國主義的貿易目的物。你們想在俄國人民路上放下這個政策，這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你們將來可以看到你們所呼為德人的奸細與歐洲黨社會的革命國際派人（他們是在各

地從事喚醒德謨克拉西民衆良心的)的工作是不白費的。”

在孟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兩派之中，時起分化。被民衆憤恨的壓迫，只有極端左傾。“國會”中仇結冤深地分成無可調和的派別。

這時候又恰是協約國在巴黎開會，提出一個很熱烈的外交問題。

理論上俄國社會主義派都是贊成在民主條約上早些議和。早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前，在孟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操縱之下的大彼得蘇維埃，已經宣佈最有名的俄國休戰議和條件。他們要求協約國應開會討論戰爭目的。這個會在八月是應舉行的。後來延期到九月，後又延到十月，現在決定是在十月十號。

臨時政府提出兩個代表，反動的軍人亞里塞葉夫與外交部長忒雷錢可。蘇維埃選出詩哥比李夫代表他們說話，起好一個最有名的委任會。

臨時政府反對詩哥比李夫與他的委任會。協約國公使也提出抗議。羅伯訥在英國下議院答覆某人質問更說得痛快：“照我所曉得的巴黎會議，不是討論戰爭目的，而是討論指導戰爭的方法。”

俄國保守黨報紙聞之，大相彈冠慶賀。却又只有波爾什維克人高叫着，“孟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的妥協策略引導他們如此！”

數千里的戰線綿亙着，俄國軍隊，如海水掀騰般的澎湃着，米京的代表，絡繹不絕，總是高呼“和平！”“和平！”

我過河到西克莫登城去參加一個羣衆大會，那個會是在那城裏連晚舉行的。一個空着的半明半暗的戲院，只有五枝電燈吊在很細的電線上，自地上以至屋頂，污穢的檯上，擁得不堪。兵士，水兵，工人，婦女，傾耳靜聽，似乎他們的生死性命全繫於此。其中有個第五百四十八師的兵士說：

“同志們！”他叫了一聲，面上現出很沉痛的表

情，姿式也很頹喪的模樣。“上頭的人總叫我們去多犧牲一點，多犧牲一點，但是他們自己，却還過着安逸的日子呢！”

“我們是與德國宣戰，我們可不可以將德國將軍請到我們的軍隊幹部來？我們一樣是與資本家宣戰，然而我們却把資本家請到我們政府來了。”

我們弟兄說：“請給我看，我們犧牲何來？我們是為爭君士但丁或是為爭自由的俄國？是爭德謨克拉西或是爭資本主義的強盜？如果你們能證明我是為保護革命而戰。我願去再戰，並不要以死刑來威逼我。”

“當土地歸農民，工廠歸工人，政權歸蘇維埃的時候，我們才能明瞭，我們是為着甚麼作苦戰，那麼我們自然願意犧牲我們的性命去作戰了。”

“兵營中，工廠裏，街頭上無數的士兵演講隊，高呼戰事告終，並宣告如果政府沒有盡力去訂定和約，軍隊是要離開戰場而歸家了！”

第八軍一個演說的：

“我們現在很薄弱，每連只剩下幾個人。你們應當供給我們的糧食。鞋子，與休養和補充。不然，我們是離開戰壕了！”。

西伯利亞的第四十六師砲隊的一個兵士說：

“長官是不與兵士委員會合作的。他們把我們出賣給敵人。他們把我們的宣傳家處以死刑。反革命的政府到擁護那些長官。我們原先想到革命是可以訂和的，却不料現在政府連話都不許我們說了。同時又不給我們應有的糧食以爲生，應有的軍用品以作戰。”

“從歐洲傳來的謠言說：(俄國以訂和)。在法國的俄國軍隊所受的待遇，皆令人不平。第一團想用兵士委員會代替官長，彼此以同志相待，猶如在本國一樣，並且不願開到撒羅尼加，要求送回俄國去。他們於是就被圍起來，糧食也被斷絕，後來被擊死者無數呢！”

十月二十九，我到麻倫斯基皇宮，即共和國的議會所，去聽忒雷錢可報告政府的外交政策，這是全國渴望和平日夜焦心急慮所即待了解的。

一個高的青年，衣服穿得很漂亮；滑的面孔，高的顴骨，很和藹地讀他的斯加點的演詞。“沒有什麼！還不是那些話嗎？要與協約國合作，打倒德國軍國主義，要保護俄國國家利益，”又說到詩哥比李夫的宣言是喪失俄國的國體的。末了他扼要的說：

“俄國是一大強國，無論怎樣變遷，俄國終是一大強國，都們應一致保護她，我們應當表現我們是最高意志的保護者，我們是大強國的子女。”

無人聽了滿意。反動派只要一個強硬的帝國主義的政策。民主派的政黨就要政府担保媾和。波爾什維克的彼得城市蘇維埃的機關報“工人與兵士”有個社論，我撮錄如下：

政府對戰壕 答覆

最不爱講話的部長先生中的忒雷錢可先生已經確切告訴戰場上的人們以下列事實：

1, 我們是密切的與協約國聯絡的（只聯絡政府不聯絡民衆的）。

2, 民主黨的人可以不必討論冬戰是否可能。我們協約國的政府將來要決定的。

3, 六月一號的進攻，是創造幸福很可喜的一件事（他不說其結果）。

4, 說協約國不顧到我們不是實在的，本部長已有很重要的宣言在手；（宣言嗎？宣言些什麼功勞？英國艦隊的行動怎樣？大英國皇與充軍反革命古歌將軍所會商的事是什麼？這位部長對這些事一點也沒有提及）。

5, 詩哥比李夫所發的宣言是很不好的，協約國是不愛的，俄國外交家亦是不愛的。在協約國會議內面，我們應當說一樣的話。

就是這許多話嗎？是啊！什麼是出路？解決方

法只有信仰協約國與忒雷錢可，何時和平降臨？在協約國允許的時候。

這是政府所答覆戰壕中要求和平的呼聲之大概！”

在俄國政治背景裏開首有一個曖昧而游移不定的政治努力，這就是哥薩克沙克。郭野的新生活報已經教人注意到他們的活動。

“在革命的開始，哥薩克是不肯槍斃人民的。當柯尼諾夫進攻大彼得城的時候，他們不願跟他。從消極的忠實於革命的態度，現已變到積極的政治上的進攻。他們已由革命的背後跳到前面上來了。”

加列丁，東河哥薩克的領袖，因與柯尼諾夫案共謀不軌，被臨時政府撤差。他坦白的不去職。有三軍哥薩加護衛他，總想設法搗亂。他的力量大到能把政府對於他的抗逆不道的行為不置可

否。更進一步政府只能宣布承認哥薩克軍隊聯合會，視為正式的，而對於蘇維埃中新組織的哥薩克都反指為不合法的。

十月初，哥薩克有個代表去見克倫斯基，很驕傲的堅持要把加列丁的處罰取消，并責備他對蘇維埃太軟弱了。克倫斯基同意不再追究加列丁了。

後來有人報告他還說：“在蘇維埃領袖的眼中，我是獨裁專制，至於臨時政府是不靠蘇維埃的，并且很懊恨有這個東西存在。”

同時另有個哥薩克委員會去見英國公使，勇敢的自稱為“自由哥薩克人民”的代表。

在東河一帶，有些事好似一個哥薩克獨立國已經正式成立。古班宣告自己為一獨立的可沙克國。許多蘇維埃被武裝哥薩克解散。煤礦工人的工會被搗毀。在這些表現之中，哥薩克運動是反社會主義的，軍閥化的。牠的領袖是貴族，地主，如加列丁等。他們的後台老板是莫斯科的

有勢力的商家同銀行家。

舊俄國是一天一天崩潰，在烏克蘭，芬蘭，波蘭，白俄羅斯中，民族運動非常強旺囂張。地方政府操在有產階級手裏，宣告獨立，不接受大彼得來的命令。芬蘭議會停止解款與臨時政府，宣言獨立，還要求撤回俄國駐軍。烏克蘭努力擴張邊界，把南俄所有的膏腴農地完全吞併，差不多到復勒嘉河，開首練成國防軍。她的內閣總理要與德國單獨媾和。臨時政府亦無辦法。西伯利亞高加索要求召集獨立的國民會議，在這些小國內操政權的全各地兵工代表蘇維。開始發生劇烈的爭鬥。

情形一天一天的混亂，成千成萬的兵士丟棄前線，無目的在各處東馳西蕩。湯姆波夫與忒沃兒的農人等土地等得不耐煩，又被政府極端壓迫，乃自動焚燬大房子，屠殺地主。罷工與開除，把莫斯科，沃得塞，東河的煤礦，弄得精疲力倦。交

通運輸完全停止。軍隊奄奄待斃。在大城市中已找不出麵包。

民主黨與反動派把政府弄得四分五裂，做不得一點事。勉強要做的時候，也只是維持資產階級的利益。哥薩克被派去恢復農民中間秩序，解散罷工。在塔什干，政府壓迫蘇維埃。大彼得經濟委員會，原設立以整頓國家已破壞的經濟生活的，居於資本家與勞工雙重反抗勢力之間，完全不起作用。克倫斯基乃將之解散。舊日統治階級的武人，以立憲民主黨作後盾，要求採取嚴厲手段恢復海陸軍中的紀律。海軍部長沃得斯基與陸軍部長沃合斯基，堅持只有德謨克拉西的紀律基於與兵士同水手委員會合作的原則上，才能救海陸軍於危亡。這話也白費唇舌，他們的提議，置之不理。

反動派似乎下決心要引起民衆公憤。柯尼諾夫的審期快到了。資產階級的報紙保護他，說

他是俄國大國國家。 培查夫的公理報主張柯尼諾夫與克倫斯基等實行狄克推多。

有一天，我在議會報紙室與培查夫談話，他是個年老身小，背屈，面帶皺紋的人，近視眼是躲在一付厚的眼鏡後面，鬚髮斑白而忽於修飾。 他說：

“後生家，記得我的話，俄國所須要的是一個有力量的人，我們現在應集中注意力於德人身上，不要再去想革命了。 這班土匪戰敗柯尼諾夫。 在土匪後背，是德國 經理。 柯尼諾夫 終要勝利。”

極端右派的報紙，毫不掩飾的保皇黨的人民言論報，新俄羅斯報 活動世界報，都公開主張消滅革命的德謨克拉西。

十月二十三號，在雷加灣全德國海軍發生水戰。 臨時政府計算放棄都城，故意說大彼得危險得很，第一件事，軍用品製造所就要分散到全國

去，政府亦要移到莫司科去。波爾什維克黨人見勢不對，趕急大呼政府放棄紅都大彼得堡者是想軟弱革命也。雷加已經賣與德人，現在彼得極勒又要出賣了！

資產階級的報紙很歡喜，立憲民主黨的言辭報說：“到了莫斯科，政府可以在幽靜空氣之下，繼續工作，不受任何無政府主義派的干涉。”立憲民主黨右派的領袖羅金科說：“德人搶去彼得格勒是一件喜事，因為這樣纔能消滅蘇維埃，剷除波羅的海的艦隊。他的文章摘錄如下：

彼得格勒是危險得很，我可對我自己說，“讓上帝保護為彼得格勒，”他們恐怕彼得格勒失守，中央革命團體就要破壞，我對於這裏的答覆是（好得很）。這些團體讓他消滅。這些團體保為俄國降禍以外，一點事也不能做。

彼得格勒失守，波羅的海的艦隊亦必破壞。這沒有什麼懊悔，大多數的戰艦，都是完全不講道

德的。

見到民衆憤怒不贊成，放棄首都的計劃乃打消。

其時蘇維埃大會醞釀於全俄，猶如雷鳴震天，閃電騰空。這不僅爲政府反對，凡穩健派社會主義黨亦反對之。海陸軍中央，職工中央執委，農民蘇維埃，還有許多蘇維埃中央都不惜餘力的阻止開會。兵聲報本爲彼得格勒蘇維埃創辦，現在操在蘇維埃中央執委手裏，猛烈的加以攻擊，不減於社會革命黨的民衆公理與民衆公意兩種報的長槍大砲。

特派員遣送於全國，電報直達各地蘇維埃執委與兵士委員會，訓令他們停止或拖延參加大會的選舉。許多嚴重的公共議決案反對大會，宣言大會距國民會議太近，是有傷德謨克拉西的。前線上的代表，鄉村會議聯合會的代表，農民協會的

代表，哥薩克軍隊的代表，政治人員喬治武士與敢死國聯合會的代表，都一致抗議。當然俄國國會亦是異口同聲不贊成的。俄國二月革命產生的一付機器，現在要封鎖蘇維埃大會了。

在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工農兵——的意志是沒有變遷。有許多地方蘇維埃，已經是波爾什維克，後來一直到產業工人飯店工會與海陸軍的組織，無一不是。有些地方人民雖然禁止選出，蘇維埃代表却自動開會由一定人數中選出一人到彼得格勒來，又有些地方，他們取消發生阻礙的執委而建立新的。革命烈火潛伏於凝結地殼之下，已有數月，現在因為地層伸漲，一朝破裂噴發而不可止了！同樣地，只有天然的民衆運動纔能實現全俄蘇維埃大會。

波爾什維克一天一天地跑到兵營工廠中，痛詆內戰紛擾的新政府，有天禮拜日，我們坐着一架笨重的汽車，在工廠與教堂之間的泥坑裏顛簸震

還要到政府辦的兵工廠去開會。

會是在一間單薄又未竣工的房子裏開，一窩多着黑衣服的男女擠在紫紅布的牌樓的周圍，有些蹲在木頭全瓦堆上面，人滿一直到屋脊，意志專一，言語唧嘈。從黑暗凝重的天空，時而透出太陽光線，由窗架外射到向着我們的人們的簡單臉上。

魯訥查斯基，學生姿式，藝術家面孔，解釋爲什麼蘇維埃要操政權。革命毫無保障，敵人有計劃的禍俄國，滅俄軍，爲新柯尼諾夫造出許多機會。

羅馬尼亞前線上來一個兵士，瘦削悲慘，却很兇猛，高呼“同志們，我們在前線上受餓耐凍，我們無原無故去死。我要求美國同志帶個信到美國去，俄國人一直到死都不得丟棄革命。我們盡力鞏固我們的陣線，等到世界上人民起來援助我們。請告訴美國工人起來爲社會革命奮鬥。”

彼羅夫斯基，身材瘦小，聲音很低，却不妥協，接着說：“現在的時候是做事，不是說空話。經濟情形是不好。但我們習慣成自然。他們要把我們置於飢寒死地。復從而挑撥離間。他們要明白，他們能夠再向前多逼幾步。但如果他們胆敢把他們的鐵手放到無產階級團體上面來，我們將肅清他們。如掃地面的塵埃樣！”

波爾什維克的報紙，驟然澎漲，除工人之路與兵士兩種報外，又新出現一種鄉村貧農報，每天消四五十萬。十月十七，兵工報又發行，牠的出色論文，是綜合波爾什維克的觀點：

四年的大戰意義是要使軍隊與國家同歸於盡。彼得格勒在危險中，反革命派幸災樂禍。農民到了無路可走，只好公開暴動。地主同政府當道，出兵討伐，大肆屠殺。工廠與礦坑，皆已封閉。工人時處於飢寒恐嚇地位。資產階級同軍長，要到軍隊中去恢復盲目的紀律。柯尼諾夫斯

基得着資產階級擁護。公開準備破壞國民會議。

克倫斯基政府是反對人民的，都將破壞國家。這個報是爲人民的，人民所有的，人民的即工農兵的。只有完成革命才可救人民。爲着這個目的，所以政權要在蘇維埃之手。

這個報有下列主張：

不拘在首都與各省份，一切政權歸於蘇維埃。

前線上一律停戰，與各國誠意媾和。

無代價的將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

工人監督生產。

選出一個忠心誠實的國民會議。

還有趣味，從這個所謂德人奸細波爾什維克的黨報上撮錄一段如下：

德皇凱撒染着僑兆人民的血，率兵進攻彼得

格勒。讓我們喚起德國工農兵，他們須要和平，不亞於我們，起來反對這次可恥的戰爭！

這只有革命政府纔能如此真正爲俄國工農兵說話，並且不須要什麼外交首領直接告訴德國軍隊，用德語寫的宣言填滿他們的戰壕，我們的飛機隊，還可以廣佈這個宣言於全國。

在議會內兩派的鴻溝，一天一天的深，加雷杜站在左派社會革命黨立場說：“有產階級要利用革命機器把俄國繫到協約國戰車上面去。凡是革命派都反對這個政策。”

老尼古拉查可司夫基聯合立憲民主黨反對給土地於農民。他說：

我們應急速在軍隊中有個健全的紀律。在大戰開始的時候，我即堅決說在戰爭期間舉行社會經濟改革是件罪惡。我們現正犯這個罪惡。然而我也不做這種改革的敵人。因爲我是個社會主義者。

左派的說：“我們不信你所講的話。”右派人大鼓其掌。

代表立憲民主黨的亞雪馬夫宣言，無告訴軍隊作戰目的之必要，因為軍人第一天職就是要把敵人趕出俄國。

克倫司基親自兩次憤急的主張國家統一，最後甚至言出淚垂。會場聽者都冷談，有時還難以譏誚聲音。

詩莫尼會館是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與彼得格勒的蘇維埃辦公處。離城還有數里。我有次到那裏去，坐一架公共汽車，人擠得極滿，車子開動如螺絲樣，在街上泥窖中七轉八扭，時而放出似病人的叫聲。到了路的盡頭，聳出詩莫尼寺的綠烟色圓屋頂。大體渾金美麗。其旁即詩莫尼會館，兩百碼長，三層高，帝皇的武器還刻在傲踞於頭反口的石上。

這個地方，從前是個修煉學校，專為貴族女公

子而設，很有名的。現被工兵會奪取過來。裏面有百多間大的教室，名牌上的號記如“第四教室”“教職員會所”還在。但在這些字上面是蓋着很粗大的招牌。表示新秩序的生命素。例如“彼得格勒蘇維埃中央委員會”“外交事務局”“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社會主義兵工聯合會”“全俄職工會中央執委”“廠店執委”“中央軍事委員會”以及中央辦公室與各政黨的預備會議室。

弧形長的走廊，映着很稀的幾枝燈光，兵士同工人很忙的樣子在擁擠。有些腰駝背拱負着一大捆報紙，宣言與各種宣傳品。他們粗重的鞋聲在木地板上不斷的作雷鳴。到處黏着標語：“同志們，爲着健康原故請守清潔。”長條棹放在樓上門口，堆着各黨派許多的論文材料出賣。

高下一層寬而矮的是食堂。我出兩個盧布買張票註明去吃午餐，與其餘千多人站列成行去找個座位。二十個男女很忙的在送菜湯，稀飯，

肉品與麵包等等，五個戈比可以買一杯茶。調羹是從籃子內取出來。棹子旁邊的木橙上擠着一羣很饑的無產階級，狼吞虎嚥，笑語鬨堂。

樓上另外有個食堂，是為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的。但隨便任何人都可以去。這裏的麵包是塗着厚的牛油。茶更是取之不盡。

在二層樓南向是開會廳，原先會館的球室，為一間很高大的粉白房，百幾十盞電燈分成兩行懸在電燈架上。盡頭有一個禮台，上有兩坐四射放光的高燭台，後面全座上的皇帝像是已經毀掉了。這個地方，從前什麼節慶日都假此演戲，衣服燦麗，觥籌交錯，真極一時之盛也。

這個廳子外頭，是蘇維埃大會委員報名取證明書的地點。我站在該處觀察新到會的代表，大多是鬍鬚不剃的兵士，着黑衣服的工人，同少許頭髮很長的農夫。蒲特哈諾夫的死黨一個女子在負這個責任，看見非常好笑，說這是從來到大會的

代表特別出色的人物。看他們的粗蠢樣子，可以說是黑暗人民。這實在是真的，俄國是根本騷動了，最下層現已翻到上面來。報到登記委員會是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指定的。牠中傷這些代表說是非正式選舉的。波爾什維克中央黨人加拉罕說：“不要緊，時候一到，你們準備佔領你們的位置。”

兵工報說：

到會的新代表的注意力，現被組織委員會幾個野心家喚去，破壞這次大會，說這次大會不能開，各代表頂好快離開彼得格勒。不要信這些謠言，我們偉大的日子快要到了！

很明顯的在十一月二號注冊人數是不能到齊，所以大會是要延到七號去開，但全國現在已騷動了！孟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覺得他們失敗。趕急變更策略，通電各省組織派出愈多愈妙的穩健

社會主義派，同時農民蘇維埃中央執委發出緊急通告，教農民大會在十二月十三號開會，準備對付工人同兵士要發生的動作。

波爾什維克黨人怎樣辦呢？滿城都傳佈着謠言，說工人同兵士將有武裝示威出現。資產階級與反動派的報紙，預言有暴動，并督促政府逮捕彼得格勒蘇維埃，或者至少都應當停止大會。有些報紙甚至主張屠殺波爾什維克黨人。

郭里奇的新生命報，同意於波爾什維克說反動派企圖破壞革命，在必要時他們應以武力對付。但一切革命民主黨都應當結成聯合戰線。他的論調如下：

當德謨克拉西一日後有建立牠的主要力量，反對他的勢力一日尚強盛，這到用不着採取進攻手段。如果敵黨要有用武力的表現，革命民主黨應當準備戰爭，奪取政權，這就要靠最下層民衆的擁護了。

郭里奇指出反動派與政府的報紙，都是鼓動波爾什維克黨人暴動。新的暴動是預備新的柯尼諾夫出現。他要波爾什維克人聞謠。波缺斯夫在孟雪維克日報登載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附着一個圖形，舉發波爾什維克人的作戰陰謀。

不知施了什麼魔術，牆上貼了許多警告，宣言，告民衆的書由穩健派與保守黨的中央以及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發出。痛詆任何示威運動，勸民衆勿聽人家宣傳。社會革命黨軍事部所發出的就是一例：

近聞滿城又有謠言發生，說有個別有用意的示威運動出現。這些謠言從什麼地方來的？什麼團體授那些宣傳暴動家以全權？波爾什維克人當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質問他們的時候，不否認與之有關係。但是這些謠言本身就含極大危險性質。並不顧全大多數工農兵的意思，只憑少數人

的浮躁性；喚出一部份工農兵到階上來激成暴動。這是容易碰得到的。在這個可怕的時候。俄國正在經歷。如有任何暴動，很容易的釀成內戰。並且將來的結果，是使俄國無產階級用全力所產生的團體必歸破壞。反革命的陰謀家企圖藉暴動的機會，破壞革命，如德皇威廉開一條道路，并欲搗毀國民會議。謹守係的位置！切勿出來！

十月二十八日，在詩馬尼會館走廊上，我與加蒙尼夫談話，他是個很小的人，蓄着尖銳而紅的鬍子，帶着法國人的態度，他並不知道到的代表已經夠了。他說：“設如大會開得成器，這就代表民衆沸騰的情緒。如果大多數是波爾什維克黨人，那麼我想我們應要求政權歸於蘇維埃，而臨時政府應辭職。”

沃羅達斯基一個督白的青年，帶着眼鏡，面色不佳，非常堅決的說：“李伯爾與唐等一班妥協派

要想破壞大會，如果他們能夠禁止開會，——好，那麼我們這些講實派，也就足夠，不去依賴這個大會了！”

十月二十九日，我在日記簿上從那天報上撮錄幾段如下：

莫赫李夫即總司令部，門口，駐紮保衛營，野蠻師，哥薩克同敢死隊。

仕官學校的學生軍，政府下令準備向彼得格勒開拔，學生軍今天已到了一部份。

彼得格勒衛戍鐵由師現住冬宮。

得了托落斯基簽字，有幾千枝手槍從政府兵工廠取出，分給到彼得格勒的工人。

城市武裝開會議決，通過一切政權歸於蘇維埃。

這不過是當時熱烈日子中複雜事件之一部份，人人都知道不久有件事情發生，但無人能知是

件什麼事。

十月三十日晚上，在詩馬尼會館，彼得格勒蘇維埃開會。托洛斯基以資產階級報紙所說蘇維埃想舉行武裝暴動，認為是反動派詆毀與破壞蘇維埃大會的。他說：“彼得格勒蘇維埃並沒有下令暴動，如果是須要如此做，我們將來必有彼得格勒保衛隊擁護。政府裏人預備反革命，我們是以進攻手段對付，毫不客氣，硬幹到底。”

這是真的，大彼得蘇維埃並沒有下令暴動。但是布爾什維克中央正在考慮暴動問題。二十三晚，他們全晚開會。全黨智識份子都出席，還雜些大彼得保衛隊與工人的代表。在智識份子中間，只有列甯同托洛斯基贊成暴動。軍事上的人都加以反對。投票解決，暴動派失敗。

一個很粗率的工人，臉上怒氣緊張，站起發言：“我代表大彼得無產階級說話。我們是贊成暴動的。你們可以有你們的道路。但我告訴你

們。現在你們如果讓蘇維埃破壞。我們就用不着你們了：”。有些兵士聯絡他們。過後又再投票解決，暴動派戰勝。

但是波爾什維克右派如季(?)諾維夫，加蒙尼夫，雷安查諾夫等，繼續反對武裝暴動。十月三十一號工人之路報上列甯的第一次告同志書出現。若論世界上政府宣傳文章，這是一篇不可多見的，而且動聽的。裏面列甯嚴重的發出主張暴動的爭點，以加蒙尼夫與雷安查諾夫兩人反對的意見來借題說話。

“我們現在或者丟棄政權歸於蘇維埃這句口號，或者舉行暴動，二者之間，絕無中立地位。”

同日那下午，未留可夫在議會裏演一篇最出色而又剝苦的說以詩哥比李夫的宣言為幫助德人的，還宣告革命的德謨克拉西是破壞俄國。公開說他甯願有德國對俄國的外交政策。

左邊的橙子上大聲吵嚷，就是這樣完場！

在政府方面，並沒有忽視波爾什維克黨的宣傳影響的功效。二十九日，政府與議會開聯席會議，急速規定兩條法律，一是暫時給土地於農民，一是盡力進行外交上媾和政策。第二天，克倫斯基要下令軍中停止死刑。同日那下午，“鞏固共和國的統治”反對無政府主義與反革命的新委員會第一次常會開幕典禮，大為鋪張，不過歷史上對於這件事沒有什麼記載，後人亦無從追索了！次晨我同兩個訪員去見克倫斯基，這是他最後接見新聞記者。

他痛苦的說：“俄國人民太苦於經濟恐慌了！對於協約國亦完全失望！世界上人以為俄國革命要完了，這實在錯誤。俄國革命剛剛起首。”他的話句句成為預言，恐怕他自己也料不到。

十月三十晚上，彼得格勒蘇維埃全晚的會。滿城風雨雞犬不寧。我也曾親自到會。穩健社會主義派的智識份子，官僚，軍事委員會的委員，

與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在當時是有實力的。反對他們的，只有那些簡單而憤激的工人農民同兵士。

有一農夫報告錫沃兒的糾紛，完全由逮捕土地委員會釀成的。他說：“這個克倫斯基除為地主保鑣外，一點也沒有什麼。他們曉得在國民會議中，我們將奪取土地，所以他們就要破壞國民會議。”

浦的羅夫廠一個工程師描寫那些監工的如何接二連三的關閉工廠各部，藉口說無煤同原料，但工廠委員會發覺大批的材料是偷藏在那裏。他說：“這是一種挑撥，他們或者餓死我們，或者促我們暴動。”

在兵士中有一個開始說：“同志們，那些人明白在挖他們的墳墓，而硬要說是戰壕的弟兄要我致意問候你們！”

有個瘦削高大的青年兵士，眼睛發亮，站起來

大受歡迎，這是朱德諾夫斯基。有人說他在六月戰事中死了。現在從死裏復活。他說：

“兵士羣衆再不相信他們的長官了。兵士委員會不許我們的蘇維埃開會，這就是出賣我們。兵士羣衆是要國民會議在恰當不移的時候召候。有人要拖延改期，不僅受我們的罵，軍隊還有槍桿子的。”他報告在第五軍內選舉出席大會的鬥爭是怎樣憤懣。孟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設法打倒波爾什維克。我們的報紙是不許在戰壕分散的。我們的演員皆被捕。

旁邊有個兵士擦着城：“你怎麼不說沒有麵包？”

他各：“人不單靠麵包而生存。”

維德布斯克一個蘇維埃代表，孟雪維克的保護祖國者，接着發言：“問題不在誰有政權，而在大戰。在任何變遷以前，戰事是要勝利的。”（到了此時，地下噓噓之聲不絕）。“波爾什維克鼓動

家，是煽惑民衆的人。”（全堂大笑）“讓我們暫時忘記階級爭鬥”，再不能讓他接得下去，有人大呼：“你也想到我們的會嗎？”

彼得格勒在當時呈出一些怪現象。工廠中委員會辦公處充滿了槍枝。送信的來來去去。紅軍正在受訓練。在各兵營中每晚常有會，熱烈的爭辯，整天不斷。街上到了斷黑，人山人海爭搶報紙。人擠得很多，兩邊怕走得路。有天下午，在沙多花耶，我看見幾百人圍做一堆，在打踢一個要偷東西的兵士。有些奇怪的人行繞於那些站成一行等買麵包與牛奶因寒發抖的婦女，很低聲說，（猶太人藏了許多糧食）意思是說人民受餓的時候，維蘇埃的委員却舒服過活。

嚴厲的守衛隊是站在詩馬尼每個門口，出入要有證。委員會辦公處，不分晝夜，人聲嘈雜。幾百工人與兵士，只要找到地方就睡在地板上。樓上千數人民擁擠擁擠在開彼得格勒很熱鬧的常

會。

賭博從斷黑到天亮是不斷的。每次輸贏勤撤兩萬盧布。在城中每晚上，妓女穿金帶玉進來逛去，集在跳舞廳的門口。

保皇黨的奸賊，德國的偵探與強盜，照常圖謀不軌。

在灰色天空下，嚴寒雨雪，多事城邊，加緊速度向前進行，噫其將任何！

第三章

革命之一夕

在懦弱政府與跋扈民衆兩者之間，政府一舉一動，無時不激動民衆，而民衆動輒反抗，惹起輕視。

放棄彼得格勒的主張，引起大的風潮。基倫基斯雖公開否認有這個意思。民衆聽之，不過一笑。

工人之路報說：“被革命壓力牢牢釘在牆上的臨時政府，想自己脫身。乃擔保臨時政府從沒有想逃出彼得格勒並不及願使首都投降。

哈兒可夫三萬煤礦工人已有組織，組織大綱上說：“雇主階級與勞動階級的利益，總不會相同的。”哥薩克軍隊把牠解散，有些被開除，其餘即宣告罷工。工業商務部長柯諾花羅夫派遣他的助理，沃羅夫，授以全權去解決這個問題。沃羅夫是礦工最痛恨的。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不惟擁護他，更拒絕工人要求，撤回在東河的哥薩克。

加魯卡蘇維埃解散以後，波爾什維克已經抓住大多數蘇維埃在手，釋放一些政治犯。市議會得了政府許可，從閔斯克調回軍隊，用大砲炸燬蘇維埃的總機關。波爾什維克人讓步。但是等他們離辦事處，哥薩克人攻擊他們，大呼，“這樣手榴是他們對付一切波爾什維克的蘇維埃的，甚至

於莫斯科同彼得格勒的也包括在內！這次慘案是釀成全俄恐怖的怒潮。

北方蘇維埃的地方大會，彼得格勒開歸波爾什維克萊能柯主席，現已閉幕。大多數意見，一致議決全國大會接收政權；並安慰在獄波爾什維克人，要他們快樂，他們的解放時機快要到了。同時，俄國工廠委員會第一次大會慎重的為蘇維埃宣告如下：

勞工階級從沙皇得到政治解放以後，應當在牠的生產活動影響之下，親眼得見德謨克拉西的統治勝利成功。這頂好在工人管理生產上面，表現出來。在統治階級造出自殺政策，使經濟破產的環境中，這是自然要發生的。

鐵路工人會要求道路交通部部長李費羅斯基辭職。

詩哥比李夫以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名義堅持

忒雷錢可的宣言要送到協約國會議上去。并提議派他到巴黎充當代表。忒雷錢可提出辭職。

沃哈司基將軍因無力改造軍隊，內閣開會多久不出席。

十一月三號，渚查夫的普通公理報，第一欄上同第一處的大字寫着：

“同胞們！拯救祖國！”

昨天我得到個消息，國防委員會開會。軍事部長沃哈斯基提議，撤下協約國，單獨簽和約。

這是俄國的叛逆！

忒雷錢可宣言臨時政府并沒考察過沃哈斯基的提議，他還說：

“你們必以為我們在瘋人院。”

委員會的人不懂這位將軍的話。

亞里葉夫將軍痛哭流涕。

不是的，不是發瘋，比瘋還壞，簡直是俄國的叛逆。

克倫斯基，忍餓錢可，勅雷校夫應即刻答覆我們關於沃哈司基所說的話。

同胞們！起來！

俄國今被出賣了！

援救他們！

沃哈司基所說的話實在是脅迫協約國和，因為俄國軍隊再不能作戰了。

在俄羅斯國內國外，情緒都是高漲的，沃哈司基給以因病無期請假，離開政府。培查夫的報普通公理亦取消。

十一月四日，禮拜日，定為彼得格勒蘇維埃全城開會的日子，舉行徵收組織全出版費。實在就是檢查自己的力量。同日哥薩克宣告要舉行十字隊遊街運動，紀念伊康，因他在一六一二年時候，奇異顯聖，把拿破崙逐出莫斯科。空氣電流已經飽和了，只要一粒火星，即可釀成內戰。彼

得格勒蘇維埃發出宣言，開首稱哥薩克人爲兄弟。

“你們哥薩克人被人煽動，要反對我們兵士與工人。這個計劃是我們的公敵，牠是壓迫者，有權利的，如將軍，銀行家，地主，從前官吏與沙皇的僕人，所造成的。我們是被那些陰謀家，發財的，王子，貴族，將軍，連你們哥薩克在內，所痛恨的。他們是準備在任何時間破壞彼得格勒蘇維埃，消滅革命。

“十一月四日，有些人組織哥薩克宗教式的遊行。這是否爲每個人自由的自覺心而來參加這次遊行，或者不來參加，還是一問題，我們不干涉此事，亦不阻礙那個。但是我們警告你們哥薩克人，小心一點，不要藉口尊敬基督上帝，令你們的加到了等來鼓動你們反對工人，反對兵士。”

遊行即刻打消了！

在兵房全市鎮工人區域中，波爾什維克黨人

宣傳“一切政權歸蘇維埃”。黑暗勢力的黨人，煽動民衆起來殺猶太人，店員，全社會主義的領袖。

一方面保皇黨的報紙鼓勵流血壓迫，另一方面列留高叫“暴動再不能等了！”

資產階級的報紙都很不安逸。有一個稱波爾什維克的宣傳是在破壞現社會最主要的元素——個人安全同私有財產的尊嚴。

但是最仇視波爾什維克的還是穩健社會主義派的新聞記者。有個人民公理報說：“波爾什維克是革命中最危險的份子”，孟雪維克日報說：“政府應防衛自己，并防衛我們！”蒲列哈諾夫的聯合報，要求政府注意彼得格勒工人已有武裝，還要求政府採取嚴厲手段反對波爾什維克。

政府似乎日趨無可救藥，市政府亦腐化不堪。晨報上總是記載搶劫與命案，而罪犯仍逍遙法外。

在另一方面，武裝工人巡查街上，每晚遇了盜

賊就去戰鬥，見了槍械就去奪取。

十一月一號，彼得格勒陸軍司令波可尼可夫出張告示：

不願現政府處境日難，而不負責的造謠惑衆者說要武裝示威或舉行屠殺。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秩序大亂，盜賊橫行，日甚一日，有加無已。

如此情形，誠足危害人民生命，阻礙政府與市政府的工作。

本司令以職責所關，特令如下：

1, 各軍隊機關，在各防守範圍內，遵着特別訓令出力幫助市政廳，委員會，在各武裝團體保衛政府各機關。

2, 各巡查隊應與各區長官，城市武裝團體的代表，切實合作，執行逮捕罪犯與逃兵的責任。

3, 凡侵入兵房煽動武裝示威事屠殺者一律逮捕送交城中第二師司令部。

4, 以全付武裝壓制任何武裝示威與譁變在剛

開的時候。

5, 出力幫助各委員防止無證據之檢查私人住宅及無證據之逮捕。

6, 凡各區所發生的事變，應急向彼得格勒各軍事區負責幹部報告。

本司令號召各軍委員會與組織一致幫助各司令執行他們所應盡之職務。

克倫斯基在國會內宣言，政府已注意到波爾什維克的宣傳。應有充分力量壓制任何示威舉動。他詆毀工人之路與新俄國兩種報紙為一樣的搗亂工作。他又說：“出版固有絕對自由，政府亦不與故意造謠的打官司。這兩種報紙，以兩種形式作一樣的宣傳。其目的即反革命。這到是黑暗勢力黨人所最熱心盼望的。”他還繼續說：“我已開罪多方人，我也不顧一切，敢大胆的說，不可輕信的離間挑撥，完全是波爾什維克黨人所

趕造的。)

十一月二號，到蘇維埃大會的代表只有十五個，第二天有一百，第三天早晨有百七十五個，內有一百零三爲波爾什維克黨。注定人數爲四百，現離大會期只有三天了。

我花了許多時間在詩馬尼會館。此地再不容易進去。頭門口有兩行衛隊。要想進去的人站成一行，四個一次，過細盤問他們的來歷與事件。出入證是常發常換，因爲偵探容易混入。

有天在頭門口，看見托洛斯基全他的夫人行在我面前。他們被兵士阻止。托洛斯基向他的口袋內找不到出入證，後來他說：“不要緊，你曉得我的名字叫托洛斯基，”

那個兵士說：“你沒有出入證，你不能進去，名字是算不得什麼。”

托洛斯基說：“我是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

那個兵士說：“好，你若是個這樣重要人物，你應當多少有個證據。”

托洛斯基很忍耐的說：“讓我先見總指揮”。那個兵士遲疑起來，似乎不願去驚動總指揮，免得生事。於是喊起那衛隊值日兵來。托洛斯基向他陳述一切。又告訴他的名字是托洛斯基。

那個值日兵抓着腦殼說：“托洛斯基名字我好像聽過的。我猜或者不錯。同志，你進去罷。”

在走廊上我會見波爾什維克中央委員加拉罕。他對我解釋新政府是怎樣一回事：

寬放的一個組織，能瞭解蘇維埃所代表民衆的意見，盡量讓各地民衆勢力發展。現在臨時政府阻礙各地德謨克拉西民衆行動，與沙皇政府無異。新社會的開始，是由下而上。新政府的形式，是仿照俄國社會民主勞動黨的組織。新的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對全俄蘇維埃大會負責將成爲議會形式。各部以委員會代替部長，直接對蘇維

埃負責。

十月三十日，我被指定與托洛斯基在詩馬尼會館樓上談話。他在屋中間靠一個光棹子旁邊一把粗椅子上。我到沒有提出許多問題，因為他說得痛快淋漓，足有一點鐘。他說話的材料大約如下：

“臨時政府毫無力量。資產階級操縱一切。但這樣操縱，表面上還是虛偽的與保護祖國的聯合。現在革命期中，人們都可以看到，農民因不耐煩等待，乃暴動起來。并且遍及全國勞動階級之中，都有一種共同怨恨，資產階級統治的可能性全在內戰。他們只有仿照柯尼諾夫的辦法，唯一無二的辦法，統在操縱。但資產階級缺少這種力量。軍隊是我們的。妥協派願太平的人們社會革命黨與孟雪維克，已經失了他們的權柄，因為農夫全地主的爭鬥，工人全雇主的爭鬥，兵士與長官的爭鬥，已經比以前更兇猛，更不可調和。只有

集中民衆的力量，用無產階級的迪克推多，纔能使革命成功，人民得救。

“蘇維埃是完全代表人民的——他們的革命經驗，理想全目的都很完全。他們的基礎建築在戩壕兵士，工廠工人，鄉間農民的身上。成爲革命中的幹骨。”

“有企圖創造一個政權而不要蘇維埃者，這只會造成無權力的政權。反革命的各種計劃，在俄國國會走廊上正在孵化。立憲民主黨是代表反革命軍人的。另一方面，蘇維埃是代表民衆的。在這兩個營壘之間，沒有什麼別的嚴重的派別。資產階級反革命派組織一切力量，準備時間一到進攻我們。我們的答覆是堅決的。我們要完成在二月沒有開始，在詩尼諾夫事變已有進展的工作。”

他接下去講到新政府的外交政策：

“我們第一步工作是號召前線上一律停戰，開

一個民衆大會討論德謨克拉西的和約條件。這個德謨克拉西的質量，是要斟酌歐洲各國響應我們的革命的質量而定。如果我們在這裏創出一個蘇維埃政府，那麼馬上便可不經過他們的政府，而直接向各國人民提議使歐洲停戰媾和。和約的結論，會受着俄國革命的壓力，走向不賠款，不割地，民族自決道路上來，成爲一個聯邦共和的歐洲。

“大戰之末，據我看，歐洲再造，不是由外交家，而是由無產階級。聯邦共和的歐洲——歐洲合衆國——就是他們的再造品。各國單獨自治是不夠了。經濟演化是需要打破國界的。如果歐洲仍舊是國與國之間四分五裂，那帝國主義的工作將必從頭至尾重演一次。只有聯邦共和的歐洲，才能真的給世界以和平。”他講到此忽然一笑，“但是歐洲各國民衆沒有動作，這個結果是現在不能實現的。”

現在正是人們等待波爾什維克人有朝忽然出現於街上，鎗殺帶白領子的人們的時候，而真正的暴動順着自己的道路很自然而又公開的進行了。

臨時政府要調動彼得格勒衛戍隊到前線上去。衛戍隊的人數有六萬。他們都是在革命中做過重要工作的。他們這些人曾經發動過偉大的二月革命，創造兵士代表蘇維埃，討平過兵臨彼得格勒城下的詩羅尼諾夫。

現在他們大部分是波爾什維克黨人。當臨時政府倡言放棄彼得格勒的時候，彼得格勒衛戍隊即回覆他說：“如果你們不能保護首都，就去媾和；如果你們不能媾和，就滾蛋罷。讓人民政府來執行這兩種工作。”

很明顯的要想舉行暴動，就看彼得格勒衛戍隊態度怎樣。政府的計劃，是要調開衛戍隊，代

以可靠的軍隊即可沙克，與敢死團。軍事委員會，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與穩健的社會主義派，一致擁護政府。在彼得格勒同前線上廣大的宣傳說，彼得格勒衛戍隊過去八個月安逸的生活，而在戰壕的同志饑餓以致於死。

當然有一部分理由說彼得格勒衛戍隊不能犧牲比較安逸的生活，去換冬戰的困苦。但是他們不願出發也還有別的理由。彼得格勒蘇維埃懼怕政府別有用意，並且從前線上有幾百代表被普通兵士選派回來，大呼“我們須要補充，是真的。但是我們應該知道彼得格勒同革命是否確有保障，這更重要些。同志們！你們謹防後方。我們鞏固前線！”

十月二十五日，彼得格勒蘇維埃中央執委，閉門閉戶討論組織特別軍委與解決全局問題，第二天彼得格勒蘇維埃兵士部開會，選出一執委，急速宣布不許資產階級的報紙販賣同時并判定全俄蘇

維埃中央執委是反對全國蘇維埃大會的意旨的。二十九日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公開會場中，托洛斯基提議蘇維埃應承認革命軍事委員會，他說：“我們應當創造我們特別的團體，準備作戰，甚至必要時，準備犧牲。”議決派代表二人，一個歸蘇維埃派，一個歸衛戍隊派，到前方去同兵士委員會與參謀部商量辦法。

蘇維埃代表在司可夫地方遇着撤雷米索夫將軍，他說他已命令彼得格勒衛戍隊到前線上去，衛戍隊的委員會離開彼得格勒同着去。

彼得格勒蘇維埃兵士部的代表要求派代表出席彼得格勒師司令部。不許。彼得格勒蘇維埃又要求一切命令未得兵士部的許可不能發出。又不許。代表等還飽受一頓警告：“我們只承認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不承認你們，如果你們要破壞法律，則逮捕嚴辦。”

三十日，彼得格勒衛隊各營代表大會通過一

個議決案：“彼得格勒衛隊再不承認臨時政府了。彼得格勒蘇維埃就是我們的政府。我們只服從彼得格勒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會所發出的命令。各地軍隊組織一律聽候彼得格勒蘇維埃兵士部的訓令。”

第二天，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召集牠自己的會，盡是些長官出席組織一委員會與師司令部合作，派好城中各區的委員。

十一月三號，兵士大會在詩馬尼開會議決：

慶祝革命軍事委員會之成立。彼得格勒衛戍隊完全擁護牠一切行動，很密切的聯絡前方後方，鞏固革命的利益。衛戍隊更宣告有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彼得格勒城中的革命秩序是担保可以維持下去。柯尼諾夫派與資產階級的挑撥離間，一經發覺，便不輕饒。

革命軍事委員會一經有權在手，立即號召彼

得格勒師分部接受牠的管理。命令印刷所不要再印未經委員會許可的宣言同告白。武裝委員巡視克圖爾斯基兵士廠，奪取大批的槍械子彈，還扣留一般，裝載一萬刺刀送往吶沃超加司基去的。

政府驟然發覺這個危險，不得已承認既往不咎，只要這個委員會能解散。

十一月五號半晚上克倫司基親自派馬勒夫斯基允許彼得格勒蘇維埃代表參加師分部。革命軍事委員會同意。一點鐘後，代理軍事部長馬尼柯夫斯基又取消前令。

六日，禮拜二早晨，彼得格勒兵士代表蘇維埃的革命軍事委員出張告示，全城爲之鼓動：

同胞們！

反革命派現已抬起他們罪惡的頭了。維尼諾夫的黨羽現正集中力量想破壞全國蘇維埃大會，並解散國民會議。同時反動派想施行一種流

血騷擾於彼得格勒的人民身上。彼得格勒兵士代表蘇維埃願担任防衛城中革命秩序的責任。

誓與反革命派同反動派的鬼計奮鬥。

彼得格勒衛戍隊不許任何暴動發生。人民看見反動派與里色百人團的宣傳者，將其細送到附近兵房中蘇維埃委員會，以便懲辦。黑暗勢力黨人想在彼得格勒街上舉行搶劫或巷戰的時候，這些罪犯，決不許存留於世，着即剿滅。

同胞們！我們要求你們維持治安與尊重自己。秩序同革命是已在強有力者之手。

各營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簽字。

三號，波爾什維克領袖在閉密室中又有個歷史上不可磨滅的會議。查孔通知我站在走廊外等。沃羅達司基出來的時候告訴我一切經過。

列寧說：十一月六日太早。我們應當有一個全國的基礎才來暴動。六號大會的代表不能到

齊。他方面，十一月八日又太遲。那個時候，大會已組織好了。很難要一個很大的有組織的羣衆採取敏捷堅決的行動。我們應當在十一月七日發動。那天大會將開會。我們可以對大會說：“政權就在這裏！你們有了政權怎麼做？”

在樓上一室中有一個面孔消瘦，頭髮多長的人，曾在沙皇軍中服務，後成爲革命家，至被沙皇放逐，名安托納夫者精於算術與棋術。他深沈默思在準備奪取首都的計劃。

政府也在積極準備，糊裏糊塗命令某營某營以爲最忠實的，遠離他們的師部，開至彼得格勒。學生軍砲隊已遷入冬宮。哥薩克哨巡市面是七月以後第一次出現。波可尼可夫令出不窮，恐嚇不服從他的必施以嚴厲手段。通俗教育部部長威雪舍，內閣中最令人可恨的，任命保護彼得格勒秩序。他又任命兩個助手，其爲人之討厭不亞於

他自己。芬蘭同克倫司達說是在被圍之中，資產階級的新時代報很傲慢的說：

爲什麼弄到被圍的情形？政府再沒有權力了。政府既無道德權柄，又無器具行使力量。在環境頂好的時代，他只能同一二願與他開談判的協商。他的權力再不能下去了。

十一月五日禮拜一早晨，我到馬倫司基宮去看俄國國會內有些什麼發生。熱裂的在討論忒雷錢可的外交政策。各外交家都列席，只有義大利公使未到。

當我進去的時候，古派社會革命黨加列赫高聲在講倫敦時報上一個社論。“對波爾什維克主義的手段只有子彈。”他轉臉向着立憲民主黨人，“這與你們所想的是一樣。”

右派的聲音大作：“是呀！”“是呀！”

如李甯說：“我曉得你們會如此想，但是你們

沒有勇敢去試一試。”

詩哥比李夫像一個土偶，與其說在辯護他的宣言，不如說在認錯。

忒雷錢可繼起。左派大呼“滾蛋，滾蛋。”他堅持政府同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到巴黎的代表要有個共同（即他個人的）意見。他還說了幾句恢復軍隊中的紀律，大戰的勝利的話。因為吵擾同左派的反對，那天議會就只通過開會的簡單程序。

波爾什維克黨人自從第一天退出議會後，椅子是仍然空的擺在那裏。當我下樓來的時候，感覺到內面不管如何熱烈爭論，外面確實的消息，是達不到這個崇高冷靜的廳子裏來。臨時政府是死滅了，和米留可夫一樣的死於戰爭同和平那塊石頭上。爲我披上外套的那個門房，咕嚕的說：“可憐的俄國，不知要弄到什麼地步。這一些孟雪維克，波爾什維克，什麼維克，什麼維克，也鬧夠

了。烏克蘭呀！芬蘭呀！德國呀！英國呀！帝國主義呀！我活到四十五歲。在我一生，從沒有聽到這多的辯論像這個地方一樣！”

在走廊上我碰了夏司其，臉似老鼠，在全俄與立憲民主黨中算有影響的。我問他對於現在盛傳波爾什維克暴動的意見怎樣。他把肩背一聳，很藐視的說：“他們那些牛，不取的。如果他們敢做敢為。馬上也會肅清的。據我的觀察，那到沒有什麼不好，因為這樣，他們是自己害自己，在國民會議中將無權力了。

“但是，先生，讓我告訴你，我個人的計劃。關係政府的形式，要提到國民會議的。我是議會所設立的一委員會的主席，與臨時政府共同進行國法問題的工作。我們將來要有一個立法議會，分成兩院，和你們的合衆國一樣。下議院是各地方的代表。上議院是代表自由職業團體，鄉董會議，合作社，全職工會等。”

外面寒凍潮溼的風，由西吹來。脚下冷泥，已浸透我的鞋子。兩旅學生軍走得起勁，唱着沙皇時代兵士所唱的歌：一小隊百姓靜悄悄的站住看他們。在涅夫基司街上，我買了一本列甯著的“波爾什維克人能否保持政權？”的小冊子，只花了一張郵票。汽車裝着兵士同市民時來時去。兩邊街上，前線上逃回來的兵士穿着制服在賣紙烟與報紙。

在涅夫司基街黃昏時候，人羣爭着搶最後的報紙，還有些擠成結巴樣的在看全俄蘇維埃中央，軍委，農民蘇維埃全穩健社會主義黨的宣言，告民衆書，恐嚇痛罵，要求工人全兵士，謹守家庭，擁護政府。

一輛鐵甲車一上一下，慢慢行走，發出聲音令人嘔悶欲昏。在街上空隙處總是兵士與學生在爭辯。漆黑夜的一剎間又罩下。距離甚遠的

街燈。放出閃動的光來。人如潮水湧上毫無止境。在未發生事故以前，彼得格勒街上大抵如此。

城市愈呈着不安的氣象，只要有點尖銳的聲音，立即起來。但波爾什維克仍無動作；工人在工廠，兵士在營房。我們到一影戲院去看伊大力的傑作“憤激全陰謀”，前面是些兵士全水兵，如小孩子樣，很驚奇的注視銀幕上面，似乎完全不瞭解爲什麼有這多暴動行爲同殺人兇手。

我從戲院裏急往詩馬尼。在頂高一層十號，革命軍事委員會坐在那裏繼續開會，由一十八歲小孩子主王，名字叫做拉子米。他在我面前經過時，站住與我握手。很怕羞的對我說：“彼得堡的砲台我們已攻下了。一分鐘以前，我們得了報告說，有一營人，政府命他們開到彼得格勒來。他們很懷疑，在加金拉停了車，打發一個代表到我們這裏來問：（什麼事？你們有什麼話要說？我們已通過一議決案，一切政權歸於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

會同他們的話：（弟兄們！我們以革命名義恭賀你們。你們就站在現在你們所在的地方，靜候我們的訓令。”

他又說電話已割斷了，只有工廠全兵營用軍用電話的機器仍有交通。

交通隊與委員出出進進。門外有一打自願軍準備送信到城中最遠的區域。內有一個，石膏臉，着大尉軍服的說，“現在諸事準備發動，只等總機關一按。”

柏沃伊司基，瘦削多鬚，腦筋充滿暴動的戰術。安托哨夫，頭髮不剃，衣領很髒，好久沒有睡眠。克萊能可，是個兵士，臉多愛笑，態度粗鹵語言莽撞。杜彭可是個高大的水兵，鬍鬚叢叢臉帶憂容，這就是那時候所到的人物。

樓下工廠委員會辦公室中：坐着塞雷托夫簽字命令政府兵工廠發鎗。每工廠發百五十枝。四十個代表站成一行在等。

在廳子裏，我碰到幾個小的波爾什維克領袖。有個給我看一枝手槍，他說：“把戲到了，我們動或不動，旁觀者知道清楚現在的問題，是看看誰幹得誰贏。”

彼得格勒蘇維埃夜以繼日的開會。我到廳時，托洛斯基正在開會，

他說：“有人問我們，我們是否想暴動。我可以明白答覆這個問題。彼得格勒蘇維埃覺得最後時機已到。政權是要落在蘇維埃手中。政權的轉移，是要全國大會才能完成的。武裝示威是否須要，就看那些人願不願干涉全國大會。

“我感覺我們的政府依靠臨時內閣的個人，是個可憐而無數的政府。牠只等歷史上的運命一到，把牠一掃，就要讓路於真正人民的政府。但我們至今猶在設法避免這種衝突。我們希望全國大會抓住這個基於人民的自由原則上的政權。如果政府想利用，短的期間——二十四小時，四十

八小時，或七十二小時——來攻擊我們，那麼我們將以反攻答覆。以打去對打，以鋼去對鐵。”

他很歡喜的告訴我，左派社會革命黨同意，派代表參加革命軍事委員會。

早上三點鐘，當我離開詩馬尼的時候，我注意到兩座迫擊砲架在門口，一邊一座。很精銳的哨巡兵守衛各門全街頭巷尾。夏托夫飛跑來說：“好，我們已動了，克倫斯基派遣學生軍去封閉我們的報紙，兵士工人之路。我們的軍隊走去撕了他的封條，我們現在派人去封閉資產階級的報館。”他用力在我肩上一拍，急跑進去。

六號早晨，我找檢察官有事。他的辦公室在外交部，牆壁上隨處看見勸告民衆安靜無躁。波可尼可夫的告示層見疊出：

“本司令命令一切軍隊謹守營房，靜候軍事區司令部的命令。凡各官長未得上級機關的命令，擅

自行動者，以謀叛論罪。本司令絕對禁止兵士執行別的團體的訓令。”

晨報上登載政府封閉兵營，工人之路，新世界種報，并下令通緝彼得格勒蘇維埃的領袖，與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委員。

我在宮院前過時，有幾隊學生軍砲隊站在宮前。司令部的紅房子特別有生氣。機輛鐵甲車排在門口。摩托車上滿載官吏，來來往往。檢查官興高彩烈，好似小孩子在馬戲場中。聽說克倫斯基已到議會去辭職。我趕急走到克倫斯基宮。聽見他最末的不連貫而憤怒的演辭，自以爲是，痛詆敵人。

“我在此舉出最特色的一段，是在列寧那個國事犯全部文章中（登在工人之路上）選出來的。他現在已經躲了。我們是要通緝他的。這個國事犯召請無產階級全彼得格勒衛隊主演六月十七至十八日戲劇。堅持即刻武裝暴動。其餘波爾

什維克領袖，也屢次公開主張急速暴動。我們還要特別注意現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布圖斯天，托洛斯基的活動。

“我們應當喚醒你們注意工人之路與兵士上的文章的論調與口吻，我們不必過於干涉那些政黨的運動，要偏重他們利用民衆政治愚昧犯罪的天性上，攻擊他們。他們的組織的目標，是在挑撥離間，任何犧牲亦所不恤。他們無天良的破壞與劫奪的行動，都是要引起恐怖的屠殺。這是自由俄國永不可磨滅恥辱。

“按照列甯的意見，極左的社會民主黨在俄國的景況，現在非常順利。”（此時克倫斯基讀出列甯文章中，所撮錄的如下。）

（想想看！德國同志只有個李布克拉西，又沒有報紙。又沒有開會的自由，又沒有蘇維埃，他們爲社會上各階級所仇視所反對，然而他們尚能

活動。我們有一打報紙，有開會的自由，有大多數的蘇維埃。我們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好地位的無產階級。我們能不能拒絕擁護德國革命家全暴動的團體？)

克倫斯基繼說：

“叛亂的組織家已經承認在俄國得着很好的環境，可以自由行動。不過在他們的眼中臨時政府還是強盜，把自己賣給資產階級。就是我這個克倫斯基。

“暴動的組織家不求德國無產階級援助，而求德國統治階級。他們在俄國前綫上放出一條路，讓德皇威廉和他的朋友握着鐵爪大踏進來。不管他們的動機是對臨時政府的，不管他們的行動是有天良或無天良的，但無論如何，我以職責攸關，只能形容這個俄國政黨的行動是對俄國叛變！

“我以右派眼光自居，提議急速檢查全必要的

逮捕。”（左派人大嘍）他用大聲喊：“請聽！國家在危險的時候，這班有天良或無天良的仍要叛變，臨時政府與我甯願任怨任勞，不願出賣俄國的生命，尊榮，與獨立！”

這時有人進張紙給他。

他說：“我剛接到他們在軍隊中所發的宣言，內容如下：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是被人疾視的。我們急速下令調動各營準備作戰。靜候新的命令。遲延與不城行這個命令，視為背叛革命的行動。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波沃伊斯基，書記安托訥夫簽名。）

“這實在是引起民衆反抗現在的秩序，破壞國法，為德國威廉開門。

“我有意說（民衆）二字，因為有天良的德謨克拉西與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員全軍隊組織，都是自由俄國所以炫為榮的。大俄國德謨克拉西的意

志，尊榮與自己天良，都一致反抗這樣報復事件。”

“我到此并非要求，而是說出我對於臨時政府的堅強信仰心。他在此時保護新自由即新俄國，繫着將來光明的命運，得着全體擁護，除掉那些從不信真理的。

“臨時政府從來不濫用政權，破壞人民自由。但現在臨時政府宣告：在此時 如有任何份子，黨派與團體，胆敢伸出手來反抗俄國人說自由意志，同時為德國開門揖盜，應當立即鏟除。

“讓彼得格勒人民懂得這必碰着勁強的敵人。但最後，意志，尊榮與天良，在那些人心裏必會勝利。”

由他的演說開首起，一直到完了，演講廳是吵得令人耳聾。當他下台時，面色灰白，汗流浹背，全着他的隨員，慢慢行出去。接着演講者皆是左中兩派攻擊右派。哥茨代表社會革命黨人說：

“波爾什維克的政策，是煽動民衆的犯罪的政策。他們要利用民衆的憤激。但是整個的民衆的要求，至今猶未滿意解決。麵包土地與軍隊民主化的問題，應當明顯的說出來，不要令一兵一工一農懷疑。我們政府正在認真設法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孟雪維克黨人不願挑撥內閣的危機。我們準備以全力保護臨時政府，直至我們流出最後一滴血，如果臨時政府能在這些如火如荼的問題上，說出恰恰民衆所需要的話。”

馬耳托夫兇猛的說：

“剛纔臨時政府主席所說的話，句句不離民衆二字。問題在此時是無產階級全軍隊中的重要份子的運動，而他所說如此沒有別的，只好激動內戰。”

那天的議事日程，由左派提議投票解決。投票實際上還是沒有信任心於臨時政府。是他們

的議案。

1, 前幾天準備武裝示威的目的是政變。這是挑撥內戰的，為反動派與反革命造出順利環境的。且自黨一定起來，使國民會議不能召集，釀成軍事失敗，革命送終，經濟生命麻痺，俄國滅亡。

2, 戰事與無秩序所產生的客觀環境，全不採取敏捷的辦法，是造成此種宣傳的機會。在任何事體宣佈以前，應急下一命令，把土地移到土地委員會。在國外應極力進行與協約國開始磋商和平條約。

3, 要與保皇黨全反動派的運動戰鬪，應急設立彼得格勒公安局，由市政廳與各革命團體的代表組成之，行動與臨時政府一致。

很有趣的是孟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同意採用這個議決案。克倫斯基見之，喚亞生立未去解釋，若是這個議決案表示對臨時政府沒有信任心，

他就要亞生立夫組織新內閣。唐哥茨，亞生立夫這些妥協派的領袖，進行他們最後的妥協，解釋這并非有意批評政府。

在莫加亞全涅司基街上，軍隊上着刺刀阻止私人汽車通行，把坐汽車的叫出來，要他們向冬宮去。一大羣人擁在那裏看熱鬧。沒有人知道這軍隊屬政府的或是屬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在加查教堂門口一樣的事發生，機關槍架在涅司基背後，五六個水兵攜着槍走來走去，大笑不已，時而與兩個兵士談話。一個水兵帽子大繡着波爾什維克波羅的海的船的名字。有一個水手說“克倫司達來了！”這與一七九二年在巴黎街上叫馬塞列來了一樣，因為在克倫司達有二萬五千水兵是些波爾什維克不怕死的。

兵士報剛剛出版，第一面是一張很大的佈告：

兵士！工人！同胞們！

我們的敵人昨晚已經向我們下總攻擊令了。

柯尼諾夫的大本營設法從郊外調動，學生軍與志願團進城來。奧園尼磅的學生軍與查司可乙塞羅的志願軍不肯出來。叛變的打擊是要向彼得格勒蘇維埃進攻。反革命的戰術，是抵抗全國蘇維埃大會開幕，抵抗國民會議，抵抗人民的。彼得格勒蘇維埃是保護革命的。革命軍事委員會是指導肅清一切圖謀不軌的伎倆的。全彼得格勒的衛隊與無產階級，準備把民衆的仇敵一掃蕩平。

革命軍事委員會特令：

1,各團各帥各兵艦的委員會，蘇維埃委員會與各革命團體，應繼續開會，集中關於叛賊計劃的消息，互相報告。

2,不得委員會許可，兵士不許離防。

3,特軍隊單位，全每個蘇維埃機關，急速派兩個代表到詩馬尼宮去。

4,彼得格勒蘇維埃全體委員與到大會依體代

表，急達到詞馬尼去開緊急會議。

反革命派已經抬起犯罪的頭了，

兵士全工人一切勝利與希望，都在危險恐慌之中，但革命的力量遠勝於牠的敵人。

民衆是抓住在有力量的之中。一切叛賊必爲消滅。不要遲疑。要有堅決心確定心全紀律！

革命成功萬歲！

革命軍事委員會

彼得格勒蘇維埃繼續不斷在詞馬尼開會。

代表倒在地板上匍爬起來又參加辯論。托洛斯基，加蒙尼夫，與沃羅達司基，每天總要演講六，八，十二個鐘頭。

我走到第一層十八號去。波爾什維克的代表正在開預備會，聲音很粗，說話的人不十分看見，只聽見：“妥協派說我們會隔離民衆。不要信

他們的話：我們一起首，他們就要跟着我們，不然，他們會失掉羣衆。”那匪講話的把張紙舉起說：“這是孟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的消息，他們說不贊成我們的行動，但如果政府要進攻我們，他們決不反對無產階級。”聽者大譁。

晚上來了。廳子裏充滿了人山人海的兵士與工人，吞雲吐霧的紙烟氣味中，只聽見人聲咕嚕咕嚕。舊的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最後才議決歡迎新到大會的代表。這是表示牠自己破產。但在這次會中，又只有全俄蘇維埃中央委員才能選舉。

半晚上哥茨出席。唐起來演講，說得很沉痛。我看來似乎討厭。

他說：“我們生存的時間現塗着悲慘的顏色。敵人已到了彼得格勒門口。民主勢力準備組織起來以圖抵抗。但我們仍可拭目等首都市上的流血。國家飢荒不僅破壞我們的政府，並且破壞

革命的本身。人民憔悴疲病，在革命中感覺不到什麼利益。若波爾什維克人再要發生什麼事，革命就完了！”（台下高呼謠言！）“反革命派是在等波爾什維克人鼓噪屠殺。若真有暴動，那國民會議也開不成了。”（台下大呼謠言！無恥！）

“在軍事期間要彼得格勒衛隊不服從司令部的命令，是絕對不能夠的。你們應當服從司令部與你們所選出的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是條死路。盜賊是在等機會，以便殺人放火。你們有句口號，是到資產階級室中，奪取他們的衣服鞋襪，（大呼謠言謠言，沒有這句口號）好，或者不同，但結果則一。

“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是有全權行使，職權的你們應當服從。我們并不怕刺刀，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將以身體保護革命。”（人呼：那老早是個死身體）。

在咆哮叫囂之中，只聽見他拍案大哭道：“有

如此硬幹的，實在是犯罪。”

地下聲音：“你老早就犯了罪，當你搶着政權的時候，你又出賣給資產階級。”

哥茨搖着主席的鈴道：“安靜一點，不然，我把你們拖得出去。”

地下聲音：“試下看，”有吹哨子的，有笑。

“現在說到我們和平的政策，（笑聲大發）不幸‘俄國不能再戰。現在進行和平，但不是永久和平，或民主和平。今天在議會中，我們為避免流血起見，通恐一令，把土地交給土地委員會，急速進行和約協商。”（笑聲又作，有呼“太遲了”）。

代表波爾什維克的托洛斯基站上台來。地下鼓掌如雷，歡聲震屋。他那付瘦小政治面孔，表現他的強硬與藐視的態度。

“唐的戰術證明廣大的羣衆完全不信仰他！”（有人發笑）他以演戲的姿勢轉向主席：“當我們說要給土地於農民的時候，你們反對我。我們已告

訴羣衆，如果他們不給你們土地，你們自己動手去搶！農民信着我們的話，現在你們也主張我們六個月前要做的。

“我想克倫斯基要在軍隊中廢除死刑，並不是他腦經中想出的，而是彼得格勒衛隊不服從他逼迫出來的。

“今天唐在國會演說，有人罵他爲祕密波爾什維克。將來有一個時候，唐會說，革命之死，在七月十六十八已經開始了。照唐今天在國會所通過的議決案，內中並沒有提及在軍隊執行紀律的話，雖然他的黨的宣傳是要督促執行的。

“進去七個月的歷史，已經指示民衆脫離孟雪維克。孟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戰勝立憲民主黨。但當他們得着政權的時候，他們又把政權交給立憲民主黨。

“唐告訴你們說，你們無理由可以暴動。暴動是革命家的公理！下層被踐踏的民衆起來革命，

那就是我們的公理！”

長臉毒舌的李伯兒上來，地下人有對之歎息而發笑者，他說：

“馬克斯同恩格斯說，在沒有準備好以前，無產階級沒有理由奪取政權。資產階級革命就是這樣革的。民衆奪取政權就是革命一曲送終慘劇。托洛斯基基本是個社會民主黨理論家，現在他不反對他自己的主張。”（大呼，夠了！混蛋！）

馬爾託夫常常搶着說：“國際派并不反對政權歸於德謨克拉西。但他們反對波爾什維克的辦法。現在不是搶政權的時候。”

唐再起來兇猛的反對革命軍事委員會，派人去封報館，檢查報紙的行動。噪雜的聲音大作。馬爾託夫要說幾句話，鬧起又不聽見。軍隊同波羅的海的代表站起來高呼蘇維埃是他們的政府。

在秩序大亂之中，歐李提議一個議決事，勸告兵士與工人不要響應任何排撥，去武裝示威，承認

急速成立一公安局，要求臨時政府急速下令，把土地給予農民，開始進行和平條約。

沃羅達司基跳上來說：“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員大會開幕之前一夕，無權執行大會的職務。牠實際上已經死了。他這個議決案，不過是支持他的臨死政權的詭計。

“我們波爾什維克黨人對於這個議決案，不投票，”於是波爾什維克黨人退出場會，議決案馬馬虎虎就算通過。

早上四點鐘，我遇見卓倫，挂一枝手槍。

他說：“我們已經動了！我們已把司法部長與宗教部長捉起來關在地牢下。一團人已開去佔領電話局，電報局，與國家銀行。紅軍已出發了！”

在詩馬尼門前石磴上，陰寒昏黑，我第一次看見紅軍。一羣小孩子穿着工人衣服攜着槍，上着刺刀，在那裏談天說地。遠遠的散從西方靜寂的，

屋脊上，開的槍聲掠奪過去，是學生軍要開滙華橋去抵制微波區的工人與城中的蘇維埃聯絡。克倫司達水手，要把橋關閉。兩下發生衝突。

迴顧我們背後的詩馬尼，燈光燦爛，人聲則有如騰沸。

第四章

臨時政府之倒台

十一月七號禮拜三我起來很遲。當我到涅司基的時候，彼得格勒的炮台的午炮已經響了。那天天乞陰晦。國家銀行已閉，兵士上着刺刀站在門口守着。

我問他們：“你們屬那邊？屬政府嗎？”

有個兵士說：“沒有政府了 我的上帝呀！”這

是我僅僅從他口中所得的話。

涅司基的公共汽車仍在街上行駛。男女老少只要有點角都爬得上去。商店仍開着在，市民中間昨天精神惶恐不安的現象似乎比較要減少一點。一大捆反對暴動的新告示，昨晚上已貼好在牆上，一問着農民，前線上的兵士與彼得格勒的工人說話有一張是彼得格勒市議會發出來的，其文如下：

市議會在十一月六號非常會議中，組織一公安委員會，以中央各區的議員并下列革命團體的代表充當委員，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全俄農民代表執行委員會，軍隊執行委員會，彼得格勒兵工代表蘇維埃，職工聯合會與其他團體。

公安委員會的委員，準時在市議會就職視事。
電話 15——40 223——77 138——36。

十一月七日， 一九一七。

我還不相信，這是議會向波爾什維克宣戰。

我買一張工人之路。好像只有這種報紙在街上賣。後來出五十哥比從一兵士手中買張看過的日報。波爾什維克的報紙：標題是頭等大字：“一切政權歸工農兵蘇維埃！和平！土地！麵包！”頭篇文章是季諾維夫做的——同列寧一塊逃亡的朋友。他的文章開始如下：

每個兵士，每個工人，每個真的社會主義家，每個忠實民主黨，都認清在現時只有兩條路：

一條路：政權仍在資產階級地主手中。這就是說各種的壓迫都會加到工農兵身上來，戰爭繼續，飢饉同死亡會不可免。

一條路：政權歸於革命的工農兵；在這種情形之中，就是說完全鏟除地主專制，急速節制資本主義，急速提出公平的和約。如此，農民才能担保有土地。工人才能担保管理實業。饑餓的人的才能担保有麵包。無意思的大戰才能宣告結

束。

日報上登出昨晚零星的消息：波爾什維克黨佔據電話局，電報局，波羅的海的砲台。哥薯克沒有表示，有幾個部長被捕。市政廳長被鎗斃，學生軍與兵士紅軍的步哨發生衝突，互有死傷……。

在莫加亞角上，我跑去見孟雪維克黨的軍事視書，戈堡隊長，我問他，暴動真的舉行了嗎？他把肩背一聳說：“鬼曉得！好，波爾什維克先能奪取政權。但他們決不能維持到三天。他們沒有人去運用政府。或者這到是件好事，令他們去試一試。他們要坍台了”

聖以瑟場角上的軍事旅店被武裝水兵。圍守在招待室中盡是些少年軍官，踱來踱去口中唧唧咕咕；水兵總不放他們出去。

忽然外面發出一響尖銳的鎗聲，跟着一陣散開的亂鎗掃射我急跑出去，覺得國會在那兒會的

馬倫司基宮的周圍事情很不平常。刺斜裏場的對面遠遠現出一行兵士，全付武裝，呆呆望着旅店的屋頂。

搗亂份子！打死我們算了！一個這樣的罵，另一個急走到門口來探頭去望。

宮的西角上有輛大的鐵甲車，插着一柄新漆好的紅旗，上寫着S, R, S, O(兵工代表蘇維埃)，砲口瞄準聖以瑟。烏里查街口上已裝着電網——箱子，桶，舊床架子，木車子，統統堆在一起。短的水頭架在房屋前面作為護胸之物。

我問：“要開戰嗎？”

一個兵士興奮的說：“快了，快了，同志，請走開，恐怕受傷他們會從那方面來，”說指着陸軍部。

我又問：“到是那個？”

他答：“這我就不能告訴你了。”

宮門前是些兵士同水兵。一個在報告國會的結局中，他說：「我們走進去，要同志們把門塞

住。我走到那個反革命的柯尼諾夫黨人面前，他還坐在主席椅子上，我就對他說，“沒有國會了請回家去罷！”」

聽的人大笑了。我好容易走到報紙室門口，却被一位態笑的水兵阻住。我把出入證給他看，他說：“同志，你不要聖米爾兒，你不能進去。”從門口玻璃上望見那位法國記者倔強的臉，指手畫腳，鎖在在面。

門外雜在兵士中間有一個短小灰鬍子的人，穿着將軍制服兩臉緋紅。他說：“我是亞李耶夫，是你們的長官，又是國會議員。我要求讓我過去。”守衛的把腦殼一抓，用眼角斜視他一下；他招呼一個走攏來的長官。長官眼看見這位將軍，不待他開口，就很憤懣的說：“要到宮裏去是絕對不許的，我實無能為力。”

一輛汽車走來，我看見戈茨，坐在裏面很開心的在發笑幾分鐘以後，又是一車，前排坐着武裝

高，內面充滿了被捕的臨時政府的官。更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委員比得司匆忙的在坪裏走過。我問他：“我想你們昨晚就該把這些先生囚禁了”

他像個失望的小孩子樣說：“那些蠢東西，在我們決定以前，把他們的大部份老早放走了。”

從高雷生司基街上來了很多的水兵後面跟着兵士，接接連連，一眼望不盡。我們走到各宮。宮院前的出入口被步兵塞住了。西角上排列一營兵士，有許多市民圍攔他們。除很遠幾個兵士在由宮院前運木頭堆在大門路邊外，事事都還安靜。

我們不能指去這些步兵是幫助政府認是幫助蘇維埃。詩馬尼我們所給的護照沒有多少效力。於是我們走到另一行，裝去嚴重的樣子，現去美國的護照，說是有公事的，一下擠進去。到了宮門口前面那個穿着銅扣子的綠制服，繡着紅金領子，很客氣的侍役接了我們的外套全帽子。我們跨

上樓來。有幾個老聽差在幽黑的隱約的走廊上發笑，一個少年克倫司基房門口，我們問能否拜訪主席。他深一鞠躬說：“不能，我很抱歉，亞季山大莫多維率現在很忙。”他把我們望了一刻又說：“實在他已不在此。”

“生在那裏呢？”

“他到前方去了。你們知道不，我們沒有汽油供汽車用。我們已派人到英國醫院院去借了。”

“部長先生是否在此？”

“他們在一間房裏開會——但我不知在那間房裏。”

“波爾什維克黨反來了！沒有？”

“當然的！他們一定來了。我每分鐘想打個電話去報告他們來了。我們已有準備。在宮門口，我們有學生軍。就在那個門口。”

“我們能進去嗎？”

“不行，一定不行，這是不許的。”他急率的與

我們握一握手就走開了。我們轉身到了那座不許進去的門口。門是安置在一間把大廳隔開的臨時小房子上，外面是鎖了的。聲音是由另一端傳來似乎有人在笑，捨此以外，一個空大的老宮，好似墳墓一樣的冷靜。老門房走來說：“先生，你們不應進去。”

“你們爲什麼把門鎖了？”

他答：“把兵士關在內面。”過了幾分鐘，他說去吃茶，跑回廳子去了。我們於是把門開着。

內面一對兵士站着守衛，一聲不作。走廊的近頭，有一間華麗的大房子，屋簷是用金徽的，護壁上錯着叢叢實實的大小亮的水晶球。木條鑲成的地板兩邊，放着很好的掃地毯似乎也被兵士躺過到處是紙烟蒂，麵包屑，紙條，全空瓶子，有的瓶子上面還貼着愈很值錢的法國商標。愈來愈多的兵士，佩着學生軍校的紅肩章，在紙烟稅乞之中利又免有一個合瓶白利。很明顯的地這是從

宮中廚房拿出來的。他們很驚訝的注視我們，由這間房子跑到那間房子。後來我們找到一排大的客廳，前面是多長而很髒，向着墜以瑟場。壁上挂着油布畫，用金邊框子裝好的，——畫是歷史上的戰場景緻。

“一八一二十月十二”“一八一二十一月六日”“一九一三八月十六到二十八”有一塊右邊上頭角上還有個新用刀斫的印痕。

這個地方原是個大的兵房，照地板全牆壁上的光景看來已經用了好幾禮拜了。機關炮架在窗子上，手鎗堆在壁櫥中。

我們在觀圖的時候，我的左耳邊來了一陣酒氣，逼我欲嘔，這人用粗而流暢的法語向我們說道：“我看，照你們欣賞這些圖畫樣子看來，你們是外國人。”他把帽子脫了，現出是個光頭矮胖子。

“你們是美國人嗎？好得很，我是亞杞巴者夫，盡力招待你們的。”在他并不覺得奇特，四個外

國男人內一位女人闖進他們準備迎敵的防地來。他開始說出俄國景况不好：

“不僅是這些波爾什維克黨，就是俄國軍隊頂好的歷史都破壞無餘。你們迴顧一下，這盡是仕官訓練學校的學生。他們是否為高第雅人？克倫司基為兵士開辦這個學校，任何兵士能夠試驗及格就可進來，這樣當然有許多許多被革命思想化了。”

毫無頭緒的，他又換了個題目，“我很想離開俄國，我決計加入美國軍隊。請你幫我到領事館做這件事。我把我的住址，給你不管我們同不同意，他即寫在一張紙上，我至今還保存在這裏。

“今早我們閱兵一次，”他一面講，一面指導我們出來，解釋一切，“婦女敢死隊仍然服從政府。”

“婦女敢死隊是否在宮中？”

“是的，她們在背後房子裏，隨便什麼事件發生，她們不致受傷。”他嘆一聲氣說：“這是一

伴極大的責任。”

我們靠着窗子站了一響，看見三旅着長外套的武裝學生軍，聚集在冬宮前的聖以農場上，一位高的軍官，我認得是司丹威維率，臨時政府中的軍事委員長向之宣傳。幾分鐘後，三旅之中，兩旅把鎗一舉大呼三聲，飛快的跑過空場，出紅弧門，到城裏去了。

有人說他們到城內去搶電話局的。三位立憲民主黨人站在我們身邊。我們與他們談話。他們說是由行伍出身曾進過學校，並且把他們的名字經我們——羅伯阿立夫，但現在他們不高興做官了，因為做官的名譽不好，他們似乎不知什麼事好做，這也是實情，很明顯地他們不甚快樂。

但是一下子他們又開始誇起嘴來：“如果波爾什維克處來，我們將指示他們如何作戰。他們并不敢戰。他們胆小得很。如果我們失敗，每個人準備一顆子彈為自己罷。”

這時，沒有多遠，鎗聲穹窿放了一陣。 官外場上的人跑的跑，臥的臥，那上站在場角裏的馬夫，東竄西奔。 內面兵士裝鎗聲皮帶聲喊：“他們來了！他們來了幾分鐘後，仍又平靜下去了。 那個馬夫。 臥的也站起來，紅弧門的學生軍稍微移動幾步。 其中有一個被其他兩個摻扶着。

我們離冬宮的時候已經太晏。 宮門前的步哨坐完全不看見了。 一片大的半圓形的政府機關，荒粹廢棄的樣子。 我們到法國飯店去吃午餐。 要吃湯的茶房急得臉白，走來要我們移到後面正食堂去，因為前面房屋的燈要息滅。 他說：“此處有鎗聲。”

我們再到莫加亞的時候，天已漆黑，只有涅司基角上一盞街燈在那閃爍。 燈光之下有輛鐵甲車，上有開快車的機器，油煙滾滾放出。 一個小孩子爬在上面，看機關炮的炮身。 兵士同水兵周圍站住準備迎敵。 我們回到紅弧門，有一隊兵集

在看燈光明亮的冬宮。一個說：

“同志們不可以。我們如何能夠鎗射他們？婦女敢死隊在那裏。他們會說我們對俄國婦女開鎗。”

我們又到了涅司基街的轉灣處駛來另一輛鐵甲車。一個人把頭從車頂護炮口伸出來說：

“走，讓我們衝過去攻擊他們”

另有一司機者，走出來大呼：“委員會有命令要靜候，他們有軍火在木堆子後面。”

此時，街上車子停開，很少人走，燈也沒有，但離我們不多遠，却仍然看見電車，燈光燦爛的商店，影戲院的電燈，招牌等等，——生活與平常是一樣，戲院都照舊開門，我們買了馬倫司基戲院的戲票，但外面太緊張，我們到底不敢出來。

我們在黑地下摸着走，不提防碰着警察橋邊木砌成的防禦物，跌了一交。在司托加諾夫宮院前，遇着幾個兵士在裝配一輛^輛三寸徑口的野炮，穿

各種各色的制服的兵士，無目的的走來走去，口裏咕嚕不休。

一至涅司巷以上，市上的遊人，真是傾街空巷。隨便那個街上，只聽見大堆人在執烈的爭論。兵士糾察隊上着刺刀站在十字街口，耳紅面熱的老年人，向着他們磨拳擦掌，漂亮的女人向着他們，嘖嘖咀咒，兵士很胆怯的與他們爭辯。

鐵甲車取名爲阿李，露雷克，司威第拉夫，漆着斗大的紅字R.S.P.R.P.（俄國社會民主黨）從米克羅海夫斯基走來一個人，抱着一捆報紙，人們一見，發狂似的蜂擁而前，有出一盧布五盧布，十盧布搶起來買，這是兵工報，篇幅很小，共只四面，宣告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牢內波爾什維克黨人被釋放，號召前後方一致擁護，此外沒有載一點消息。

沙多發亞角上，聚集兩千多市民，一座高的房屋上現出火焰，不久又滅了，一位高大的農民用

手指着說：“看，這是搗亂的份子，他要放火害人，……却沒有人願意去調查。”

我們在詩馬尼前門經過時，已經有燈，各街的人都奔集於此，行狀匆忙，色彩模糊，摩托車，自行車東來^去不停，橡皮的鐵甲車，插着兩面紅旗，邊走邊叫，天氣已冷大門外的紅軍，燒着爐火在烤，二門亦有火，守衛約就在火光下看我們的護照，又把我們目上^下注視一番，門口兩邊架有四坐迫擊砲。砲殼已脫，子彈帶像蛇一般的繫在砲身下面，廢場的樹下有一隊鐵甲車，停在那里，機器尚在的達的達地開動，脚步兵呼叫的聲音，震動那間長而空闊的大廳。一堆人從樓上下來，二人穿着外衣，圓帽，有許多肩上荷着槍，兵士穿着骯髒的衣，^{魯那查爾司基}加米尼夫在人語複雜中急忙走來，臉上很焦急，脅下夾着大皮包，彼得格勒的緊急會議已開過了，加米尼夫的身材雖小，走路却很快，滿臉帶有活潑愉快的滿象，他的頭部，緊縮得

魯那查爾司基

與肩膀平齊，他劈頭劈腦的，把剛才所通過的用法文寫的議決案，急忙的讀出來。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慶祝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同衛戍師勝利成功，特別注重在這次暴動中民衆表現團結，組織，紀律合作的精神。這樣很少流血，成功順利的暴動在歷史上。是往來沒有的。

蘇維埃有十分信心，工農政府不久便可，由革命中產生出來即爲蘇維埃政府。產業工人定能擁護貧苦農民走向社會主義道路。只有這個法子，才能免除國家的痛苦，與聞所未聞大戰的恐怖。

新的工農政府，馬上會對各參戰國提出公平的德謨克拉西的休戰條約。

工農政府馬上要沒收大地主的土地財產分給農民，工人有管理工廠與分配製造品的權力。一切銀行收歸國有，工人亦有管理權。

彼得格勒兵士代表蘇維埃號召全國農人工人以全力同犧牲心擁護無產階級的革命。蘇維埃十分信仰城市工人，即農民的友軍，能維持革命秩序。這是社會主義成功必不可少的。蘇維埃又相信西歐各國的無產階級將幫助我們，使社會主義能得着真正的永久的勝利。”

我問他：“你以為這已經戰勝了麼？”

他把肩膀一聳：“有許多事要做，多得很。這還將開始。”

在樓邊我又遇着盧那查爾斯基，他是職工會的副主席，臉色墨黑，咬牙切齒的說：“發瘋！發瘋！歐洲工人不致如此！只有俄國……。”他把手一搖，揚長走開了。盧那查爾斯基、加米尼夫，都是因反對暴動，領略過列寧那張利害的舌鋒的。

這是個緊急常會。托洛斯基以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宣佈臨時政府再不存在了。他說：“資產

階級政府的特性，是欺騙人民。我們工農兵代表，是要來做個歷史從未有的試驗。我們要來創造一個政權。牠的目的無別，只是供給工農兵的需要。”

列寧已經回來了，在歡迎會上，預言世界社會革命必會產生。季諾唯夫說：“今天我們已償還我們對國際無產階級所負的債了。我們已經給世界大戰一個打擊。即對於帝國主義者，特別是對於劊子手威廉，也是一個絕大的打擊。”

托洛次基報告云：“電報已發到前方去，宣佈暴動成功，但沒有回信來，有說軍隊將還攻彼得格勒所以急須派代表去告訴他們真的消息。”

地下有人呼：“你們能預料全國蘇維埃大會的意志嗎？”

托洛次基很冷靜的回答：“全國蘇維埃大會的意志已經在彼得格勒工兵暴動中看見了！”

我們推開叫囂的羣衆，擠到大會堂上去，在白

晃晃的電光之下，椅子上，擠得動都不能動，窗子上，講台邊上，過路的地方，都爬滿了全國各地來的工人兵工的代表，與高彩烈，却又嚴密書靜，齊等着搖鈴開會，會堂沒有別的熱氣，只有這塞人的汗臭，紙烟成雲結霧的浮在空中，偶爾有些負責的人爬到台上叫同志們不要吸煙，於是吸煙的，不吸煙的，都一齊高呼“同志們，不要吸煙，”然而烟仍然是吸。無政府黨的工廠代表的北陀夫司基給我一點地位，與他平排。他不剃頭，不洗澡，在革命軍事委員會做工足有三晚沒睡。

台上坐的是上屆的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的領袖，這是他們最後一次來統治這些不安分的蘇維埃，從開始即由他們操縱，現在却要反對他們了。這些先生總想小心翼翼指導革命在正軌上走，不知俄國革命第一期却快完了。……他們中間三大偉人都未列席；克倫斯基從鄉村中逃到前方去，要想再起，恐成問題；綽號額泉鷹的軍師，近來已

軍

回到他的故鄉喬治亞山養癆病去了；強硬的策雷特李，也因病危未到，但他將來仍要出山掉動他的天花亂墜的舌頭以求貫徹他的主張。戈茨，唐，李伯耳，波達訥夫波羅以多，非律波夫司基，皆在坐——急白了的的面孔，窪進去的眼晴，怒氣沖沖。——坐在他們之下，是蘇維埃第二屆全國大會如沸如騰。居於他們之上，是革命軍事委員會，認真辦事，已經埋伏着的暴動導火線，只要伸手一燃，就會起爆烈的作用。

這時候，已經是晚上十點四十分鐘了。

唐，和藹的臉，光禿的頭，穿件不成樣的軍服走來搖鈴開會，全場森嚴書靜的空氣，立即緊張起來，不過門前爭吵的聲音，還依然沒有停止下去。

他開首憂鬱的說了一句：“政權是在我們手裏。”停了一刻，他把聲音放低說：“同志們蘇維埃大會在這樣非常的環境與非常的時期中舉行，你們應當瞭解中央為什麼覺得無需乎向你們作政

治報告，你們想一想我是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的一個委員，而我們黨的其他同志，現在正在各宮炸彈之下準備犧牲性命，去執行全國中央執委所付給他們的任務，那麼你們更應當瞭解了。”（台下一陣亂叫）

“我等在宣告全國兵工代表蘇維埃第二次大會中第一次常會開會了！”

選舉主席團時，秩序又爲之一亂。亞花涅梭夫報告，經波爾什維克、孟雪維克的國際派，與左派社會革命黨彼此同意，議決以人數如比例選舉主席團。有幾個孟雪維克人站起來反對。一個有鬚子的兵士對他們上鬧：“你記得當我們波爾什維克是少數的時，你們怎樣對待我們吧？”結果，波爾什維克十四人，孟雪維克三人，社會革命黨七人，國際派一人，（高爾基那一系的）。亨得莽代表社會革命黨右中兩派拒絕參加主席團。孟雪維克的鄭俱客出以同樣的表示，孟雪維克國際派

人說非等相當時機，他們亦不能加入主席團。鼓掌與噓噓之聲佈滿全場。有個聲音說：“你們這些叛賊，還說你們是社會主義家！”烏克蘭代表中一人要求參加主席團，被答應了。於是老中央執委下台，而托洛司基，加米也夫，魯訥查司基，波蘭泰夫人與羅金，在台上出現了！全場起立，掌聲如雷。這些波爾什維克人前四個月尚被人輕視追逐，現竟一躍而居於領袖地位，掀動全俄國的暴動怒潮革命是變的發展是多麼神速呵！

資料備查

加米尼夫報告那天議事日程，第一政權組織。第二和平同戰爭，第三國民會議。羅左夫司基起來說，經各派的同意，提議第一彼得格勒蘇維埃作報告。第二蘇維埃中央執委與各黨委員發言。第三通過議事日程。

驟然間一個新的聲音發現，遠過於羣衆的噪鬧，——原來是陣亂鎗聲。人們目瞪口呆的注視雲氣層層的窗戶，尤如熱鍋上的螞蟻一樣。馬爾

托夫要求發言，聲音粗躁：“同志們，內戰已開始了！第一個問題應當是和平解決這個危個機難關。

原則上與政治觀點上，我們應當趕緊討論避免戰爭的法子。我們的弟兄，已經在街上被鎗射擊了！這個時候正在開大會以前，而政權問題應當由一個革命政黨組織軍事計劃來解決。”有一刻他不能使他的聲浪超過吵鬧：“一切革命黨應當看事實，第一問題是政權，但這問題已經有街上的武力來解決了。我們應當創一個被全部德謨克拉西承認的政權。如果大會願聽革命的德謨克拉西一點呼聲，不應當袖手旁觀正在發展的內戰。內戰的結果，可以使反革命的危險爆發出來。和平出路的可能性，是在組成一個聯合德謨克拉西的政權。我們應當選舉代表與其他社會主義的政黨與團體商議辦法。”

大炮的聲音在窗外轟隆不息。代表們彼此號洶呼叫。新俄國就在黑暗全一陣大炮聲中，帶

着怒恨，恐怖，與挺而走險的勇氣，呱呱墮地來！

右派社會革命黨與聯合社會民主黨贊成馬爾托夫的提議。全體接納。一個兵士發言，農民蘇維埃未有派代表參加大會。他提議應當派人去正式召請。他又說：“到會的代表應有選舉權。”他這個意見也被採納。

加拉舒帶着隊長肩章，憤激的要求發言：“這些臭政客對我說要解決政權問題。其實政權問題在大會開會前，就在他們背後解決了。炮擊冬宮，是那個冒險的政黨把自己釘在棺材裏。”鬧聲大作。葛雷接着他說：“我們正在討論和平辦法時，街上戰爭又起。社會革命黨與孟雪維克黨誓不捲入這個漩渦。并要號召民衆力量表示反對這樣奪取政權的企圖。”古金，十二軍全工團的代表說：“我只來聽報告。現在我馬上回到前方去。那方面的軍事委員會必以為蘇維埃在國民大會三個月前就這樣奪取政權是軍隊身上一個

刺傷，是民衆的罪人。”有大呼：“你扯謊！你扯謊！”的。他等他的聲音再聽見時又說：“讓我們完結彼得格勒城中這樣冒險！我請各代表離開會場，以便救國救革命！”當他下來時，在令人耳聾的吵嚷中，羣衆闖上前去，既他恐嚇。於是鄭俱容，一個穿釋色羊裘的官長，說得和藹動聽：“我代表前方。在這個大會中完全沒有人代表軍隊。并且軍隊覺得在這時候，蘇維埃大會是不必要的，因為跟國民大會只有三個禮拜了。”吵鬧呀！跺腳呀！愈演愈兇。他又說：“軍隊不覺得蘇維埃大會這樣需要的權柄。”兵士開始全場站起來質問。

“你代表說說話，你代表什麼？”

他說：“我代表第五軍第二十營與第三第三步鎗隊。”

“什麼時候選出你？你代表官長，不是兵士！兵士說什麼話？”（又是一陣噓噓全嘲笑）。

“我們前方代表團對於已發生的與正在發生的概不負責。我們覺得應當調動有自覺心的革命力量來挽救革命。前方代表團要退出會場。交戰之地是在街上。”鬧得更利害了，“你代表上級機關，并非軍隊。”

“我勸告明理的兵士們離開會場。”

“尼柯諾夫的人！反革命！挑撥大家！”這罵聲盡丟在他身上。

鄭俱容以孟雪維克名義宣告，和平解決的可能，只在與臨時政府磋商組織新內閣，那麼才能找到社會上各階級來擁護。他等不到幾分鐘，就高聲朗誦孟雪維克的宣言：“因為波爾什維克得着彼得格勒蘇維埃幫助，不與其他黨派商量，已經稱兵作亂。我們覺得決無留在大會之必要。所以退出；邀請其他團體跟我們出來，以便會召討論時局問題。”

“滾開去！”在騷擾之中時聽到享得滿代表社

會革命黨在反對炮炸冬宮。“我們反對這種無政府主義！”

他還沒有下來，一個瘦小兵士，目光如電，站上台去，舉起他的手說：“同志們！我的名字叫比得生。我代表第二步鎗隊說話。你們已聽過軍事委員會兩個個代表的論調。如果軍隊中是當官長的充當代表，那麼他們的可說是沒有點論調價值。（鼓掌如雷），因為他們不是代表兵士的！”他把拳頭一搖，“勒立雪第十二軍多久就要蘇維埃與委軍改選。但是似你們的蘇維埃中央執委一樣，我們的委員會不召集羣衆代表會，延到九月底。所以反動派選出他們的僞代表來到大會。我告訴你們，勒立雪的兵士說過多次：（勿多說！我們要政權在我們手中）讓這些騙子代表離開會場。兵士是不與他們一般的！”

全場歡聲震屋。在開會頭部份時間，代表們被炮聲與事的遽變驚嚇，已經猶豫不決了。但在

一點鐘內，錘子一下一下在講台大敲。把他們敲緊了，並且敲下去了。現在他們是否孤立？俄國是反對他們嗎？軍隊向彼得格勒開拔是真的嗎？這個明眼少年兵士已說過了。他們在這剎那間，已曉得真的事實了。這就是兵士的聲音，其餘，鼓噪的萬萬工農與他們一樣是人。思想感覺也是一樣相同。

薛夏克代表前方宣告他們被少數人議決退出大會，波爾什維克黨員沒有投票，因為他們贊成只有政黨的分歧，沒有小派別的分歧。

他說：“前方幾百代表的選舉，並沒有兵士參加，因為軍事委員會再不能真實代表軍隊。

盧家諾夫高呼，如加拉舒與鄧俱客這樣長官，是不能在大會中代表軍隊，——只代表他們的高級命令，“戰壕中的人民以全心要把政權移交蘇維埃。他們很希望如此！”怒潮又來了。

猶太社會民主黨代表亞伯唯基走來，兩眼埋

在厚的鏡子後面，年已老，聲音發顫的說：“現在俄國產生的是奇災弁禍。猶太社會民主黨贊成孟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的宣言退出大會！”他再把聲音提高與手高舉一下：“我們對於俄國無產階級的職任，是不能留在此地負這個罪惡的責任，因為炮擊冬宮不停止，而市議會與孟雪維克，命會革命黨，農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一致議決與臨時政府同生死，我們是跟着他們。我們毫無武裝，只把胸部袒開向着恐怖主義者的機鏢鎗。我們邀請大會中的代表照樣辦。”他的話一部份在鬧罵噓噓各種聲音中不聽見了。此時已到了焦點，五十個代表站起來衝出會場。

加米加夫急急搖鈴大呼“請各位坐好，我們照常開會。”托洛司基站起來，帶着白年青的臉，放出他的洪亮的聲音，用着冷嘲的態度說：“這些所謂社會主義妥協派，最怯的孟雪維克，社會革命黨，猶太社會民主黨，讓他們走！他們是歷史上要

掃到垃圾堆的穢物！”

雷安查諾夫代表波爾什維克說：“經市議會要求，革命軍事委員會已派代表與冬宮媾和。像這樣我們已盡可能的設法避免流血了。”

我們急從會場走出，在革命軍事委員會辦公室停了一刻，看見委員會加緊速度在做工作。頤指氣使的開發那些氣喘喘的交通隊，又派遣有生殺之權的代表到城中各區去指揮。軍用電話從不停住。門一開，壞的烟氣蜂擁而入。我們看見那些蓬頭散髮的人，俯首帖耳在半明半暗的電燈下，注視地崗。德唯司基同志，笑臉青年，蓄着黃色的頭髮，在為我們預備出入證。

這是寒峭的晚間。當我們到了詩馬尼前門，盡是汽車來來去去。在牠的聲音之外，聽到多遠的炮響。有架大運貨車停在那裏，被機器開動的聲音，震得搖盪擺簸。人們把一捆一捆的物件，一面朝上，一面丟，一面接，旁邊站有手鎗。

我問：“你們到什麼地方去？”

“到城裏去，開會去，隨便那裏。”一個小工人高興的回答。

我們拿出我們的出入證。他們就請：“同志們，來罷。”我們爬上去。這架大車子搖搖擺擺，像個罇子。後來爬上來的，我們倒在他們身上。車子在二門大火邊經過，後到了頭門火邊，烤得荷鎗圍着火的工人臉退紅。然後再開足馬力走過蘇沃羅司基街。兩邊總是簸動不定。有個人解開捆索，把傳單在空中飛散，我們做照他們。穿過黑闇的街面，後面留下一條浮在空中一上一下的白紙尾巴。後面過路的屈身拾起來。巡遊隊圍在街頭上大火邊，跑出來舉手來接。有時武裝手鎗隊走上來喊停止。但是開機的喊幾句聽不懂的話就駛過去了。

我拾起一張，在街上燈光邊走邊看。

告俄團民衆書



臨時政府已沒有了。政權現移到革命軍事委員會，即彼得格勒兵工代表蘇維埃機關手中。牠站在彼得格勒無產階級與衛戍隊前頭。

人民作戰的理由是：即刻的總謨克拉西的媾和提議，解決地主的土地財產權，工人管理生產，創設蘇維埃政府，這些理由已確切勝利了。

工農兵革命萬歲！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

革命軍事委員會

一個斜眼睛蒙古人，穿件羊皮高加索大衣，坐在我旁邊，奚落的說：“看！這些挑撥挑徒在窗子上開鎗！”我們到子訥滿司基場，清靜黑暗。斜繞過朱伯柯貽的殘酷銅像，然後疾趨涅斯基。有三個人舉起鎗來，在窗子上望我們。我們背後，街上的人在走，拾傳單，還很生氣勃勃。我們也再不聽有炮聲，越近冬宮與城市，街上越清靜無人。

市議會電燈照得通亮。那裏過去，我們看見一堆黑人影子。一行水兵大呼我們停止。機器一停，我們跳下來。

這裏來了一個怪景緻：恰在伊克忒雷納運河角上，有隊武裝水兵。向涅司基阻住一堆四個一排的羣衆，大約是三四百人的光景，男女衣服齊整，還有些官僚，——各種各色的人都有。他們中間我認得許多是大會的代表，孟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的領袖。農民蘇淮埃的主席，瘦臉紅鬚的亞生利夫，克倫司基的代表沙羅金，鄭俱容，亞伯莫唯；他們前頭兩個，是彼得格勒市政廳長白鬚子老舒雷竇，臨時政府糧食部長波羅可扑唯，他是那早晨被捕後又釋放的。我又看見俄國日報訪員馬金，他快樂的在呼：“走冬宮去死。”遊行的隊伍站住不動。前一排是在大聲爭論。舒雷竇與波羅可扑唯對一個當指揮官的水兵在喊：

“我們要過去。看，這些同志都是從大會來

的。看他們的券。我們要到冬宮去!”

那個水手，嚇得目瞪口呆。他用着多大的手，只管抓頭，後來憤怒的說：“我有委員會的令，不許任何人到冬宮去。”他忽又不耐煩的說：“但我可以派個同志打電話到詩馬尼去問一問。”

老舒雷竇急得不得了說：“我們堅持要過去。我們赤手空拳。我們不管你許可不許可。我們向前進!”

水兵又說：“我有命令。”

四方八面大呼：“要鎗斃我們，請動手。我們決要過去。你們如有心鎗殺俄國同志，我們準備死的。我們挺着胸膀向着你們的鎗頭。”

水兵強硬的說：“不能，我不能讓你們過去。”

那些人又問：“我們衝鋒，你又怎樣？你將開鎗嗎？”

水兵說：“不，我們不向無鎗的羣衆開鎗。我們不願搶殺俄國不武裝的人民。”

“我們上前去，你怎麼辦？”

讓水兵似乎抵不住，說：“我們總有辦法，我們總不壞你們過去。”

“什麼辦法？什麼辦法？”

另外來一個水兵，非常憤怒，帶動的說：“我們會打你們。必要時，也會問你們開鎗。回去，和平的離開我們罷！”

到了此時，怒象與仇恨都集中起來，波羅可扑唯，發出幾個耳括子，把傘一搖，演起說來：

“同志們！同胞們！武力是來抵抗我們了！我們不能讓我們天真爛漫的血流在這些無知之徒手上。我們在街上這樣鎗殺是不值得。我們回到市議會去商議頂好的辦法來挽救國家與革命。”

遊行隊伍就在很可尊敬的手中靜氣之下，四個一排回向涅司基去了。我們要趕直路，就撤過守衛的直往冬宮。

此地完全無光，也沒有什麼東西動靜，是兵士

糾察隊與紅車在那裏虎視眈眈。加整禮拜堂前，有座三寸徑口野炮，放在街中心，因最後一炮的回力，把牠倒在一邊。隨便那個門口都有兵士講話，聲音很低，用目注視警察橋。我聽見有個聲音說：“我們這回恐怕做錯了。”在街頭上，巡查隊阻止行人。巡查隊的組織非常有趣，正式軍隊這當指揮的，一定是紅軍。鎗聲停止了。

我們剛到莫司加亞時，聽見有人喊：“學生軍送信來要我們去救他們出來。”發命令的聲音開始了。我們在濃厚黑地下覺得有堆黑影開往前去，除脚步與手指相彈的聲音外，很為清靜。我們遇着前排的人。

似一條黑河，街上充滿了譁聲與歡呼。我們進了紅弧門。有個人細聲在說：“同志們，注意，不要信他們，他們一定會開鎗。”到了有光處，我們開始跑，却有點擠。到了亞里山大石碑後，忽然擠得更兇了。

我問他“你們死了多少人？”

“我不知道，大約十個罷。”

過了幾分鐘，又擠了一頓，有幾百人的軍隊似乎像^然有^殺命事的不等命令又向前跑。此時由冬宮宮內所發出來的光，我已看見第一部份二三百人完全為紅軍，雜着幾個兵士。我們越過用木頭砌成的障礙物，跳^也去大呼勝利的口號，不提防觸着從前學生^守時丟下的鎗，登時跌了一交。在正門兩邊，門都大開。燈光四射，內面却沒有發出一點聲音。

潮水般的人民，把我們送到右手門口，接着一間寬大圓天花板的房子，這是東邊的貯藏室。從這間房子一直通到走廊與樓上。有幾口裝載好了的大箱子放在那裏。紅軍用鎗尖子急速打開，拿出毯子，帳子，夏布，磁盤，玻璃器皿。有個人拿座銅坐放肩背上。有個拿了一把鶴毛插在帽子上。剛剛在搶的時候，又有人喊：“同志們！不

要動手，不要拿，這是人民的財產。” 馬上有二十個聲音喊：“停止，把東西放回去，不要拿什麼，這是人民的財產。” 有許多就把搶的東西丟下，有搶了花緞全花布在手裏的，馬上又退回去，有兩個人那顆銅鐘亦拿回來，馬馬虎虎東西仍然塞進房子內去。於是派兩個守衛的站在那裏看守。這是很自然的。走廊與樓上，只聽見在喊，愈遠愈不清楚：“革命的紀律！人民的財產！”

我們走到左邊門邊，在西邊儲藏室裏，秩序亦恢復了。一個紅軍把腦殼伸進內門說：“請離開宮去，同志們來，讓我們表示我們，又非土匪，又非賊盜，隨便那。都要出去。只留下委員，等我們派守衛的來才走。”

兩個紅軍，一。兵士，一個官長，各人站起來拿着手鎗在手。另一兵士坐在掉子上，拿着一枝筆，一張紙，總在喊：“出去！出去！”軍隊開始走進門來，擠呀！勸呀！爭辯呀！每個人出來時，自立委

員會就要把他的口袋裏搜一下，非他自己的東西，馬上就拿去。坐在棹上那個人記在紙上，然後送進小屋子裏去。那些充公的物很奇特；小的菩薩，墨水瓶子，床毯繡着皇家花字，臘燭，油漆畫，吸墨紙，金柄佩刀，肥皂，各種花樣的衣服，毯子。有個兵士拿三枝鎗，有兩枝是從學生軍搶來的。有個兵士拿四個皮包，塞滿了文件。那些犯人要就悲慘的投降，要就像小孩子辯護。委員會解釋偷竊是使人民勝利減少價值的。時常有些先被捉住的人，現在又來搜別的同志。

學生軍三四個一閃走出去，委員會特別注意搜查他們。並且給他們一些批評：“啊！挑撥之徒，柯尼諾夫的人！反革命派！人民的劊子手！”雖然學生聽得憤怒，却得沒有發生衝突。他們口袋裏，也有充滿搶掠品的。坐在棹上寫字的好好把牠記下來，收在小房子裏去。學生軍完全繳械，并問他們：“現在你們還反對人民嗎？”學生軍一個一

個答應“不”於是放他出去。

我們問，能不能進去，委員會尚在猶豫，那個大紅軍堅決說：“不許。”他問：“你們是什麼人？我怎麼曉得你們不是克倫司基的人？”（我們總共五人，兩個女的）

“同志們！對路！”一個兵士與一個紅軍在門邊出現；把人擠開，另外有衛隊上着刺刀跟着走，他們之後，來了一行半打衣服斯文的人，即臨時政府的委員，第一個是漆樹金，他的臉色放下來變得雪白。第二路德堡，現出悲慘的狀態。第三忒雷錢超，眼光四射，特別釘視我們。他們無言無語的過去。那些得勝的暴動家聚攏來看，也沒有人發出惡言。後來我們才知道，百姓在街上要把這些委員處以刑罰，並且開了鎗。但水手把他們平安的帶到比得保羅去了。

在沒有叱罵的時候，我們走進宮去。來去的人仍多。有在造棟大建築物內發現新找出的房

子的，有來搜尋學生軍的衛隊的，這却沒有。我們上樓，這間房子走到那間房子。宮的一面可由尼花街出進的。油漆畫，雕像，園布地毯，在大房子裏，一點沒有傷害。在辦公室間，却每個書桌與櫃子都翻得一塌糊塗，紙散在滿地。住的房子內，牀上的鋪蓋剝得精光，睡衣撕得稀爛。最值得他們抄掠的是衣服，因為兵士需要。在放木器房子內，我們碰了兩個兵在割取椅子上西班牙很精緻的皮貨裝飾品。他們說要拿去做鞋子。

宮中老僕人穿着藍的紅的金的各色的制服，站得發瘋一樣。一句現話重三到四說：“先生，你不能進去，這是禁止的。”後來我們走到一間嵌金孔雀石的房子，挂着紫藍色的花緞，這是從前委員先生在此夜以繼日開會，也又是他們的僕人把他們出賣給紅軍的地方。呢的棹面，還替他們被補萬一樣擺在棹子上。每個空位子上，都有紙筆同墨水，紙上寫的是行動計劃的開首，與宣言同佈

告的草稿。因為他們的計劃顯然不能成功，許多已經擦掉了。其餘的紙上，盡是些隨手亂畫的幾何畫。這大約是寫者垂頭喪氣，坐着聽各部長提議一些想入非非的計劃時所寫的。我拿了一張寫過的，是柯洛園羅夫的手筆，上面是這樣說：“臨時政府勸各界來擁護她。”

這裏還應該記得，在這時冬宮雖然被圍，政府仍然與前方及全國各省常通消息。波爾什維克人清早就佔領軍事部，但是他們不曉得樓上有個軍用電話局，亦不曉得還有秘密電話線連貫這裏同冬宮。有個年青職員終日在那樓上坐，發全國去的佈告與音信。當他聽了冬宮失守時，他把帽子一戴平靜的走出去了。

我們覺得似乎有趣，有好久，也沒留心察看兵士與紅軍對我們的態度。當我們由這間房子踱到那間房子時，後面有一小隊人跟着。我們到了一個圖畫室，從前我們與學生在此談過一夕的話。

大約有一百人圍住我們。一個雄糾糾的兵士，站在我們走的路上，臉上現出懷疑的樣子，質向我們是什麼人，做什麼事。人愈來愈多，眼睛釘住我們。有說為偵探的，有說為搶劫的。我掏出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出入證，那個兵士慎重的拿着翻來覆去的看，又不懂得，顯然他讀不出來，他遞給我們向地上一摔，“幾張紙！”說時很輕視的，人慢慢擠攏，似乎那些野牛包圍一個打牛脚針的一樣。在他們的上首，我看見一個長官，無可奈何向他大呼，他把肩膀兩抬到我們面前走來。

他說：“我是委員，你們是什麼人？這是什麼？”那些人站在背後，等我掏出我們的出入證。

“你們是外國人，”他急用法語說：“這很危險，”於是他轉向衆人遞起我們的出入證。“同志們！這些人是外國同志，從美國來的，他們到此必能告訴我們他們無產階級軍隊中的勇氣與革命紀律。”

那個大漢兵士說：“你怎麼曉得？我告訴你，他們是偵探！他們說，來此參觀無產階級軍隊的革命紀律，但是他們在宮中自由行動。你焉知他們口袋裏沒有搶滿許多東西？”

“對呀！”其餘的人逼進一步。

那個官長額上泡出汗來急說：“同志們，同志們，我是革命軍事的委員，你們相信我嗎？我告訴你，這些出入證上所簽的名字，與我們一樣的。”

他領導我們出宮，到了通尼花碼頭的門口，平常有委員在搜口袋，他揩揩臉上的汗說：“你們差一點子了！”

我問他：“婦女勇死隊怎樣？”

他笑道：“呵，婦女們！她們擠在後面房子裏，如何處置她們，我們到費了很久時候才來決定，——有許多已經發昏，所以後來我們把他們送到芬蘭站，搭開勒花若沃的車去，他們有個營盤在那裏。

我們又到了寒冷煩聒之夜。軍隊在黑地行動時，總是唧咕唧咕。巡查隊在街上如電疾駛。從對河北彼保羅監獄裏那些被拘禁的那些罪人中發出驚天震地的呼聲。街上兩邊佈滿了瓦片牆屑，這是亞夫雷羅兵艦所開點毀擊宮頂的兩炮的痕蹟。所謂炮燬也只有這點損失。

是早上三點過了，涅夫司基街上燈光仍舊發亮。炮已停止。戰爭的現象，已經沒了只有紅軍與士兵在火邊談話。街上很平靜。那晚上並沒有發生一件搶案與吵擾。

燐燐的燈光，射在市議會的房子。我們來到亞里山大圖畫廳，懸着許多金框紅衣的帝王半身像。有一百人圍在台邊。詩哥比李夫在演講他督促公安委員會擴大起來，聯合一切反波爾什維克份子一個大的組織裏。名稱爲救國革命委員會。我們看見這個救國革命委員會的成立，變爲波爾什維克的有力敵人。在第二個禮拜內，她時

而用着她黨的名義，時而^用非黨的名義，如公安委員會的字樣，在那兒五光十色一顯一暗。

唐，戈茨，亞生立夫都出席，還有些憤急的蘇維埃代表，農民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老波羅可朴唯，國會議員維納厚，與立憲民主黨。李伯耳高叫：蘇維埃大會是不合法的，全國蘇維埃高中央執行委員會仍然執行戒權。…… 告全國民衆的書已起好了草。

我一輛車子，車夫問到什麼地方去。我說，到詩馬尼宮。他把頭一搖說：“不去，那裏是些妖怪。”後來我們走得非常疲倦，遇着一輛車夫願拉我們去。他要三十盧布，還要離詩馬尼兩碼遠。

詩馬尼仍有燈光照耀。摩托車往來。放步哨的在火邊緊緊的擠着彼此相問最後的消息。走廊上充滿了行色匆忙的人，兩眼深凹，全身骯髒。有幾個委員會辦公室，人躺在地板上睡鎗放

在旁邊，除掉那些退出會場的代表，會場人依然擁擠，聲音如海水不甯。我們進去時，加米尼夫正在讀被捕的名單。忒雷辣可的名字是大受歡迎，鼓掌，發笑，很滿意的名字；次之巴瑾司基的名一提，嬉笑怒罵，一齊迸出。朱德諾夫司基被派為冬宮委員。

現在停頓一下的似戲院中休息幾分鍾樣。

一位偉岸的農夫，鬍鬚蒙茸的臉上帶着怒氣，跨上台來，用拳頭擊着主席團的講棹說：“我們社會黨堅持馬上釋放在冬宮被捕的社會黨的部長。同志們，你們曉得不，那四位同志曾奮不顧身的向沙皇專制作戰，現在皆入比得保羅的牢獄中——歷史上最著名的埋葬自由的墳墓。”他邊打邊叫。另有一代表上台，站在他身邊，指着主席團說：

“革命民衆的代表，你們的領袖，被波爾什維克這樣侮辱，就忍坐視而不救嗎？”

托洛司基姿勢很穩重說：“這些「同志」是發覺有與克倫司基圖謀破壞革命的陰謀。有沒有理由把他們就馬馬虎虎釋放呢？自七月十六，十八以後，他們對待我們絕不客氣！”他用他最得意的喉噪高呼：“現在保護祖國與意志薄弱的已走了。目下全部防衛同挽救革命的工作，就在我們肩上。這是特別急須來工作，工作，工作！我們已決定寧死都不退讓！”

查司柯葉塞羅的委員，接着來說，氣喘不定，因騎馬的關係全身都沾着泥雷，“查司柯葉塞羅的衛戍師都在守衛彼得格勒城門，準備保護蘇維埃政權同革命軍事委員會。（歡呼如狂）更班隊由前線上開回，現到沙司柯乙。兵士是歸順我們的，他們承認蘇維埃政權與土地歸農民，生產管理歸工人之必要。更班隊的第五團，駐在沙司柯乙是歸順我們的。”

第三更班團在執忱若狂之中，報告更班隊在

三天以前被派由西南方大戰線回來，保護彼得格勒。他們懷疑秩序二字的意義。在伯爾采司基車站上會着由沙司柯乙第五團回來的代表。他們開一個聯席會議，發覺在更班隊中沒有願使自己的兄弟流血，或擁護資產階級與地主政府的。

加伯柯司基，代表孟雪維克國際派提議選舉一委員會，找出一和平解決內戰的辦法。羣衆大呼：“沒有和平解決，勝利就是解決。”大衆反對，於是孟雪維克國際派退出大會，受盡種種侮辱。現在沒有恐怖了，加米尼夫從台上向他們的背後高喊：“雪維克國際派宣言和平解決的問題，是非常緊急，但是他們又贊成議事日程緩討論，給那些要宣告退出大會的入一個機會。這很明顯退出大會是這些賊徒預先決定的。”

大會議決對於退出大會的黨派不理，仍然繼續進行發表告全國工農兵的書：

工農兵同志們！

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大會已開幕了。這是代表大多數蘇維埃的，根據大多數工農兵的意志，根據彼得格勒工兵暴動勝利，大會已行使職權。

臨時政府已死滅了！大部份臨時政府的官吏已經被捕。

蘇維埃政權即刻會向各國提出德謨克拉西的休戰條約，前線上馬上停戰；地主長族與廟產的土地，担保利交土地委員會處置；保護兵士權利，實行軍隊完全民主化；建立工人管理生產權；在相當時期，担保召集國民會議；設法供給城市的麵包，供給鄉村的必須品；俄國各民族，有自決的權柄。

大會議決：地方政權移交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手中，執行革命秩序。

大會號召戰壕中的兵士注意并立定脚跟。蘇維埃大會相信革命軍隊曉得如何防衛革命，免被帝國主義的攻擊，一直到新政府直接向各國提出總謨克拉西的休戰條約。新政府將採取一切

必要的步驟，籌備革命所需要的物件。這就是用堅決的政策扯有產階級的稅，並改良兵士和工人的家庭生活。

柯尼諾夫，克倫司基，加列丁與其他圖領率軍隊反抗彼得格勒。被克倫司基欺騙的幾團軍隊，現已站到憤慨的民衆方面來了。

兵士同志！你們發出強壯的抵抗力對付柯尼諾夫黨人。僅守位置！

鐵路工人同志們！你們停止克倫司基所開來反抗彼得格勒的軍用車！

兵士，工人，店員們！革命的生命與德謨克拉西的和約，還全在你們的手裏！

革命萬歲！

全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大會。

恰在早晨五點十七分，克萊能可，因勞苦過甚行路傾軟，爬上講台拿着電報在手。

“同志們！前方第十二軍恭賀蘇維埃大會，宣告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揮北方！”會場中，人聲鼎沸，有互相擁抱而至於哭者。“謝米索夫已承認委員會，臨時政府的沃伊廷司基已辭職。”

列寧與彼得格勒工人議決舉行暴動。彼得格勒 維埃推翻臨時政府。大會中發生政變。現在戰勝了俄國全國，並且戰勝了全世界！俄國從此漸漸興旺了嗎？全世界又怎麼樣？各國民衆起來響應造成一個紅色世界嗎？

雖在早上六點鐘，夜氣仍舊沉重，淡薄白色的曙光，罩着恬靜的街市，使瞭望火與破曉的色影，模糊朦朧，瀰漫全國。

第五章

革命的前進

十一月八號禮拜四，在騰動紛擾的城中，天始破曉。全國鼓起一個大風潮，表面上一切都安靜。成百成千的人們，早起夜眠，照常工作。彼得格勒街上的車行駛如故。商店酒館戲院依然開門。圖畫展覽會大登廣告，普通生活的曲徑，依然如故。即令在軍隊中亦覺平凡。沒有別的

東西能夠像社會有機體的生活素，這樣奇特，遇着最壞的災危時能自己營養，自己娛樂，自己保暖以求生存。

空氣充滿了謠言，說克倫司基在前方再起，率領大兵攻打都城。人民意志報登載他在請戈夫發出一張告示：

波爾什維克盲目的企圖釀成秩序紊亂，使國家繫於懸崖之上。現在要求我們每個人的犧牲心，勇敢心與意志的力量來戰勝這個祖國正在經過的恐怖試驗。

新政府的組織在沒有宣佈前，每個人應當對於流血的俄國謹守位置，勉盡應職，務當記得稍有干涉現在軍隊組織的，必致產生無可補救的災禍，向敵人在前線上開門。所以很要緊的是不惜任何代價去保存軍隊的道德，使秩序與軍隊不受新的打擊，使長官同屬員中間的信任心絕對維持。我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命一切委員與領袖，謹守位

置。我本人履行最高總司令的職務，直至臨時共和政府宣佈她的意志時為止。

各牆上貼有答覆這篇文章的告示：

“過去的官吏如柯諾華維夫，漆樹金，忒雷錢可，馬林托唯，尼威挺，還有其他皆已被革命軍事委員會捕獲。克倫司基已逃。特令各軍就近設法急捕克倫司基送交彼得格勒。凡幫助克倫司基的行爲，即以違抗國家重罪懲辦。”

機器一開動，革命軍事委員會如火花樣發出命令通告，訓令等等。指令把柯尼諾夫解到彼得格勒來。被臨時政府囚禁的土地委員會的委員，現在恢復了自由。軍中廢除死刑。政府人員繼續工作，如有拒絕，必加嚴辦。搶劫，擾亂秩序，與商家操縱，絕對禁止，違即處以死刑。暫時指定各部委員如下：外交部伍李司基與托洛司基；民政與司法，賴可夫；勞工部，西李亞尼可夫；財政

部，孟仁司基；公安部，柯蘭泰夫人，商人，道路與交通三部，盧那查爾斯基；海軍，水兵柯比兒；郵政電報，司比羅；戲院，莫雷唯阿夫；國家印刷，喬比且夫；彼得格勒市政部涅司感羅夫；北方前線，波鄰，

通告軍中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通告鐵路工人維持秩序，特別不要遲延輸送糧食到城市與前方去。允許他們派代表到道路會交通部來為他們的報酬。

有個告示說：“哥薩克兄弟們！你們現被人引誘反抗彼得格勒。他們逼迫你們與首都革命工人兵士來宣戰。你們的公敵是地主與資產階級。他們說的話，你們不要相信一字。在我們大會中，全國有自覺心的工農字的團體都派有代表。大會很願歡迎工人哥薩克加入。黑色百人團的將軍，是地主與最殘酷的沙皇的心腹。尼古拉是我們的敵人。他們對你們說，蘇維埃要沒收哥薩

克的土地，這是謠言。革命只從大哥薩克地主手中奪取土地分給人民。組織哥薩克代表蘇維埃！聯合工兵代表蘇維埃！告誡黑色百人團，你們不是民衆的賣國賊！你們不願受全俄國的革命唾罵！哥薩克兄弟們！不要執行民衆敵人的命令！請派代表到彼得格勒來與我們商議。彼得格勒衛隊中哥薩克人很可尊敬的，沒有滿足民衆敵人的希望。哥薩克兄弟們！全國蘇維埃大會向你們伸着如兄似弟的熱手。俄國哥薩克與工農與兄弟團結萬歲！

在他方面，也有告示，傳單，到處散發。報紙上總是說譏誚怒罵。并預告大禍將到來別的武器皆在蘇維埃手中，現在只好在報紙上宣戰。

第一個宣戰的是救國革命委員會的告示，廣泛的流行俄國與歐洲。

俄羅斯共和團的同胞們！

十一月七號，彼得格勒波爾什維克黨人違背革命民衆的意志，藐視國法，逮捕臨時政府一部分官吏，解散國會，宣佈一個非法的政權。在外面最大危險的時候，如此搗亂反抗俄國革命的政府，實在是違背祖國的罪惡。

波爾什維克的暴動，絕國家正當防衛一個致命的打擊，無底止的延長了很切望的和約時間。

波爾什維克啓釁內戰，把國家放在無政府黨與反革命派的恐怖之下，使國民會議所要創造的共和國與給人民土地權兩件大事，通通打消。

救國救革命委員會在十一月七日晚上成立，保存合法的政權，建設臨時政府，根據民主勢力使國家走到國民會議，從無政府黨與反革命派手中救出來。委員會號召你們不要承認搗亂的政權。不要服從牠的命令！起來保護國家與革命！保護救國救革命委員會！

簽名的：國會，市議會，第一屆全俄蘇維埃中

央執委，農民蘇維埃中央執委，此次大會中的前方隊，社會革命黨，孟雪維克，工團統一社會民主黨，與蒲列哈諾夫的小派。

第二個宣戰的是社會革命黨，孟雪維克與農民蘇維埃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標語：

飢荒會消滅彼得格勒！德國軍隊會蹂躪我們的自由！

如果我們有自覺心的工農兵市民不全體聯合，黑色百人團反動派會遍布全國。起來！不要信波爾什維克所允許的！允許馬上講和是扯謊的！允許麵包是欺人的！允許土地是鬼話！

他們的腔調大抵如此：“同志們！你們已經很可恥的殘酷的被騙了！抓取政權只是那些波爾什維克黨。他們把他們的計劃瞞了組織蘇維埃的其他社會主義黨。你們允許有麵包與自由，但反革命派利用波爾什維克所造出的無政府狀態，剝削你們的麵包與自由。

新聞報紙一樣的急裂，人民公理說：“我們的責任是揭開工人階級的背賊的假面具。我們的責任是條動我們全體力量，保護革命的真理！”

新聞報最後一次，以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說話，大施兇惡報復手段，“至於講到蘇維埃大會，我們堅決認為沒有這大會。我們堅決的認為這不過是波爾什維克派的私人會議。這樣，我們沒有權柄取消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

新生命報提議一個能聯合各社會主義黨的新政府。嚴厲批評社會革命黨與孟雪維克退出大會的行爲。指出波爾什維克的暴動，明顯的爲了一件事：想與資產階級聯合的夢想是白費了一肚子力。

工人之路改爲真理報，列寧的報紙在七月被封一次。牠當頭一喝：“工農兵！在三月我們打倒貴族的專制。昨天我們又打倒資產階級的專制。現在第一件任務是防衛向彼得格勒人一切唾罵。

第二堅決的勒繳彼得格勒反革命份子的械。第三是堅決組織革命政權，担保民衆公共的政綱實現。

立憲民主黨的機關與普通資產階級怎樣表現。對於全部事件則採取輕視的態度；對於他黨則是一個“我告訴爾如此”的口吻。有勢力的社會民主黨人，只見在市議會與救護委員會前出沒。此外資產階級不敢現身，只在計算時間快到，因為當時除了列寧、托洛司基與彼得格勒工人兵士，沒有人想到波爾什維克人能夠保存政權到三天以外。

那天下午在高大，帶圓形戲院似的尼古拉廳子內，我看見市議會傲坐不動。站在周圍的反動派算到齊了。人情洵洵。老市政長，舒雷賓，鬚髮斑白，態度嚴重，敘述他昨晚到詩馬尼用自治市政府名義提出抗議。他告訴托洛司基說：“碩果僅存的合法政府，只有市議會是平等，直搗按投

票各種法子選舉出來的，不能承認你們這個新政權。”托洛司基回答說：“這還有國憲上的糾正。市議會是可以取消同再選過的。”在這個報告上有大聲疾呼的。那個老頭子連續對市議會講：“如果有承認用鎗頭產生的政府，好，這裏有個。但我們認為合法的政府，只有被大多數民衆承認而非少數人橫蠻霸道的創造出來的。”除了波爾什維克人，全場鼓掌。老頭子又宣告波爾什維克破壞市議會的獨立，據派各部的委員。

波爾什維克的演說者：盡力使他的聲音能夠聽見，大呼蘇維埃大會的議決案是俄羅斯全國贊助波爾什維克行動的。他又說：“你們不是大彼得格勒的真代表。”於是有尖銳的侮辱聲音發出。老市政長莊嚴的告訴他，市議會是最自由，投票選舉出來的。那個人答覆：“是，但這是老早以前的，像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與軍事委員會一樣。

有些人叫：“沒有新的蘇維埃大會產生！”波爾什維克黨人不願在反革命穴巢內久坐，我們要求改選市議會，”有些這呼的。於是波爾什維克人退出議廳，後背有呼：“德國經理！打倒賣國賊！”

新加內柯夫，立憲民主黨人，要求凡願當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的市政廳辦事人員，一律撤差被控。舒雷寶站起來提議市議會應反對波爾什維克人無理解散市議會，牠是民衆合法的代表，誓不離職。

亞里山大廳外面又在擠開救護委員會。請戈比立夫演講：“從沒有那次革命的危機如此突變，從沒有俄國生存問題如此激動民衆焦慮，從沒有歷史把“是俄國非俄國”的問題，弄得如此一場糊塗。救革命的時光已到。我又覺得革命的德謨克拉西的勢力要密切聯絡。只有用他們有組織的意志，救國救革命的中心，才能成立，“我們甯死而不降，”這類的話還不知說了許多。

在熱烈鼓掌聲中，鐵路總工會宣告加入救護委員會。幾分鐘後，郵電工人也加入了。孟雪維克國際派走進會場，滿臉笑容。鐵路工人說，他們不承認波爾什維克，並且把全鐵路機器操在手中，不信託任何橫暴政權。電報局代表宣告波爾什維克一日在辦公室，他們的電機師一日不上工。郵政局工人不收發詩馬尼的信件。詩馬尼的電話線完全割斷。有很高興的報告烏雷司基如何來到外交部要求祕密協約，以及涅雷托夫如何把他趕出去，政府用人一律停工。

這是俄國式的很久計劃的戰爭。戰爭只用罷工與怠工。當我們在座時，主席宣讀名單與職務表；如此如此就算各部組織完全了。某個到銀行去，某個某個到軍營中去勸兵士中立，說：“俄國兵士！不要流你們弟兄的血！”一委員會派去與克倫司基商議。還有些派到各省城中去組織救護委員會支部，聯合一切反波爾什維克分子。

羣衆很憤激的說：“這些波爾什維克能夠命令智識分子嗎？我們將指示他們！”沒有別的東西能夠像這次會與蘇維埃大會兩相比較有趣。在那裏是些不剃頭的兵士，骯髒的工人，農夫——盡是農民，忍傷受痛的爲生存奮鬥。這裏是些孟雪維克，社會革命黨領袖，如亞生立夫，唐，李伯耳，原先社會黨的部長，如詩戈比立夫，超諾夫，與憲法民主黨人爲油餓的夏司基，瘦削的唯納厚，摩肩並坐，還雜些新聞記者，學生與各派的智識分子。這個會場的人物飽食浚衣，我沒有在他們中間看見三個無產階級。

消息傳來，柯 諾夫的忠臣，莫哈默總師在拜哈夫炮殺衛隊。他逃出來了。加列丁向北開拔。莫司科成立一革命軍事委員會，與城內指揮官商議接收兵工廠，以便武裝工人。

謠言，謊語，牽強附會之說等等，與這些事混合起來。例如一個少年靈敏的立憲民主黨人，從

前是米留可夫與忒雷鐸可的秘書，把我們拉到旁邊，告訴我們冬宮所發生的一切事變。

“波爾什維克人由德奧兩國軍官領導。”說得很堅持的。

我們客氣的回答：“這樣嗎？你怎麼知道？”

“我有一朋友在那裏親自看見。”

“他怎麼能夠說他們是德國軍官？”

“呵！因為他們穿德國制服。”

這樣曖昧的故事，不知若干，不僅嚴重的登在反波爾什維克報紙上，還有許多人，社會革命黨與孟雪維克，素稱為注重事實的，也相信為真。

還有許許多多故事，講到波爾什維克的搗亂與恐怖。例如講紅軍不僅把冬宮劫掠一空，並且繳了學生軍械後，還大施屠殺。有些部長祕密中斷送性命。至於婦女兵，許多被奸淫，有些被污辱之後，慚憤自殺。這些故事，都被市議會的人圍圍吞棗的嚥下去。更壞的，有些學生軍與婦人，讀

了這些可怕的詳情，甚至於還列有名字表。到了晚上，市議會被發狂的民衆包圍起來。

特別一例，即爲馬諾夫王子的條件。他的屍體，像各報盛傳，發現浮在莫伊運河。幾點鐘後，王的家屬又不認領，只說太子被捕。所以報紙又證明這死人是利米索夫將軍。我們調查這位將軍，並沒有死，並且追究不出其他所發現的人一點綫索來。

我們離開市議會時，兩個童子軍在涅司基正門口一大堆羣衆中散傳單。盡是些做生意的，店員，書記在那裏。有張傳單是由市議會發出來的。

市議會在十月二十六日會上，觀着現在情形，特令：不騷擾私人住宅。經過房屋委員會，喚醒彼得格勒城內居民，遇有以武力闖入私人住宅者，準即堅決抵抗。爲自身防護利益起見，不妨施用武器。

在立忒尼街角上，五六個紅軍與一對水兵包住一個賣報的，要把孟雪維克的工人報繳過來。有個水兵把他的報紙撕爛。他大怒，向他們喧鬧。把拳頭拚命的搖。大堆流氓圍攔來，與巡查隊吵。一個小工人不憚煩的重三覆四的向他們與賣報的解釋：“報紙內面有克倫司基的宣言同告示上說我們殺了許多俄國人，這會釀成流血慘劇的。”

詩馬尼在可能範圍內比從前緊張得多。黑暗的走廊上行人如舊。工人播鎗，領袖挾皮包，爭辯呀，解釋呀，下命令呀，忙得不了，朋友同下級軍官總圍住他們。人們弄得不成樣子，盡是些失眠過勞的活怪物，頭髮不剃，一身不洗，兩眼緋紅，固定他們的目標，開足馬力，向前疾奔。他們有許多事情要做，真的多！接收政府，組織城市，防備德人，使衛隊繼續忠實準備與克倫司基開戰，告訴各省事情怎樣發生，從海參崴到亞昌者兒廣

大的宣傳……。後府與市政府兩處的傭人，都不服從委員命令。郵政停止交通。鐵路不開車。克倫司基要來。衛隊不能全部靠得住。薩哥克準備待時而動。不僅有組織的資產階級反對他們，還有其他社會民主黨，除開左派社會革命黨，少數孟雪維克國際派，與社會民主國際派三派在外，就是他們也沒有表示態度。同波爾什維克一塊的，當真只有工人兵士羣衆，農民數量不得而知。還有一層，波爾什維克是個政黨，却沒有充分受過訓練與教育的人。

慮那查爾司克來到門口磴子上，用一種滑稽的慌張報告，商人部長不曉得什麼叫做商務。在樓上啡啡館角裏坐一個人穿件羊皮坎肩，其他的衣服，我可以說是睡騰去了，但他自己却沒有睡騰，鬍子有三天沒剃。他在一個很污的信殼子上畫，一面把鉛筆送在口內嚼，這就是財政部長孟仁司基。他的資格，曾在法國銀行充任過文牘。

有四個從革命軍事委員會辦公室跑出廳來，一面跑，一面在紙條上亂寫，這是四個委員派到俄國四鄉去傳達消息，辯駁同爭鬥的，好似隨便什麼爭辯與武器只管來不怕。

大會在一點鐘開，會場老早就擠滿了。到了七點鐘，還沒有主席團出現。波爾什維克與左派社會革命黨在自己房子裏開預備會。一互下午，列寧同托洛司基反對妥協。波爾什維克大部份都贊同多少讓步，以便組織一個聯合各社會黨政府。他們說：“我們走不通了！反對我們的太多了！我們沒有抓住民衆，我們會孤立。並且全部事業會倒抬！”加米尼夫，盧那查爾司克，同其他的人都是如此。

但是列寧有托洛司基在身邊屹立如石，說：“讓妥協派接受我們的政綱，他們才能進來。我們不放鬆一寸，此地的同志沒有勇氣與胆量，讓他們與其餘胆怯者同妥協派離開此地。我們有工

人兵士作後盾，仍然進行！”

七點五分鐘後，左派社會革命黨宣告願留在革命軍事委員會內。

列寧說：“看！他們願跟我們！”

過了一刻，我們正坐在大廳子報紙掉子邊。

一個無政府黨人，專為資產階級做報紙的，向我建議去看主席團。全俄蘇維埃辦公室內不見一人，彼得格勒蘇維埃會內亦然。我們這間房子搬到那間房子，走遍一個寬大的詩馬尼，沒有一人知道到什麼地方去找大會主席團。我那位同伴描寫他以前革命的活動，與在法國長期慌忙的亡命。至於波爾什維克，他告訴我，盡是些普通粗蠢人，沒有一點美學觀念。他的確是俄國智識份子的真標本，最後他到了十七號房子，站在來來去去異常擁擠人們中間。門一開，走出一個肥胖平臉的大漢，穿軍服而不釘徽章。他似乎在笑，那個笑一分鐘後，有人看出是太勞了的冷笑。這就是克

萊能可。

我的朋友是個短小伶俐的青年，發出歡喜聲音，踏步進去，“革西李唯同志，你還記得我嗎？我們曾在牢裏會過。”克魯能可盡力集中他的腦精與視線，說：“對，爲什麼不記得？”他答了後，把他上下凝視一番，表現很好的友誼，“你好不好！”他倆接起吻來。“這晌做什麼？”說畢把平臂互相挽着。

“呵！我來看看，……你們已成功了！”

“是，無產階級革命是個大的成功。”他又笑，“不然我們總有機會在獄裏相會的。”

我們再來到走廊上。我的朋友說：“你看我是克魯波得金的信徒。這次革命對於我們，是個失敗；並沒有鼓動羣衆的愛國心。這當然是證明民衆還沒有準備革命。”

恰恰八點四十分，歡聲雷動，報告主席團出場。其中有列寧，偉大的列寧，一位矮小輕幹的

人物，兩肩抬着一顆大頭，光禿飽滿，小眼睛，紅鼻子，寬嘴巴，肥下頰，現在面孔修得精光，但是他的現在與將來出名的鬍子，已開始為小筍根根聳起，一身襤褸的衣服，褲似乎太長，羣衆中一個不壓人的偶像，却被人景仰愛慕，歷史少有的領袖，一個奇異的民衆領袖，一個全憑天才的領袖，無色彩，不滑稽，不妥協，不屈伏，沒有什麼別的怪脾氣，只有一付本領，能用簡單字句解釋深奧理想，能分析具體的環境，這些這些，聯合起來，成了一個偉大的智識份子中敢作敢為的人物。

加蒙尼夫讀出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計劃報告，廢除軍中死刑，恢復宣傳自由權，釋放政治犯的官長與兵士，通緝克倫司基，沒收私人貯藏室的糧食。鼓掌大作。

猶太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又來出席。波爾什維克不妥協的態度是可以嚇通許多革命黨人，所以猶太社會民主黨的代表也再不能久坐在大會上

了。地下羣衆大呼：“我們想你們昨天已出去了！你們走來走去還要幾次呢？”

孟雪維克國際派上來。有呼！“什麼？你們還在此嗎？”演講者解釋道，只有一部份孟雪維克國際派退出大會，其餘的還留在此。我們革命，把政權移交蘇維埃，對於革命是危險的。甚至於死亡的。”停止一啊，他又說：“但我覺得我們職任是要在大會裏反對移交“政權的。”

接着其他演講者發言秩序大亂。東河一個煤礦工人要大會設法反對加列丁不供給首都煤與糧食。有幾個兵士剛從前綫上到的，帶有他們團部的誠懇祝詞。現在列寧攀着講台邊，放出他的小而開闊如電的眼睛，週視羣衆，似乎沒有留心到剛才幾分鐘的鼓掌勝利，鼓完之後，他簡單的說：“我們現在要進行建設社會主義的秩序。第一件事是採取實際步驟實現和平。我們向受災國的人民提出和約，據蘇維埃條件，不割地，不賠

款，民族自決。同時按照我們的允許，我們將印出不承認的祕密協約。戰事與和平問題，是很明顯的。我想我可以不加說明，讀出告受災各國民衆的宣言的目的。

他的嘴巴似乎在笑，讀時，口張得寬，他的聲音粗——却不討厭，不過經過年年演講，現在變得如此。——很平板的繼續下去，要注重的地方，身子稍灣，沒有什麼姿勢。在他面前，一個個簡單的面孔專心虔誠仰視於他。

向各受災國的人民及政府的宣言。

十一月六七兩日革命中所創造的根據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工農政府，對各受災的人民及政府提議，馬上開始磋商公允民主和約。

政府所謂公允民主和約，是大多數工人同勞動階級在大戰中精疲力倦所希望的。這個和約，是俄國工農打倒沙皇帝制後，繼續不斷的要求。馬上休約，不須割地（即就是說，不要征服外國疆

土，不要強迫其他民族歸附和併)不要賠款。

俄國政府，向受災人民提議，馬上結束這件和約，要他們自己表示願意，在堅決的步驟上進行談判，以此條約爲目的，在各國各民族全權大會追認和約中一切條件前，應毫不遲疑。

如果要允許富強的國家瓜分弱小的被征服的民族，而延長這次戰爭，在政府認爲這是違反人道主義的大罪惡。本政府當嚴重宣告他的決心來簽和約，是要在上項條件之下停止大戰，使一切國家一樣公平，沒有例外。

本政府決廢除一切祕密外交，向全國表示他的決心。在日光之下，民衆之前，進行一切和議，并且要馬上公佈俄國地主資本階級政府從一九一七年三月到十一月七日所認可的，簽好的。全部祕密協約。祕密協約中一切條款，大部份已發現，是有目的的爲俄國資本家謀利益，爲俄國帝國主義者維持或擴大割地的藩居國。與政府不待

討論，馬上宣告牠的死刑。

本政府在向各國政府及人民提議進行公開和約磋商時，同時自身準備在各國代表會議中或在郵電上實行這些磋商，本政府又為這次會議便利起見，指令在中立國內幾個全權代表。

本政府向受災國政府及人民提議，馬上停戰三月，不僅在大國小國（凡一切牽入這次大戰或被迫參加的國家）的代表之中，能夠開必要會議，還可召集各國民衆代表大會，在某種形式上接受和約條件。

俄國臨時工農政府向各受災國貢獻和平，特別注重最講人道主義而且是大戰中最重票的三大強國中之有自覺性的工人，——英，法，德。這些國家的工人，對於人類進步及社會主義。盡了許多義務 最榮耀的先例，即英國的憲章運動，法國無產階級所做的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各種革命運動，其次即德國反抗例外法律的爭鬥，給世界工人長

期堅決的鬥爭的先例，產生德國無產階級有力量的組織。——這些無產階級英雄氣概的模範，歷史的紀念品，我們看來，是保障這些國家的工人必能瞭解他們所負的責任，要從大戰結局及恐怖中解放人類，並且這些人用他們的堅決，強壯，與繼續的行動，會幫助我們，使和平勝利成功。同時使勞動羣衆從奴隸剝削中得到解放。

鼓掌的聲音一息，列寧又說：

“我們向大會提議承認這個宣言。我們對各國政府及人民一樣說話。如果這個宣言，專對受災國人民說話，是會使和平結局長期拖延下去的。休戰中所草的和平條件，要國民會議承認，我們所以定下休戰三月，是希望給人民在赤血屠殺之後有一個長期休息，並且使他們在充分時間內選出他們的代表。這個和平提議，必遭帝國主義政府反抗。這一點我們應當明白。但是我們希望在受災各國中爆發革命，這就是我們特別向英法

德三國工人說話的。

俄國十一月六七日的革命，是社會革命的新紀元，工人運動在和平社會主義名義下，必會成功完成她的使命。”

他的演講很冷靜，而又有力量能夠鼓動民衆的腦精。懂得這點，才知道爲什麼民衆愛聽列寧的演說。

經大會投票議決，只許各政黨的代表在每個議案上發言，時間限定十五分鐘。

第一個發言的加雷杖，代表左派社會革命黨說：“我們的黨沒有機關對於這個宣言加以修改。這是波爾什維克的私人文件。但我們投他的票，因爲我們贊成他的精神。”

克雷馬羅夫代表社會民主國際派。他是個高而兩肩垂下兩眼近視的人，反對派最有名的丑角。他說：只有各社會黨合組的政府才有權利採取這種重要行動。如果社會黨能聯合，全部政綱

方加以擁護。不然，則只擁護一部份。至於宣言，國際派完全同意其中主要點。”

於是熱忱高漲，發言者先後相繼，烏克蘭社會民主黨贊成；立陶宛社會民主黨贊成；工團主義者贊成；波蘭社會民主黨贊成，但願社會黨聯合；特立社會民主黨贊成。……他們如火獎身，有說：“世界革命到了，我們是先鋒隊。”又有說：“大同世界的新紀元到了全世界的人民成爲一大家庭。”有個無派別的委員發言：“此處有點矛盾，起首你們提議和約不割地，不賠款，接後你們又說，你們要去慮一切和約提議，考慮的意思就是接受。”

列寧起立：“我們需要一個公平和約，但我們不畏戰爭。我們的呼聲，帝國主義的政府或者置而不理。但我們不下哀的美敦書。這却是絕對只不得的。如果德國無產階級確實了解我們是在準備考慮一切和約條件，這恐怕是碗裏流出最後一滴希望，——德國就會爆發革命。我們同意

考查一切和約條件。但這不是我們接受一切條件。爲了幾個條件，我們是奮鬥到底的。但是爲了其他條件，我們覺得再不能延長戰爭。總之我們要「結大戰。」

恰到十點三十五分，加蒙尼夫問，有贊成宣言者請舉手，有個代表胆敢舉手反對，但是他的周圍，大聲齊發，嚇得急刻把手縮回。全場通過。

驟然間，我們被神經刺激，不覺起來齊唱國際歌。一個龐大老兵如小孩樣大哭。柯蘭泰的眼淚滾滾而下。大聲撼動全場，穿破窗戶，最後則滅於雲霄。傍我一個青年工人臉上發光，說「大戰終矣！大戰終矣！」唱歌一畢，全場肅立。背後房子有人呼「同志們，讓我們紀念爲自由而死的同志！」我們開始唱三月喪歌，悲涼凄壯，誠足動人，其聲調是代表俄國而不似，國際歌有外國氣味。悲壯的三月喪歌真是已死民衆的靈魂。現在他們的代表坐在此地建設新俄國，（或不止此）

而地下人已不可見矣！

爲民衆的自由與尊貴。

你們已死於艱難苦戰之中。

你們曾在可怕的牢獄中茹苦含辛。

你們曾鎖鍊加身，顛沛流離。

你們帶着鎖鍊不發一聲，因爲他們忘不了你們受苦的兄弟。

因爲你們相信公理是勝過刺刀。

時間要到，你們受屈的生命快見光明。

那個時候近了，專制推翻，民衆起來，如何偉大。如何自由！

兄弟們，再見，你們走在高尚的道路上，踏着你們的血而來的，是新的生力軍隊準備鬥爭犧牲。

兄弟們，再見，你們走在高尚的道路上，在你們墳墓上，我們汗戰不息，爲人民的自由與幸福。

就是如此，三月烈士長眠於火星場，寒冷兄弟墳墓中。就是如此，成千成萬的已死於牢獄，充軍，與西伯利亞礦穴。他們希望要來的，智識階級所不希望的，已前沒有來的，現在確來了。所用的方案粗糙浮躁，所表現感情衝動值不得注意，但却是實的。

列甯宣讀土地法令

1, 無代價的廢除土地私有權。

2, 地主, 皇族, 宇宙, 教堂的一切土地及牲口農具, 房子, 家俱等, 移交城市中土地委員會與縣中工兵代表蘇維埃保管, 一直到國民會議為止。

3, 沒收的財產, 現屬於人民, 如有傷損, 認為大罪, 交革命裁判委員會嚴辦。[※]各縣兵工代表蘇維埃將採取必要手段, 在接收地主土地財產時, 注視嚴格的秩序, 決定每塊土地的範圍, 大小, 及那些應當沒收的。登記沒收的財產, 嚴格保護土地上一切農業財產如房屋 耕具 耕牛, 生產材料等,

一概移交人民手中。

4. 爲指導實現土地改革，與國民會議最後議決起見，特發出以下農民訓令，這是根據全國農民蘇維埃出版部新聞報上所發表的二百四十二號農民訓令而起草的，並且還要在所說的新聞報上登載。

在軍隊中服務的農民，與可沙克的土地，概不沒收。

列甯解釋：“這不是從前超羅夫部長的計劃。他說建立一個有格式的工作，要自上而下實現改革。現是自下而上，馬上要解決分配土地的問題。每個農民所領土地的分量，隨各地環境而定。”

“在臨時政府之下，地主公開的不服從土地委員會的命令——那些土地委員會是由兒沃夫計劃的，新加雷阿夫實現的，克倫司基所治理的！”

在開始討論前，一個人從人羣中衝出來，爬到台上，這就是農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皮安尼克。他差不多氣得發瘋，說：“全國農民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反對逮捕我們的同志，如撒喇金與馬茨羅夫！我們要求立即釋放。他們現在禁在比得保羅砲台內。我們要馬上動起來！不要失去時機！”

一個紅眼蓬鬚的兵士接着說：“你們坐在此地，口講給農民以土地。你們自己變成專制魔王，違反農民所選出的代表。我告訴你們，如我們同志有一毛之損，你們馬上就要吃一顆炸彈。”羣衆大為鼓動。

托洛斯基大受歡迎，站起來，冷酷面孔，覺有權在手，說：“昨天革命軍事委員會原則上議決釋放社會民主黨與孟雪維克人，如撒喇金，馬茨羅夫，沃多夫，同馬林安托唯。但是他們回家後仍然拘留察看，等我們審查他們在柯尼諾夫案中他

們與克倫司基的叛逆行爲。”

波安宜克說：“隨便在那個革命中，沒有看見像這樣的事情。”

托洛司基回答說：“你這樣的事情在每次革命中都是常有的。七月時候，我們同志被捕，當柯蘭泰由醫生證明被放時，亞生立夫還放兩個密探在他的門口。”農民退出大會，口中憤憤不平。背後則只聽到——一陣奚落譏笑聲。

左派社會革命黨代表說到土地法令，原則上大致贊成。但他的黨未討論以前不能投票，應去同農民蘇維埃會商。

孟雪維克國際派亦堅持要先與黨商量。

馬克思黨農民無政府派的領袖說：“我們應當尊敬一個第一次做事的政黨，勿需多費口舌。”

一個特別農夫站在台上，頭髮很深，穿着鞋子與牛皮衣，向會場四方行禮說：“同志們！同胞們！我願你們平安。門外有幾個憲法民主黨在走。你們

捉我們社會主義的農人，爲什麼不捉他們？”

這是一場激烈的農民辯論，恰如昨晚兵士辯論一樣。這裏是真正田間的無產階級。

有個說：“那些執行委員如亞生立夫與其他，我想是農民的保護者。他們又是憲法民主黨人！捉他們！捉他們！”

另一個說：“誰是皮安尼克；誰是亞生立夫？他們并非真正農民。他們是帶假頭髮的，民衆如何起來認識他們爲兄弟！”

左派民主黨提議休息半點鐘，代表剛要出去時。列甯站起說：“同志們！我們不要失掉時候，重要的消息，明早要在報紙登出，不要延！”

在熱烈討論爭辯與脚步聲音外，聽行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探子在叫：“十七房子馬上要五個宣傳家趕急出發到前方去。”

過了兩點半鐘，代表歸位，主席登台，常會再開始進行，登場宣讀各團來的電報，表示服從革命

軍事委員會。

會場在幽閑態度中聚集力量。莫司多倫前方的俄軍遣回的代表說：“我們受講友誼的協約國的痛苦多於敵人，”剛從十軍與十二軍到的代表氣喘喘的說：“我們以全力保護你們！”一個農人兵士反對釋放社會主義的叛徒，撒嚨金與馬茨羅夫，至於農民蘇維埃執委，應全體通緝。這真是革命的論調。從波斯俄軍回來的代表，要求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烏克蘭的長官說他的國語：“在這個時候，沒有民族主義。對哪，好哪，全國無產階級獨裁起來！”這種高超熱烈的思想。如洪水泛濫，俄國焉能從此默默無言！

加蒙尼夫發現反波爾什維克的勢力到處破壞秩序，於是讀出大會告全國蘇維埃的書：

全國工人兵士，以及一切農民的代表，蘇維埃大會號召各地蘇維埃採取敏捷的強硬的手段，抵抗一切反革命的反猶太人的舉動與搗亂的行爲，

隨便他們怎樣。工農兵革命的尊嚴，是不許任何擾亂存在的。

大彼得的紅軍，革命的衛戍隊與水兵，已經在首都維持很好的秩序。

工人，農人，兵士，你們應當以大彼得的工人兵士為模樣。

兵士與可沙克的同志們！我們負有責任担保真正的革命秩序。

革命的俄國同全世界都注意我們。

兩點鐘，土地法令提出來提票，只有一票反對。農民代表喜歡欲狂。布爾什維克人為此向前疾奔，毫無抵抗，戰勝一切遲疑與反對。——俄國只有這些人有一定的行動政綱。其餘的人則多事空談。

現在有個瘦削襤褸的兵士起來，反對農民訓令中(削奪軍隊逃兵在鄉村中有土地分配權)的條

款。起初聽者頗討厭，後來他的動人的演辭，令人靜聽。他說：“一個逃兵違背他的志願，被迫而趨於戰壕中屠殺場。這點，你們自己在和平法令上亦認為無意思的，可怕的。他懷着和平與自由希望慶祝革命。和平嗎？克倫司基又強迫他到加利西亞去屠人屠己；他呼籲和平，忒雷錢可付之一笑。自由嗎？在克倫司基之下，他的委員會被取消，他的報紙被封閉，他黨裏的演講員被禁於獄。在他鄉村家中，地主向土地委員會排毀，同志坐牢。大彼得資產階級勾結德人，停止軍中糧食與軍用品。他無鞋無衣。誰人使他潛逃？就是你們所推翻的克倫政府！”演完之後，大受鼓掌。

另外一兵士反駁他說：“不要以克倫司基政府遮蓋潛逃無恥的行爲。潛逃的是賊徒。他跑回家去，丟他的同志在戰壕中孤妻的受死！逃兵是賣國賊，應該受罰。”有大聲呼曰：“是！不錯！”加蒙尼夫急速提議這件事歸政府議決處理。

早上兩點三十分，異常清靜，加蒙尼夫讀出政權組織的法令：

在國民會議開會前，成立一臨時工農民時政府，名爲人民委員會。

國家各部行政機關，委之於各委員會。牠的組織應當整理，以期實行大會政綱，與勞動工人，勞動婦女，兵士，水兵，農人，店民各員衆團體，親密聯絡。政府權柄在集團制，其組織每委員會設一主席，名爲人民委員會會員。

營理人民委員會的工作與撤換他們的權柄，屬之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與中央執行委員會。

仍然肅靜；他讀到委員的名單時，每個名字讀出之後，繼以鼓掌，特別是列甯的名字。

人民委員會的主席	列甯
政務部	賴可夫
農工部	米留頓
勞工部	李亞尼可夫

海陸軍事 爲委員會，以安

托諾夫，克萊能可，同戴彭可爲委員。

商務實業部 路真

民衆教育部 魯訥查司基

外交部 托洛司基

司法部 羅夢夫

糧食部 忒沃多羅唯

郵電部 亞唯羅夫

民族委員會主席 司達林

鐵路部 後來補上

會場周圍裝着刺刀，代表身上帶有刺刀，革命軍事委員會全付武裝。布爾什維克主義要武裝起來。趁西南風吹來克倫司基的號聲，同他作一死戰。此時沒有一人回家，反有許多新來的涓涓不得的進來，與那些久立不懈的兵士工人，把會場塞竭貼實。空氣之中，充滿衣服汗臭，紙烟香味，與人的呼吸。

亞菲羅夫新生命報的主角，以左派社會民主國際黨同殘留的孟雪維克國際派的名義演講，他穿着俏俏的外衣帶着青年活潑的面孔，翩然出場說：

“我們應當問問自己，我們到什麼地方去？聯合政府所以容易創立，並不是因為民主黨左派有力量，而是因為舊政府無能力給人民以和平同麵包。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左派亦不能維持政權。

“能給人民以麵包嗎？米糧缺乏，大多數農民不得跟我們，因為我們不能給他們所需要的機器。餓料與其他必需品；差不多找不到手。”

“講到和平，這更難了。協約國不與請戈比李夫談話。他們永不接受你們的和平提議。在倫敦，巴黎與柏林，你們是不被他們承認的。

“你們也不能靠住協約國無產階級的幫助，因為在大多數國家內，革命爭鬥相差甚遠。注意，

協約國的德謨克拉西是不許司搭克河滿的大會召集的。關於德國社會民主黨，我同我們所派到司搭克河滿去的委員才登保同志談話。有極左派的代表告訴他，德國革命在大戰中是不可能的。”要阻止他發言的多且快。但他仍繼續下去。

“俄國孤立的結果，要就是德國把俄國軍隊打敗，在德奧聯合與英法聯合磋商和平之中，以俄國為犧牲品，或者單獨與德媾和。

“我剛聽到協約國的公使準備歸國，救國與救革命委員會在俄國各城市中到處組織。”

“這些巨難大難，沒有那一個單獨的黨可以征服的。只有大部分的民衆擁護社會主義黨聯合的政府，才能完成革命。”

他把他所代表兩黨的議決案讀出來。

認定要救護革命的勝利，就必須根據工農兵蘇維埃所有的革命的德謨克拉西，馬上設立一政府。又認定這政府的任務是要馬上得着和平，把

土地移交於土地委員會之中，組織實業生產管理，在一定時期召集國民會議，所以大會指令一個委員會經到會各民主黨派的同意後，來建設這樣一個政府。

不管勝利的羣衆革命情緒怎樣高漲，亞非羅夫的治靜雍容理性，把他們動搖起來。末了，笑罵呼叫的聲音銷沉下去，他講完時，還有鼓掌者。

加雷柯接着他說——加氏也是個年輕無畏懼的，他的誠心，無人起疑——他代表左派社會革命黨，只有這個黨始終跟着波爾什維克，只有這個黨代表革命的農人。

“我們的黨不參加人民委員會，因為我們不願把我們自身同退出大會那一部份的革命努力分離。這種分離，使我們不能做波爾什維克與其他民主黨派的中間人。這是我們在此時的重要職任。捨社會民主黨聯合政府之外，我們不能擁護

任何政府。

“我們更提出抗議反對波爾什維克的行爲。我們的委員從他們位置上起跑了，我們唯一的報紙工人年鑑，昨天票止發行。”

“中央會議現已組織有力量的救國與救革命委員會，向你們作戰。你們已經孤立了。你們政府得不到一個民主派的幫助。”

現在托洛司基站到台子上來，充滿了有信心同佔優勝的態度。在他的嘴巴上表現完全譏笑輕視的形勢。他的聲如搖鈴。大會羣衆站到他面前來。

他說：‘這樣顧慮到我們黨孤立的危險，并非新的。暴動前夕我們的失敗，已有人預言過的。隨便那個都反對我們，只有社會革命黨同着我們在革命軍事委員會。看！我們怎樣推翻一個政府而不流血？這件事是個頂好證據。我們并不孤立。實在只有臨時政府孤立。反對我們的民

主黨便是孤立，孤立永遠與無產階級斷絕關係。

“他們總說到聯合之必要。有聯合必要的，就只是工農兵的聯合。這是我們黨的光榮，已經實現這樣聯合了。亞非羅夫所說聯合是那種聯合？與那些擁護反叛人民的政府的人去聯合嗎？那種聯合并不能增加力量，例如我們能否與唐，同亞生立夫在我們隊伍中組織暴動嗎？”笑叫又起了。

“亞生立夫給了些少麵包，難道與宗雪維克人聯合就能多給些麵包嗎？在農民與下令通緝土地委員會的亞生立夫兩者之間，我們是選農民的！我們的革命仍舊是歷史上的階級革命。

“他們罵我們不徵求其他民主黨的同意。這是我們應當責備嗎？或者我們應當如加列林所說，責他們誤會了嗎？同志們，都不是的。一個黨在革命高潮，砲烟，滅的時候來說，政權在這裏，奪得來；但是政權到手，他們又走到敵人方面去了。這不是誤會。這是殘忍的戰爭的宣告。這不是

我們宣戰。

“亞非羅夫又答我們沒有和平效力——如果我們孤立。我再說，我看不出怎樣與與戈比李夫甚至忒雷隸可能幫助我們得到和平哪亞非洛夫用我們做代價的和平來恐嚇我們。我對於這裏的答案，如果歐洲繼續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統治之下，革命的俄國不能免的會失敗。

“現在只有兩條路走：俄國革命產生歐洲各國革命運動，或者歐洲列強破壞俄國革命！”

他的演詞，受了一番勇敢挑戰的鼓掌聲，還帶些人類勝利的思想。從這個時間以後，暴動的民衆在他們行動之中有自覺性及決斷心。這是永遠離不了他們的。

在他方面，戰爭正在準備。加蒙尼夫認識一個鐵路工人代表，滿臉仇恨，大放厥辭——又是一炸彈。

“用俄國一個頂強健的團體的名義，我要求發

言。我對你們說：鐵路工會教我告訴你們，鐵路工會關於政權組織議決案，如果波爾什維克人要與俄國全部德謨克拉西孤立起來，我們的中央執委是不擁護他們的。

“在一九〇五年，與在柯尼羅夫的時候，鐵路工人是很好的革命保護者。你沒有請我們出席大會。我是老的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請來的。她沒有請你們。”（此時有叱罵聲，但講者全不理）“我不承認這個大會是合法的。自孟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退出後，不足法企人數。鐵路工會擁護老全俄蘇維埃中央執，並宣告此次大會無權選舉新執行委員。

“政權應當是社會主義同革命的政權，對革命的德謨克拉西有權柄的機關負責。曾經不輸送反革命軍隊到大彼得來的鐵路工會，非到這個政權實現後，未有得本工會同意，誓不許執行任何命令。本工會把俄國鐵路管理權操在手中。”

末了，他的聲音被會場羣衆叫罵築突蓋住，再聽不見了。這實在是個嚴重打擊。主席團臉上現出不安之狀，只加蒙尼夫僅答覆大會合法是不成問題。因爲到的代表超過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所定的數目，所以孟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退出後，不生影響的。

現在投票解決政權組織問題，經極大多數通過，^致護人民委員會登台。

選舉新的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即共和國的新議院。只花了十五分鐘。托洛司基宣告百個委員中，波爾什維克佔七十，關於農民與退出大會的政黨，爲他們保存位置。托洛司基說：“我們歡迎一切黨派加入到政府來，這是合乎我們的政綱的。”

現在第二屆全國蘇維埃大會散會了。會員紛紛四散，準備回家報告大喜降臨。

差不多七點鐘，我們把送代表回家的汽車中

熟睡的開車師推醒。擁擠的車子中，沒有昨晚那樣歡喜。有許多現出躊躇不安之象，恐怕他們自己在說：現在我們是主人了；怎樣執行我們的意志呢？”

在我們房子前被巡街的市民在黑地下阻住，過細檢查，幸喜有市議會的告示左身邊到發生一點功效。

房東夫人聽見我們來，急忙出來，披件談紅色的披肩。她說：

“房屋委員會又來要你同其他的人去守衛。”

我問：“爲什麼要守衛？”

她說：“保護房屋婦女與小孩子。”

我問：“怕誰？”

她說：“強盜，同殺人的。”

我問：“設如革命軍事委員會要來搜查鎗械又怎樣辦？”

她說：“哈！這就是他們所藉口的。其實有什

麼分別？”

我嚴重告訴她，領事館不許美國僑民攜帶鎗械，尤其與俄國智識份子鄰居。

第六章

救護委員會

十一月九日禮拜五，可沙克政府發出下列通告：

可沙克政府看到波爾什維克人叛變，圖謀顛覆臨時政府，在大彼得首都攫取政權。特宣告這種行為是犯罪的，不能容許的，因之可沙克人決以全力擁護聯合政府的臨時政府。因環境太惡，我

們從十一月七號起在東河一帶執行職權。 以待
臨時政府復職，全國秩序恢復，然後完事。

簽名者

可沙克軍隊的政府的總統，加列丁克倫司基
在加京吶只有下列告示：

本臨時政府大總統兼總司令，現到前總統率
忠於祖國的軍隊。 特令大彼得軍事區域內一切
誤受人愚響應賣國家賣革命的軍隊，毫無遲疑的
復職效命。 各軍旅團等一律通告。 切切此令。

臨時政府大總統兼總司令克倫司基。克倫司
基給指揮扎方的將軍的電報如下

加京吶鎮，時被忠實團其不畏流血攻下。 克
倫基達兩連水手與塞米諾夫，同伊思梅羅夫司基
的團毫無抵抗繳械投降，并願編入政府軍隊聽命
效勞。 本總統兼總司令特令，所指令的軍隊單位
向前開拔，愈速愈妙。 革命軍事委員會已下令退
奔失！

加京吶大約離西南基三十方羅米突，晚上失守，兩連團兵并非水兵在該附近流離無主，確被可沙克包圍繳械，但未阻實他們編入政府軍隊。恰在此時，他們有些人驚愧交集跑到詩馬尼盡力解釋，他們並沒有想到可沙克來得太近，他們曾盡力抵抗過可沙克人。

革命前線上很明顯的大起糾紛。南方城市中的衛戍師，分成兩個或三個派別；一派是克司倫基的死黨，一派是擁護蘇維埃的，還有一派動搖不定。

革命軍事委員會迅速指令負責防衛大彼得事宜的一個隊長，姆老菲阿夫。此人在夏天曾組織過敢死團，并聽說他曾勸告克倫司基黨：“對波爾什維克人太寬仁了，這班東西應當肅清。”他是個有軍事頭腦的人，敢作敢為，爲人大抵誠懇。

我早晨出去時，在我的門邊貼了革命軍委兩張新告示，教各商店鋪面照常啓市；一切空房屋，

應交委員會處理。

波爾什維克絕俄國各省及外邊斷絕關係三十六小時矣！鐵路工人電報工人，不為他們傳遞消息；郵差不為他們送信，只有政府無線電每半點鐘發出一次到普及四方的公佈會宣言。詩馬尼的委員會市議會的委員，乘着特別快車賽跑全市。兩架飛機裝載宣傳品飛向前線。

但暴動怒潮遍及全國，其快遠非人方所及。黑松科蘇維埃通過議決案擁護大彼得暴動。戚夫的波爾什維克人佔領兵工廠會電報局，不過後來被恰在開可沙克大會中的代表把他們趕得出來。加璽的革命軍逮捕駐防衛戍司令部會臨時政府一委員。遠由西伯利亞。克雷斯諾耶司克傳來消息，蘇維埃已接收市政廳。在莫斯科，情形更壞。一面是皮革業工人罷工，一面是以開除恐嚇。蘇維埃投票通過擁護大彼得波爾什維克的行動，並組織有革命軍事委員會。

同樣的事到處發生。普通，兵士與實業工人最多數是擁護蘇維埃的。官僚，學生軍中等階級，普通是站在政府方面，如資產階級的立憲民主黨與穩健社會黨人樣。在各城市中都有救護革命同國家的委員會產生，準備內戰。

俄羅斯的問題是快要解決了。遠在一九〇五年已有頭緒，到了二月革命，已爲新秩序種下一粒種子。舊俄國只救了一個空殼而已。現在波爾什維克人一夜之間，分裂這個空殼。猶如人之吹烟。老俄國沒有了！人類社會經熱度而鎔化，從火焰飛騰之中，跳出一個兇狠不仁的階級爭鬥。然後逐漸結成一個新世界！

大彼得有十六部由糧食與勞工兩部統率罷工。只有這兩部是臨時政府在八月產生出來的。

世上不無孤立的人，但如波爾什維克人數量稀少，在灰暗嚴寒的晨光中，受着四面叢生的風潮，擎竿¹立，則處景實難矣！革命軍事委員會立

定脚跟，爲着生命奮鬥到底。早上五點鐘，紅軍定進政府的印刷室，沒收幾千份議會的抗議宣言，取消政府的機關報。資產階級的報紙一律停刊，尤其是老全國蘇維埃中央委執的雜誌現已改名，正在印刷，滿紙是憤怒挑戰的話：

晚上造反取消報紙的人，總不能永久欺騙全國人民。真理是會被人知道的！全國人民在欣賞你們這些波爾什維克先生！我們看！

中時過後，我們到了涅夫司基街。議會前的全街充滿了人民。四處站有紅軍與水手，槍頭上起刺刀。他們每個人都有幾個男女包圍，——學生，書記，店員，磨拳擦掌呼咒痛恨。石礮上站些童子軍與官員在散“無聲”報志。一個工人臂上纏着紅布，手中拿着手槍，怒得全身發抖，要把報紙搶過去。我想歷史上從沒有過這樣的事。一方面有些工人與兵士手中有鎗，代表一個勝利的暴動——那方面是一部份發狂的流氓，居在五馬

路，日正當中，咀咒叱罵；“賣國賊！叛徒！野蠻東西！”

把守門口的是學生與官員，纏着臂章，白地紅字；“公安委員會武裝團”，還有半打童子軍來往。樓上異常騷動，戈堡隊長走下台來說：“他們要解散議會。波爾什維克委員同着市政長在此。”我們到了樓邊，雷安查諾夫急忙出來。他要求議會承認人民委員會的委員。市政長誓不承認。

政府職員，智識份子，新聞記者，外國訪員，法英兩國官長；盡在辦公室內，手舞足蹈，忙碌叫囂。有個工程師揚揚得意說：“公使團承認我們議會為唯一政權。至於波爾什維克那些兇手強盜，不過時間問題。全國聽我們號召的。”

亞里山大廳，救護會在開大會。菲律波司基當主席。詩哥比立夫又在台上報告充當擁護委員者有下列團體。大受鼓掌：農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志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中央軍委；海軍中

央委員會；孟雪維克社會革命黨參加大會的前方代表團；孟雪維克，社會革命黨，工團，蒲列哈諾夫派，農民協會，合作社，鄉董會，市政廳，郵電工會，鐵路工會，國會工商業會，職業聯合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

他說：“蘇維埃政權非民主政權，爲迪克推多。又非無產階級迪克推多，反是抵抗無產階級的。凡有革命熱忱的，應當聯合保護革命。

目目下的問題，不是說些不關痛癢不負責任的鼓動話。而是如何向反革命者作戰。如果謠言所說，各省有部份將軍，利用時機向大彼得開，別有用意。其實，這又是一個證明我們應當建設一個民主政府的堅固基礎。不然，右派糾紛未平，左派糾紛又生矣！

“當賣兵聲報的市民與賣工人日報的小孩子被捕時，大彼得衛戍師不能再不表示態度。

“議決的時間已過去了。沒有革命信仰心的

請滾開。我們應當組織聯合政權，恢復革命的威嚴。

“我們應當流汗來救革命。不然，我們就只有死！”

全場起立歡呼，眼光猶焚；却看不到一個無產階級。

溫司登台演說：

“我們仍須靜默，勿妄動，要等到民意確定是擁護救護委員會時，然後我們由守轉而為攻。”

鐵路工會代表宣告“他的團體首先贊成組織新政府，她的代表現正與詩馬尼討論這事。”

熱烈討詩；波爾什維克人是否允許加入新政府？馬爾托夫贊成他們加入。他說：無論如何他們是代表一個有力量的政黨。對於此點。意見紛歧，孟雪維克，社會革命黨右派，工團，合作社，與資產階級分子，堅決反對。

有個說：“他們已出賣祖國。他們已造成內

戰，爲德國人在前線上開門。波爾什維克人應當不姑息的肅清。”

詩戈比李夫同意去掉波爾什維克與立憲民主黨。

我與一個年青社會革命黨人談話。他曾與波爾什維克人退出民主會議，當那晚上，策雷忒李與其他妥協派在俄國德托克拉西上要強迫聯合。

我問：“你在此嗎？”

他的眼睛紅得似有火光迸出說：“是！我同我的黨禮拜三晚上退出大會。我有二十多年沒把生命當兒戲來屈服於現在這些黑暗人民。他們的手段太難堪了。他們沒有顧到農民。如果農民一動，他們的死亡是時間問題。”

我問：“但是農民，他們能夠動嗎？土地法令沒有解決農民問題嗎？他們還要什麼？”

“啊！土地法令！”他說得很兇，“是，你曉得這個土地法令是什麼？這是我們的法令。這完全是

社會革命黨的政綱。我們黨糾合農民自身的志願，創立這個法令，講起來實在可恨！”

我又問：“但如果是你們的政策，為什麼又反對？如果是農民的志願，為什麼農民也反對哪？”

他說：“你不懂！你可看，農民會知道這是個騙計，那些橫蠻的偷了社會革命黨政綱！”

我問：“有說加列丁向北開拔，是真的嗎？”

他點頭，把兩手擦了幾下，表現很滿意的，說：“是，現在你看這些波爾什維克人做什麼？他們做出反革命，抵抗我們。革命失敗！革命失敗！”

我問：“你們願保護革命嗎？”

他說：“當然的，我們流到最後一滴血，還願保護牠。無論怎樣，我們誓不與波爾什維克人合作的。”

我問：“如果加列丁兵臨大彼得，波爾什維克竭力防禦，你們願聯合他們嗎？”

他說：“當然不能，我們也願防禦，但我們決不

擁護波爾什維克人。加列丁是革命的敵人，但波爾什維克一樣的是革命的敵人。”

我問：“你愛那個——波爾什維克人，或者加列丁？”

他大不耐煩說：“這個問題無須討論。我告訴你，革命失敗了！這是波爾什維克人應當受責備的。但聽着，我們爲什麼談這些事？克倫斯基來了。後天我們就要進攻。詩馬尼已經派代表請我們組織新政府。我們現在曉得他們完全軟弱了。我們不得與他們合作。”

外面開了一槍，我們跑到窗子邊。一個紅軍被他們侮辱太忍不住，後來開了一槍，傷了一個女孩子的手，我看見她抬到車子裏去，圍着憤怒的羣衆。他們的罵聲，歷歷可聽。我們一望，在米海羅斯基角上，忽然有架鐵甲車出現，槍枝兩邊擺動，羣衆一見，馬上逃跑。大彼得人遇有事變，總伏在街上，躲在溝裏，或擠在電話柱子背後。鐵

甲車欹側的來到議會磴子邊。一個人把頭伸出來，要求兵聲報遞給他。童子軍一面罵一面跑進屋裏。過了一刻，車子無目的地走了一趟，然後開向涅司基去。那幾百男女又從地上爬起來，拂了衣上的灰。

屋內的人拿着兵聲報倉皇亂跑，總想找個地方藏起來。

一個新聞記者跑到房子裏，拿着報紙在手裏搖說：

“這是克雷司諾夫的告示，快去印，快去印，好送到兵營中去，”其告示如下：

奉總司令命令，我被任爲大彼得軍隊的指指揮官。

市民，兵士，東河，古班，穿海加，亞姆，葉尼塞各地的可沙克，對你們，忠於誓願的你們，我來說話。我喚起你們由無政府，餓荒，專制之下救出大彼得；由不可磨滅的恥辱中救出要斷續於彼威

廉金馬克所收買的愚昧之徒的手中的俄國。

二月革命你們所誓矢盡忠服從臨時政府，並沒有推翻，不過由她開會的房子中被搗亂的脅迫出去。但無論如何，政府是有忠於職務的前方軍隊的幫助，是有糾合在他的指揮之下一切可沙克人的可沙克總會幫助。可沙克是有道德為民意做事的軍隊！他們立誓服從國家，猶如他們祖先在一九一二年紛亂時代服務國家一樣。在當時可沙克救出被瑞典，波蘭，立陶宛蹂躪的莫斯科。你們的政府仍然存在。

活潑的軍隊看待這些罪人，覺得可憐，不值一顧。他們殺人放火的行為，他們的罪惡，他們用德人的腦精看待俄國，（俄國是被蹂躪，尚未投降）已經由他們把全體人民出賣了。

市民，兵士，大彼得衛戍師中榮耀的可沙克：派你們的代表到我們這裏來，因之我能曉得，誰是賣國賊，誰不是，以免火延崑崗，玉石俱焚。

同時，消息傳出紅軍包圍議會。一個官長臂纏紅布，進去要求市政長出見。幾分鐘後，官長與市政長舒雷寶由他的辦公室出來，臉紅一陣，白一陣。

“市議會特別會應迅急召集！”

大廳中停止一切進行。“全體議員準備特別會議！這時只聽見一些憤激的話：“我不僅，時而捉我們！時而解散市議會！時而門口捉會員！”

尼古拉廳就一間空房子，市政長在報告，門外就有軍隊來駐守，禁止出入，方才來的委員，出以捕人與解散市議會的恐嚇。會場聽了，大為憤怒，各人爭先發言，甚至有在走廊外響應者。所說無非：“自由選出來的市政府，不能被任何政權解散。市政長與各委員身體不能受一點侮辱。專制魔王，背叛之徒，德人經理，誓不與以承認。至於要以解散我們來恐嚇，請他們來。我們不

死，他們總不能奪取議會，我們要學羅馬之老院，以大國民風度，靜候戈斯人來。”

議決案由電報發到各議會及各鄉董會。內中是要市政長與議長，絕對不能與人民委員會人或革命軍事委員會人發生半點關係，告大彼得人民起來保護他們所選舉出來的市政府；一切會議照常舉行。

正在此時，一個委員會跑來告訴，他方才打電話到詩馬尼。革命軍事委員會說，沒有命令包圍市議會。軍隊即刻調回。

我們下樓時，雷安查諾夫由前門滾進來，非常憤怒。

我問他：“你來解散會議嗎？”

他說：“我的天！不是的，這是誤會。我今早上告訴市政長，議會沒有什麼事？”

涅夫斯基街上，已經漆黑。有一羣騎腳踏車的成雙行走來，他們肩上背着槍，羣衆擁向他們。

“你們是什麼人？從何處而來？”一個老胖子口裏含根雪茄烟問。

“我們是十二軍，前方開來，我們來擁護蘇維埃反抗可厭的資產階級。”

猛烈的聲音發出來：“波爾什維克的憲兵！波爾什維克的可沙克！”

一個穿皮衣的少年軍官對我耳邊說：“衛戍隊已變了。這是波爾什維克的末日。你要看這次政潮的轉變嗎？來罷！”他即跑向米海羅斯基街去，我們跟在後面。

我們問：“這是什麼團？”

有人答：“這是白郎諾維基。”（這裏到是個嚴重糾紛。白郎諾維基是鐵甲車隊，時局中之鑰匙。能統治白郎諾維基的即能統治全城），“救護委員會人已同他們談過；將要開會議決。”

我們問：“議決什麼？他們將為那邊打戰？”

答的：“呵，不是，不是這個辦法。他們永不

向波爾什維克人作戰。他們會投票守中立，與學生軍同可沙克一樣行動。”

米海羅斯基騎兵學校的門開了。兩個守衛的要人攔住我們，那怎麼行，一衝鋒打進去，他們雖然很惱的要求，只得裝聾不聽。內面只有一盞孤燈高照在這個很大很大的廳子屋頂上，并不明亮。屋內方柱子與窗子亦朦朧辨不出來。周圍四方隱隱約約的擺了許多奇形怪狀的鐵甲車。在正中燈光下放了一輛，周圍站有二千稜黑色的兵士。房子太大，二千人并不當眼。有一打官長，兵士委員會的主席同演講的蹲在車子上。正中一個兵在演說，這是康祖諾夫。他曾做前屆夏季白郎諾唯基大會的會長，樣子清秀，穿件皮軍服；上有上尉御的肩章。他口如懸河的在講守中立。

“俄人自相屠殺，實在是件可怕的事。曾比肩抗皇沙與曾在歷史上快要完結的大戰中征服外

敵的兵士兄弟們，總不要釀成內戰。兵士們！我們對這些政黨中的糾紛怎麼辦？我不用對你們講，臨時政府是個德謨克拉西的政府。我們不與資產階級聯合的。決不，但我們需要有一個聯合民主政府，不然，俄國會亡！有了那樣個政府，也無內戰之必要，不致兄弟自相殘殺。”

這幾句話聽得是有道理，所以全廳鼓掌聲浪起了個回響。

另外一兵士爬上去，臉色白而起勁說：“同志們！我從前方羅馬尼亞來，鄭重向你們報告一切：和平要有了，馬上要有！有誰能給我們以和平的，波爾什維克也好，這個新政府也好，我們即跟他。我們在前方再不能作戰了，或德或俄，我們都不能向之作戰了。”他說畢跳下來，從易受刺激的羣衆中，發出一種煩惱糾紛的聲音，如怨如怒。第二個演講的孟雪維克，提倡保護祖國的人說：“大戰要繼續進行，直至協約國戰勝。”有個人說：

你這論調好似克倫斯基！”

一個市議會的代表辯護守中立；他的話羣衆還聽。但偶語喋喋，總覺得他不是他們自己的人。我從沒有看見人是這樣刻苦耐勞的要瞭解，要議決。他們一點不動，集精會神的釘視演講者，眉骨上的皺紋，充滿了思慮；額上汗流不息。高強粗大的人們，帶着天真至誠的孩童眼光，却有一付古代英偉武士的面孔。

現在有一個波爾什維克人，他們自己的人，來說話。全身憤怒，他們並不愛他，因為姿勢不對。他們一離開普通思潮，就要想到俄國同社會主義，推而至於全世界似乎都靠他們的革命成敗為轉移。

演說者後先相繼，在嚴重空氣中大呼贊成或怒吼的聲中，爭辨一個問題：我們應不應當出來？康祖諾夫又在場上出現了，帶着滿腔同情，使人感動的樣子。他不是個官長，提倡保護祖國的。

然他却高唱和平。刹時來了一個工人，羣衆向他致敬說：“工友，你能給我們以和平嗎？”靠近我們，有許多官長組織一系專喝彩主張守中立的。他們繼續喊：“康祖諾夫！康祖諾夫！”等到波爾什維克人說話時，他們口角上發出尖銳的哨子聲，故意搗亂。

忽然委員會的人與官長站在車上手舞足蹈，熱蒸汽騰地討論一個什麼問題。聽衆大呼，要知道是回什麼事，並且鼓動起來。一個兵士被官長拖住，他掙扎要出來，把手舉起喊：

“同志們克萊能可同志在此要對我們演講。”一陣吹哨子，狂叫的聲音迷裂出來：“來！來！打倒他！”正在此時，人民委員會的委員爬到車子邊上，前後上下都有人擁護，聳送。他站了一下，又走到放熱汽的機器邊，把雙手擦到臀後；周圍一望，滿臉笑容，是個光頭短腳矮而肥，穿制服，無徽章的人。

那個捧喝系在我旁邊總在鬧：“康祖諾夫！我們要康祖諾夫！打倒他！收起來！打倒賣國賊！”那塊地方原來像煮粥一樣，吵得不清！現在又動起來了，如雪山崩下；一陣黑眉毛的大漢奪路而出。

羣衆大呼：“誰人破壞我們的會？誰人在此吹哨子？”那個捧系粗忽了一下，自行走散，從此不能聚集矣。

克萊能可用着疲倦聲音說：“兵士同志們，我很抱歉，我不能對你們好好的講，我有四晚沒有睡覺了。

“我不用告訴你們，我是個兵士。我不用告訴你們我需要和平。我所要說的，是波爾什維克黨在工人兵士革命中能有成功，這完全是得了你們與其餘永遠推翻渴欲飲血的資產階級的政權的同志的幫助。她允許給一切人民以和平。這事今天已經做了。”（鼓掌如雷）

“有人要你們中立：你們中立，那些學生軍與

敢死團永不中立。他們把我們在街上槍斃，把克倫司基請回大彼得，或者請別的強盜來。加列丁是在東河開動，克倫司基由前線回來，柯尼諾夫又在收合謨哈默德殘部，以圖重演八月故事。孟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總要你們防止內戰。他們不要內戰，怎樣保持政權。這個內戰從七月忍到現在。他們那時常站在資產階級一方，尤如現在一樣。

“如果你們已決定志向。我如何能勸動你們？問題是很明顯的，一面是克倫司基，加列丁，柯尼諾夫，孟雪維克，社會革命黨，立憲民主黨，市議會，官僚；他們告你們，他們的目的是好的。另一方的，是工人，兵士，水兵，與貧苦農民。政府在你們手裏。你們是主人。俄國屬於你們。你們願意放棄她嗎？”

他洩講時，全身表示一種光明志願的力量。當他到了深切感情的地方，他的聲音更加沉痛。

他演說完了，身子一搖，幾乎要跌。百多人上來扶起他。在全廳朦朧模糊的地方，報復他一陣如波濤澎湃的鼓掌聲。

康祖諾夫要來再說，但羣衆高呼：“投票！投票！投票！”最後他進來讀出白郎諾唯基的議決案：白郎唯諾基召回在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代表。宣告在現在內戰中嚴守中立，贊成者到右邊來；反對者到左邊去。此時到了一個猶豫觀望的時刻。後來羣衆前從後繼，愈走愈快，滾到左邊來。有幾百高大兵士擠成一隊，在污穢的地板上，薄弱的燈光下，衝鋒過來，靠近我們大約有五十個人是堅決表示同意，到了勝利聲音震動全場時，他們急轉直下在左邊滾出會場，也就可說他們跑出來革命了。

想想這樣鬥爭是在全國，每市每鎮全部前線的兵營中再三演習的！想想不睡覺的克萊能可留心觀察一切團部，四處忙碌，爭辦，恐嚇，懇求，無

所不用其極！想想同樣的事在各地工會，工廠，鄉村，戰艦上！想想遍及全國，工農兵水兵成千成萬釘視演說者，設法瞭解，設法選舉，考慮異常精密，表決異常一致。俄國革命就是這樣革得來的。

詩馬尼人民委員會此時也就不清閑了。第一號命令已經出版。當晚在街上要散幾千，還要大捆的用火車送往東南去。

人民委員會用全國兵工代表及農民代表的蘇維埃大會所選出的俄國共和的名義，發出下列命令。

1, 國民會議的選舉，將在決定期間舉行，即十一月十二。

2, 一切選舉委員會。地方自治政府機關，工農兵各代表的蘇維埃，與前線上兵士團體，應盡力在規定期間內執行正式自由選舉。

俄國共和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列甯簽字。

在市政廳內市政局正在熱鬧開會。國會一

個議員，當我們進去時正在演講。他說，國會並沒有承認她自己解散，不過沒有找到開會的地方，暫時不能繼續工作；同時他們的元老決定全體加入救護委員會。我在此地可以指出這是歷史上最後一次提到俄國國會。

接後照例是各部，鐵路工會與郵電工會的代
表反論仲明不為波爾什維克那些橫蠻之徒作工。
此話不止說過百十次。有個曾在冬宮釋放的學生
軍告訴一個出色的故事，說他自己與他的同志
如何英勇，紅軍如何不光明。這些話通通信以為
實。另有個人高聲朗誦社會革命黨的人民報上
一段記載，講到冬宮有五萬萬盧布之損失，又詳細
描寫如何搶劫與破壞。

打電話報告新聞的，時時不斷說：有四個社會
黨人的部長已被釋放；克萊能可曾親到比得保羅
牢內訪厚德雷夫司基，告訴他海軍部無人負責，要
求他顧念俄國人民，在人民委員會權勢之下出來

負責，那位老海員已經同意；克倫司基自加謹訥向北開拔，波爾什維克衛戍師紛紛潰退；詩馬尼又下一命令，增加市議局的權柄，以便處置糧食問題。……

最後聽到一次侮辱，激動全部公憤，說列甯那位專制魔王，兇橫強盜，與他的委員已奪取市政廳的汽車室，走進市廳的堆棧，干涉糧食委員會分配糧食，他還要限制自由的獨立的市政府的政權！有個會員，搖起拳頭，提議斷絕城內糧食，如果波爾什維克要干涉糧食委員會。糧食委員會的代表報告糧食情形很緊張，要馬上派出密探催糧食車快來。

提唐馬可報告衛戍師已經動搖，塞米可基的團兵，決定服從社會革命黨的命令，尼瓦魚雷隊的人也發生動搖心。馬上應派七個委員繼續宣傳……

老市政長又上台來說：“同志們，同胞們！我方

才聽着比得保羅的犯人，生命很危險，泊羅司基的學生軍有十四個被波爾什維克軍隊脫去衣服，處刑拷打，一個已經不省人事。他們還要恐嚇祕密處死各部長。”一個波爾什維克的女同志，在市議局當委員，名司魯加耶，穿灰色衣服，身軀不高，要來發言，聲音尖銳；此時更加憤怒。她說：“這是造謠挑撥。工農政府以廢除死刑，決不容有這號事。我們要求這些故事總要嚴加調查。如果有一點真情實理，政府是有嚴厲手段對付的。”

馬上成立一委員會，以各黨的委員與老市政廳長當選到比得保羅去調查。我們跟他們出去時，又指令一委員會去與克倫司基接頭，要他進城時不必屠殺。

夜半，我們經過炮台門邊時，衛隊在澆薄稀少的燈光下循着禮拜堂的路向前進行。禮拜堂門口有沙皇之墓，每天正午，讚美詩是在徵金尖塔間放出，禱告上帝救沙皇，如是者數月。但現在此

地已闌無人問，窗子內沒有一點光。我們碰着一個大漢在黑地下東斜西歪，照例回答一句話“我不曉得”。

左邊隱約現出路柏柯伊堡的輪廓，這是個活地獄，許多為自由的烈士，在沙皇時代，在此犧牲生命，受盡冤屈；臨時政府至此報仇，把沙皇的王公大臣關在此地；到了現在，波爾什維克手裏，又把臨時政府的王公大臣關起來了。

一個和藹的水兵，引我們到指揮官辦公室，靠近造幣廠一棟小房子內。紅軍水兵普通兵士共不過半打，坐在一間充滿烟味很暖的房子裏，茶碗內熱氣蒸蒸騰上，到也令人起美感。他們誠懇地獻茶接待我們。指揮官不在內。他去護衛處理怠工破壞之徒委員會。這些怠工破壞之徒，總以為學生軍殺光了。這實在可笑。房子一邊坐着一個光頭血虧的人，穿着很客氣的狐裘，嚙着鬍子，圓目四顧，尤如驚慌老鼠。他剛被補。有人

瞧他不上眼的說他是個什麼部長。他也似乎不聽見，嚇得要死。其實房子內沒有那個對他做出怎樣兇惡的樣子。

我過去同他用法語談話。他向我行禮說：“我不懂我爲什麼被捕。我回家在托衣司基橋上過，有兩個人，這兩個人把我捉住。我是臨時政府一委員，屬於司令部的。但我並沒有心要做政府一委員。”

一個水兵說：“放他走，他沒有罪。”

把他帶來的一個兵說：“不能，我們要問指揮官。”

水兵說：“呵！指揮官嗎？你爲什麼要革命？仍然服從官長嗎？”

泊羅斯基團兵內一個兵士告訴我，暴動怎樣開始。”六號晚上是這團兵在司令部值日。我同幾個同志在守衛。伊凡同另外一人，名字我忘了。躲在司令部開會的房子窗幕後面，聽了許多事

情。譬如他們聽見有命令要在晚上把加瑾的學生軍帶到大彼得。又有命令要可沙克在早上準備開拔到域中重要地位，在天未亮時就要佔好，然後就來做開橋門的工作。但他講到包圍詩馬尼的時候，伊凡不能久站。時間是很夠往來的。所以他急溜出來到了守衛室，教其他同志再去聽講些什麼。

“我已懷疑有什麼事情要發生，汽車裝滿了官僚繼續而來。各部長都在坐未散。伊凡告訴我他所聽到的。這時候已經是早上兩點半鐘。團委的書記恰在那裏。我們告訴他怎麼辦。”

“他說：‘來的去的一概逮捕，’所以我們就開始發動。一點鐘內，我們就捉了幾個官員，兩個部長，急忙把他們直送詩馬尼。但革命軍事還沒有準備，不知怎樣辦法，不久有命令來要把被捕的人通通釋放，並不許再捕人。我們又直跑到詩馬尼，我想足足談了一個鐘頭，他們才看出是有戰事

發生。五點鐘已到了。當我們跑回師部時，許多人已走了。我們還捉了幾個，衛戍師自己全體動員。”

華師里一個紅軍更詳細描寫在暴動那天，那區怎樣經過；“我們那邊沒有機關鎗，”他說時，笑起來，“我們又不能從詩馬尼得到什麼。查金同志是區議會中央局一委員，馬上記出在中央局開會室有架機關鎗，是從德人來的。所以他同我還有一個同志走到那裏。孟雪維克的社會革命黨正在開會。好，我們把門打開，直走到他們面前。他們正在棹子邊，大約十二到十五個樣子。我們只有三個。他們省見我們來，停止談話，注視我們。我們一直走過房子，就去拿機關鎗。查金同志拿一部份，我拿一部份把他放在肩膀上。我們就走出來，——沒有那一個說隻字。”

走出第三個人，是個水兵，問：“你曉得怎樣佔領冬宮？大約十一點鐘，我們看見沒有一個學生軍

在尼華街，所以我們就破門而入，從各樓梯上一個一個或分隊爬上去。我們到了樓上，學生軍把我們的槍拿去，後來我們的人愈來愈多，我們於是就反攻，把學生軍的槍拿過來。”

此時恰好指揮官進來，一個快活年青非委員的長官，手腕因受傷用帶子絆住繫在頸上，兩個眼睛因沒有睡，深深凹進去。他走進來一眼望見那個犯人。犯人急忙上前解釋。他即停止他，說：“呵，是的，你是禮拜三下午不肯把司令部投降的一個委員。但是我們實不希罕你。朋友，對不起！”他們門一開，用手招托爾斯太伯爵來放他。有幾個人，特別是那位紅軍，憤憤提出抗議。但那位水兵洋洋得意說：“我以前不如此說嗎，”

現在有兩個兵士對指揮官談話，他們是炮台衛戍師選舉出來的委員來提出抗議。他們說，囚人與衛隊得着一樣的糧食。現在防飢尚且不足，怎麼這樣優待反革命派呢？”

指揮官說：“我們是革命的，不是土匪，”他轉向我們。我們告訴他，謠言盛傳學生軍酷受拷打，部長有性命危險。“我們能不能看看囚犯，也好向世界證明事之真假虛實呢？”

指揮官說得很憤激：“不對，我們再不能騷擾這些囚人了。我剛已喚醒他們。他們現在曉得我們不得屠殺他們了。許多學生軍已被釋放，其餘的明天就會出獄。”他說完即轉身望別處。

我們問：“我們能跟市議會委員們談話嗎？”

指揮官舀了杯茶把頭一點說：“他們仍在廳子外，”說時無精打彩。

真的，他們站在門外油燈盞微薄光線下，圍着市政長，高談大論。

我說：“市政長先生，我們是美國訪員。請你坦白告訴我們你們調查的結果。”

他轉向我們，臉上帶着很莊嚴的彩色，說得很慢：“所報告的沒有一件事實，只有幾件意外之事

是發生過的。至於部長帶到此地來，是特別注意招待的。學生軍沒有一個受點損傷。”

涅夫司斯街上，半夜過後，四野空寂，光色朦朧。成羣的士兵，一望無垠，噤噤不語，四處徘徊，難道是向克倫司基作戰嗎？在昏暗的後街上，摩托車上無燈，來去不停。皇唐街六號農民蘇維埃的總機關，涅夫司街幾棟大房子，與工程學校，其中秘密活動可想而知。市議會的燈光，照耀如同白晝。

詩馬尼宮內革命軍事委員會燃爐大火，其力猶如高壓的發電機。火呀！火呀！革命軍事委員會呀！

第七章

革命的前線

十一月十號禮拜六

同胞們！

革命軍事委員會鄭重宣告，決不容忍任何擾亂革命秩序的行動。偷盜，劫掠，鬥毆，屠殺的企圖，一經查覺，嚴厲懲辦。依照巴黎公社前例，對於搶掠及鼓動擾亂秩序者必施痛剿，決不姑息。

城內靜鎮，無一搶案，騰吵，甚至醉毆，都不曾發生。晚上武裝巡查隊在平靜市上巡查。街頭巷角都有兵士與紅軍站崗，圍聚烤火，歌笑自若。白天廣大羣衆在街邊傾聽學生同兵士，勞工同商家，熱烈辯駁。

市民在街上彼此動問：“可沙克來了嗎？”“不，”“他們怎樣？”“我不知道，”“克倫斯基下落怎樣？”“有說他們離大彼得不遠，只十多里，波爾什維克當真逃到亞羅瓦兵艦上去了嗎？”

牆上到處見到攻擊的文章，告民衆書，命令，與些新聞報紙。

農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發出一道喪心病狂的宣告。許多人拿起四處張貼。宣告內容：

波爾什維克人招謠撞騙，胆說他們有農民代表蘇維埃擁護，還說他們用農民代表蘇維埃名義對民衆說話。俄國勞動階級應當知道這是謠言。

全國農民代表蘇維埃中央執委悲憤他否認與一切
違背農民公意的暴動有何關係。

社會革命黨兵士部的宣言：

波爾什維克乖戾的企圖，現已日暮途窮，快要
奔潰了。衛戍師已經分裂。政府官吏宣告罷
工。糧食現漸缺乏。除外少數波爾什維克人，
各政黨已退出大會。波爾什維克人現已孤立了。
一切明大義的分子，應當站在救國救革命委員會
之下團結起來。同時整兵秣馬聽中央執委號令
出發。

俄國議會的傳單：

國會因抗不過槍桿子力量，被迫解散，暫時停
止開會。那些橫暴之徒，口講“自由社會主義，”
實際上是淫亂暴虐的政權。他們逮捕的時政府
的委員，封閉報紙，佔領印刷局，這種政權我們認

爲是人民與革命公敵，誓必與之宣戰，滅此而後朝食。國會在恢復職權以前，號召共和國民衆團結起來，站在各地救國救革命委員會之下，準備推翻波爾什維克，建設有力量能開國民會議的政府。

人民公理報說：

革命是民衆起來。但我們此地有的是什麼？一點也沒有，只有少數可憐的人被列甯同托洛斯基欺騙。他們的命令與宣言，只好放到博物院去做古玩看。

工團人民言論報說：

什麼農工政府？這不過南柯一夢。俄國本國與我們協約國友邦，沒有一人承認這種政府，甚至於敵國也不恥她。

資產階級報紙現已消滅。

真理報登了一段新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現在俄國的議會）第一次常會的紀錄。會場中農政部長米留頓指出農民執委在十二月十三召集全國農民大會，說“我們不能等了。我們應當有農民作後盾。我提議我們來開農民大會，馬上舉行。”左派社會革命黨同意，告全國農民書馬上起草，并舉出五個人成立一委員會，專負此事責任。

分配土地與工人管理實業兩個問題，暫時延擱，等待專門人材研究好了，做出報告，再來討論。

有三項命令已經宣讀，并且通過。第一項令即列甯起草關於報紙普通條規。命令一切煽動抵抗或違背新政府，煽動斑罪行動或有意阻止新聞的報紙，一律取消。第二項命令即房租條例。第三即工人武裝團。此外還有些命令，一即授市議會以全權，估領一切空公事房及普通房子。一即指令鐵路上貨車只許裝緊急需用品及機頭車輛之類，火速開來。

兩點鐘後，農民蘇維埃中央執委送到全國下項電報：

波爾什維克的非法團體，叫做什麼“全國農民大會，”邀請各農民蘇維埃遣散代表到大彼得參加大會。本中央執委認為此時從各省奪取能開國民會議及能救勞動階級與國家的力量，唯一無二的力量，是很危險的。本中央執委確定全國農民大會期間在十二月十三。

市議會全場騷動，職員奔走忙碌，市政長與救護委員會的領袖，分頭談話。有議員跑進來，拿着一張克倫斯基的宣告，是用飛機丟在涅夫斯基街，宣言內容為凡不投降者，必施以嚴厲報復，并命令兵士放下槍枝到火星場去集會。

我們聽說大總統克倫斯基在塞羅，并且準備向大彼得宣戰，相距不過十五里，他明早就可進城——不過幾點鐘光景。凡與可沙克接觸的蘇維

埃軍隊，聽說又已跑到臨時政府方面來。超諾夫好像居中調停，想組織一中立軍，停止內戰。

他們又說城內衛戍師已脫離波爾什維克。詩馬尼已經放棄了。政府一切機關停止活動。國家銀行職員在詩馬尼人民委員會之下拒絕上工，并不把現款拿出來。私人銀行盡行關門。政府人員宣告罷工。市議會一委員會現到處找公事房子，同籌備經費為罷工的薪水。托洛司基親到外交部命令文犢把和平命令譯成外國語言。六百個職員當面辭職。勞工部長西里亞尼可夫命令部內職員在二十四小時內復工，不然，不發薪水，撤差換人。只有看門的僕人聽命上工。

特別糧食委員會，有幾股甯肯停工，不肯屈服於波爾什維克。隨便薪水怎樣增高，生活怎樣改良，電話局的人，總不聯接蘇維埃各機關的電線。

社會革命黨對於留在蘇維埃大會的與參加暴動黨員，一律開除黨籍。

各省有新聞傳來，莫赫勃夫宣告反對波爾什維克。在威夫的可沙克，已經推翻蘇維埃，逮捕暴動的領袖。路加得蘇維埃與衛戍師，足有三萬人，宣告服從臨時政府，并號召全國一致擁護。加列了解散在東河一切蘇維埃及協會。他的軍隊向比開拔。

鐵路工會一個代表說：“昨天我們發出通電，要馬上停止內戰，堅持組織聯合政府。不然，我們明晚宣告罷工。今早上各黨開會討論這個問題，波爾什維克人似乎同意。”

一個粗鹵的工程師大笑道：“他們那能活得好火！”

我們走到詩馬尼一見並沒有放棄反比從前更忙。工人兵士出出進進，衛隊到處增加。我們遇了許多資產階級與穩健社會黨報紙的訪員。人民意志報的訪員說：“把我們趕得出來嗎！布魯唯來到我們報紙局教我們急速離開，還說我們是

偵探。”於是他們異口同聲說：“出版自：克倫司基人了！太可惡了！”

在會客室掉子上堆的，盡是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宣言，告示，命令。工人與商人行路兩邊！侮辱把那些文件抱在手裏等汽車。

有張示衆的告浸：

在此戰鬥期間，俄國民衆正在掙扎求生，而孟雪維克是他的黨徒以及右派社會革命黨，出賣勞動階級。他們走到阿尼諾夫克克倫司基沙菲可夫方面去了。他們印刷賣國賊克倫司基的命令在城中大施恐怖，散布奇奇怪怪謠言，說那些賊徒如何如何勝利。

同胞們！不要信這些荒誕謠言！沒有權柄可以戰敗民衆的革命。克倫司基與他的黨徒，只好靜候很快的罪有應得的處罰。

我們把他們示衆。我們把他們看爲工農兵的公敵，因爲他們想在工農兵身上又重新加上前

的鎖鍊。他們永遠洗不掉人民痛恨與鄙視的日污點。

民衆的叛賊實在可恥，應該痛罵！

革命軍事委員已搬到樓上十七號房內，門外有紅軍守衛，裏面木欄杆前面狹窄的地方堆滿了穿客氣衣服的，口如蜜糖，心似刀槍，是一些資產階級先生在要求汽車認可單同護照以便出城。內中有許多是外國人，比夏托夫與比得司在負這之責任。他們丟掉別的事，專讀最近公報給我們聽：

第一百七十九補充團一致擁護，浦利羅夫碼頭五千起載貨物工人慶賀新政府；職業工會中央黨委誠心擁護；雷發兒的衛戍師與騎騎兵選出革命軍事委員會彼此合作，并派出軍隊；革命軍事委員會統治司可夫與明克司；沙雷瑾，東河羅煥司基，超諾戈司基與塞革司托浦的蘇維埃均有致賀；

芬蘭師與第五第十二軍的新執委忠心擁護。

從莫司科來的消息，言人人殊。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軍隊已佔領城中各戰事上重要地點。克雷林值日的兩旅人已走到蘇維埃方面來，但是兵廠仍在殆亞萊夫與學生軍手。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工人要求槍枝。今早殆亞萊夫正在同他們商量，忽然他又下一套的美敦書，教蘇維埃軍隊投降，革命軍委解散。戰事已開始。

大彼得司令部馬上投降詩馬尼的人民委員會。海軍中央執委不投降，被殆彭可與克圖司達的水手鼓噪包圍，現已成立一新中央。波羅的海與黑海的軍艦，都一致擁護蘇維埃。

在此風雨飄搖之中，人人猶相警戒，很似感覺不安。有說克倫司克兵如潮湧，還有大砲。廠店委員會的秘書司克倫尼克，臉色枯黃，焦慮地告訴我，克倫司基足有一軍人，如果一來，他們必無活命。比托司基笑道：“恐怕明天我們就從此長

眠矣！”羅佐夫司基憔悴而孔紅鬚子，說：“我們有什麼希望？通通孤立！一些亂民抵抗有教練的兵士！”

南方與西南方的蘇維埃，見了克倫司基即逃。加瑾吶，泊羅司基與塞羅的衛戍師，已經分裂，有守中立者，有無長官而東逃西竄至首都者。

告示關謠的到處都有。其一如下：

各總指揮各總司令各軍長各處長官等：

過去的克倫司基造出許多假電，說於彼得革命的軍隊繳械投降，編入從前叛逆的政府的軍隊，又說革命軍事委員會下令退兵。

自由人民的軍隊永不退後，永不投降！

我們的軍隊退出加瑾吶，是因為避免與可沙克弟兄作無謂的流血犧牲，還因為地勢的關係，不得不如此。現在我們地位非常鞏固，就令克倫司基與他的黨羽有十倍人馬，亦不致發生動搖。我們軍隊的精神非常齊整。大彼得平靜如常。

大彼得人彼得區防禦總司令

莫雷非阿夫。

我們離開革命軍事委員會時，遇着安托諾夫形如死尸進來，手內拿着一張紙，他說：“送去”。

命 令

各區工人代表蘇維埃及各區廠店委員會！

克倫斯基的柴尼諾夫黨羽快到首都了！特此下一緊急命令，凡違背人民及他的勝利的一切反革命的企圖，毫不容氣痛加剷除。革命的紅軍同隊員，是急須工人的擁護。

特令各區蘇維埃及廠店委員會如下：

(一)盡可能的派出工人來擔任挖壕溝，建築防禦物及修理電網等事。

(二)凡工廠所在之地，有必須執行上項事情者，應即停工迅速執行。

(三)一切普通鐵網及刺網，與挖戰壕及建築防禦物之器具，應送來集合。

(四)可以奪取之武器應即奪取。

(五)嚴格紀律必須凜施。各界人等，應盡量擁護革命軍隊。

大彼得工兵代表蘇維埃主席人民委員會
委員托洛司基
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兼總司令
波沃伊司基

我出來時，只見昏暗的月光，同蔚藍的天空；工廠汽筒放出一種粗暴顛傷的聲音，令人難堪。成千成萬的勞動民衆，男的女的，如水奔瀉，放出廠來。成千成萬的貧苦民衆，脫離他們的人間地獄可憐的巢穴，傾街空巷，一齊吐出。紅大彼得危險了！可沙克來了！描準西南方向，他們拚命的跑向莫可夫司基城門，男的女的、小孩子，槍桿子，鏟子，鐵絲，鋤子，子帶彈，紛紛而走……似此廣大的天然的空城，可說未之前聞！他們如潮水湧上前

去，兵士跟在後面，帶着槍，汽車輪，小車……。
革命的無產階級要用他們的血肉，來防衛工農共
和國的首都！

詩馬尼門口有輛汽車。一個人帶付厚眼鏡，
現出他的眼眶甚紅，他的演講沉痛有力，靠着一個
滿身泥沾沾的衛兵，把兩手擦在他的破爛的褲袋
裏；另一個人，爲一水手，滿臉鬍腮，眼光清銳，兩
腳不停，拿着一枝很大綠色鋼做的盒子炮，總不放
手；一個是安托洛夫，一個是戴彭可。

幾個兵士，要把兩架軍用腳踏車繫在汽車上，
司機的不肯，說漆殼會脫。他真的是個波爾什維
克，汽車是從資本家得來的。腳踏車是傳命令用
的，也是不錯。但司機的話有效驗，所以腳踏車
就不放上去。

成事海軍部的委員到前方去巡防。我們想
去，但是不能，因爲一輛汽車只容五人，二個委員，
二個傳令兵，一個司機的，已經夠了。却怪，後來

我一個俄國熟人叫租西家罷，走進去坐下，也沒有人拒絕他。我雖未去，後來租西家所告訴一路的故事，我看是無可疑的。

他們到了蘇濟沃司基，才有人提及糧食二字。他們大約出去三四天光景，到了一鄉村，糧食是有。他們把車一停。錢哪？戰事委員把口袋一看，沒有一戈比，海軍委員破了產，司機的也一樣。租西家買了糧食。大約是他有錢了。

他們剛轉過涅夫司基，橡皮輪出了汽。

安托諾夫問：“怎麼辦？”

戴彭可把盒子炮拿在手裏一搖說：“另外找架。”安托諾夫站在街上，看見一架汽車坐着一個兵士在那過。

安托諾夫說：“我要那架汽車。”

兵士答應：“你不能夠。”

“你曉得我是那個，”安托諾安說畢，拿起公文出來，上面寫着他任爲俄國總司令，無論誰都要服

從他，那是不成問題。

那個兵士說得更衝闖：“你是隻鬼，看我怕不怕？這付機器是第一機關槍用的。我們要裝軍用品用的。你不能夠要。”

問題解決了，前面來了一架腐舊的小車，上面插着伊大利的旗（在有事時，私人汽車上總是插外國領事館的旗子，以免被沒收）。從這架車子把那一位肥肥胖胖穿件很值錢的裘外套的先生，請得出來，讓他們這隊人好趕路。

大約走出三十里，到了查司達瓦。安托諾夫喚一個紅軍指揮官來，把他們引到那個市鎮邊上。有許多工人正在掘戰壕，以待可沙克人來。

安托諾夫問：“同志，一切都預備好嗎？”

那個指揮官答：“一切都預備好了，軍隊很有精神，只有一件事，缺乏子彈。”

安托諾夫說：“詩馬尼宮有兩千萬子彈，我給你一個命令去是。”他向口袋裏摸“我沒有紙，”

戴彭可沒有，那些人都沒有，租西家把他的日記本子拿出來。

安托諾夫又叫。“碰了鬼！我又沒有筆！那個有筆？”不要說，他們那隊人中，就只有租西家有一枝鉛筆。

我們留在後面的，即查斯可乙塞羅車站走。涅夫司基以上，紅軍在開，全體武裝，有上刺刀，有沒有的。冬天的晨光快又到了。他們曝頭露面，一脚一腳踏在寒泥中，四個一行，不甚齊整，又無鼓，又無軍樂。前面一面紅旗，潦草用金寫着幾個字：“和平！土地！”他們是些青年，臉上表現他們明知此去是死的。街上兩邊的羣衆，半畏半藐視的，看看他們過去。真是敢怒而不敢言。

火車站上沒有一人知道克倫司基在何處，亦不知道前線究竟在那裏，但無論如何，火車通不過查司可葉。

我們車子裏裝滿了做生意的與鄉下人回家，

帶了大捆的晚報；所談的是波爾什克維暴動。此外，他們料不到大俄羅斯因內戰而分爲兩國。更不料火車前而是戰場。我們從窗子上望去，黃昏黑色，很快加深了。兵士沿着泥路走向城去，掀起手在咕咕的辯論。有輛貨車擠滿軍隊，內面燒着很大的火，停在路邊不走。回頭一望，沿着坦平的天邊，城市燈燒而夜色愈重矣。城外有輛市車，很遠的在那裏葡萄。

查司可乙火軍站很平靜。但兵士林立，講話聲音甚低，望着加瑾吶方向好似不安。他們他們有百廿人，到底屬那邊。有個說：“我不甚知道事情怎樣。克倫司基無疑的是一個賊徒。但我們覺得俄國人殺俄國人亦是不對的。”

在車站指揮官辦公室裏，坐着一個大兵士，很活潑的，有鬚子，膀上纏着紅布，上爲團委字樣。我們說從詩馬尼來的履歷，馬上受歡迎。他明顯的是爲蘇維埃，但也慌了張。他說：

“兩點鐘前紅軍在此，但他們已走了。一個委員今早到此，但可沙克來時，他回大彼得去了。”

“可沙克在這裏嗎？”

他把頭一點，很悲觀的說：“已經開了火。可沙克今早清早就來了。他們擄去我們二三百人，大約殺死二十五個。”

“可沙克現在何處？”

“他們離此不遠，我也不曉得他們究在何處，大約朝那路走的……”他把遠朝西邊亂指

我們在火車站酒館子裏吃午餐，很客氣的午餐，比大彼得城中又好又便宜。附近坐着一個法國官長，剛從瑾加吶走路來的。館子裏陡然清靜。他說：“克綸司基^他領該鎮(指瑾加吶)。哈！這些俄國人！他們和從前一樣，什麼內戰！事事^他如舊，不過只有戰爭而已！”

我們走到瑾加吶鎮，車站門口有兩個兵士拿着槍，上有刺刀，大約有一百人，做生意的，學生，

政府職員，包圍他兩個人，用很憤慨的辯駁責難他們。他倆侷促不安，猶如無理受罵小孩子樣。

有個年青多高的穿學生裝目中無人的樣子，在做攻擊那兩個兵士的總司令。

他說：“我可斷定你們也明白拿着槍抵抗自己的兄弟，是做了賣國賊同兇手的工具。”

一個兵士很誠懇地說：“兄弟，你不知道，你曉得不，世上有兩個階級，一是無產階級，一是資產階級，我們——”

那個學生槍着說：“我曉得這些蠢話。一部份無知農民像你們樣，聽到別人喊幾個動聽的字。你們也不懂得究竟是什麼意思。你們像鸚鵡鳥樣，學人家的現話。我是馬克思信徒。我告訴你們。你們並不是爲社會主義作戰。很明顯的是幫助德國人的一種無政府主義！”

兵士的汗從額上流下，說“呵，是，我曉得，你是個受過教育的人，很容易知道。我是個頭腦簡

單的人，但是照我看來——”

那位學生插着說：“我猜，你信仰列寧是無產階級的真實朋友。”

“是，我信。”

“好，我的朋友，你曉得不，列寧坐在一間祕密車子裏，在德國過？你知道不，列寧受了德國人許多錢？”

兵士堅決的說：“我不曉得這多。但照我看來，他所說的話，正是像我這樣簡單的人愛聽的。現在只有兩個階級，一是無產階級，一是資產階級。”

你是個蠢東西！朋友，我在右雪魯塞堡做了兩年革命活動。那時你們還在喊上帝救沙皇，槍殺革命家！我的名字叫潘英，你會聽過沒有？”

兵士謙卑的說：“我很抱愧，從沒有聽過。我不是受過教育的人。你或者是個大英雄！”

學生說得更起勁：“我是反對波爾什維克的。

他們破壞俄國，破壞自由革命。你承認不？”

兵士把腦殼一抓：“我不能全然承認。照我看來，事情很簡單。——但我沒有受過教育。世上只有兩個階級，一是資產階級，一是無產階級。”

學生大叫：“你又在背你的呆公式了！”

兵士堅決的說：“只有兩個階級，不是這階級的便是那階級的。”

我們在街上東踱西踱，電燈稀微，行人少有，全城罩着一種可怕的寂靜，好似天堂地獄之間，一個洗身贖罪的地方，那就是政治的人間。只有理髮店燈光尚明亮，人也湧擠。公共洗澡場門口，人站成一行。俄國規矩，禮拜六晚，全國香熏沐浴。我可絕對不懷疑，蘇維埃的軍隊與可沙克人舉行這個禮節時，是混合一起的。

我們愈離帝國公園，街上愈少人走。一個驚慌異常的教士指出蘇維埃辦事處，馬上就跑了。蘇維埃辦事處是在一個五府內南向公園，窗無光，

門已開。一個兵士無精打彩，把手插在褲上，上下望着我們；很以爲疑。他說：“蘇維埃兩天前走了，”我們問他：“到何處去了？”他把肩膀一聳說：“業茨吶尤。”（我不知道）。

向前不遠有坐大房子，燈光明亮，裏面有敲錘聲。我們正在停止時，又來個水兵士同兵士手挽手走來。我把我從詩馬尼宮來的護照給他們看，問：“你們是幫蘇維埃的嗎？”他們不答，彼此相視，甚爲驚慌。

“那裏面在做什麼？”那個水兵指着那個房子問。

“我不曉得，”我答。

那個兵胆怯地把手伸出來推開那扇門。內面一間大所子，挂着烏同長青木對，擺了幾行椅子，原來戲台正在修理。

一個胖婆子，手內拿着釘錘口裏含的釘子掉出來問：“你們要什麼？”

那個水兵問：“今晚這裏有戲沒有？”

“禮拜日晚上，此地有私人表演，出去！”她答得很兇。

我們設法想跟他倆談話。他倆似乎很怕，不快樂，一下就走到黑影地下去了。

我們順着公園走到皇宮，真所謂複道行空，瓊樓玉宇。噴水池內有水噴射。有一處，有個好笑的鐵鴻鵠，在她假做的窠裏啄啄不息。我們驟然發覺有人在窺望我們。向上一望，碰着有五六個武裝兵士，從西台上驚疑的向下注視我們。我爬上去問他們：“你們是什麼人？”

有個回答：“我們是守衛的，”他們看來很波億的；無疑的，他們是有幾個禮拜夜以繼日，在爭論辯駁。

我問：“你們是克倫司基的軍隊，還是蘇維埃的？”

有一刻沒有人做聲。他們彼此相類，躊躇不安。有一個說：“我們中立。”

我們穿過伊卡忒雷吶宮門到宮內問蘇維埃辦事處。門外一哨兵說：指揮官在內面。

一間莊嚴雪白的房子，隔成不勻的部份。一堆官長站着談話，形色不安。他們憔悴瘦白，顯然是許久沒有睡。有個老年白鬚，穿着很裝飾的制服，據說即是連長。我們呈出我們的護照。

他似乎驚訝說：“你們如何到了此地沒有受害哪？街上現在很危險，查司可葉塞羅的政治，衝突非常利害。今早已經接火。明早又開。克倫司基八點鐘就要進城。”

我問：“可沙克在何處？”

他把手一搖：“就在那邊三里路光景。”

我問：“你們是拒城抵抗他們嗎？”

他笑：“不！我們據以待克倫司基。”我們內心一跳。因為我們護照上說我們是很革命的。那位連長咳向嗽，繼續說：“關於你們的護照事，如果你們被捉，有性命危險。我給你們一命令向旋館

去找房子。如果你們早上七點鐘再來，我給你們新的護照。

我們說：“你們是為克倫斯基嗎？”

他遲疑的說：“不能一定為克倫斯基。你看，許多衛戍師是波爾什維克。今天這場戰爭後，他們攜着槍回到大彼得去。你們可說沒有一個是為克倫斯基的。但有許多實不願戰。當官長的差不多盡倒向克倫斯基實力派方面來，或者就走開。你看我們現在處境實難。”

我們不信有戰事發生。那位連長很客氣，把他的傳令兵送我們到火車站。他是從南方來的，為法國僑民生於伯塞雷比亞。他又說：“啞！我想到沒有危險困難。不過有三年之久沒有看見我的母親了！”

當車子疾駛大彼得時，我們從窗外望見許多兵士在火光下手舞足踏。又有許多鐵甲車堆在十字路口，司機的把頭伸出來彼此相呼。

那晚全夜不甯，無領袖的紅軍同兵士吵鬧紛擾。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從這組走到那組，疲於奔命，總想組織防守力量。

往來涅夫司基的騷動羣衆真如潮湧。空中似乎有什麼事。從瓦薩水車站多遠聞得炮聲。學生軍校非常活動，市議會的委員奔走營房，敘述波爾什維克人殘暴——在冬宮屠殺學生軍，奸淫女軍，在議會前槍斃女子，殺死太子杜馬諾夫。市議會亞里山大所內救護委員會在開特別會議，委員來去不停。在請馬尼被擯出來的新聞記者都到此地，興高彩烈。他們不信我們所報告查司柯己的情形。爲什麼？因爲誰也相信查司柯乙在克倫斯基手中，可沙克現在浦可沃。他們舉出一委員會，明早到火車站去接克倫司基。

有個人很祕密的告訴我，反革命半晚就會起事。他給兩個宣言我看。一個是戈茨同波可尼可夫簽字的，命令學生軍校，醫院病愈的兵士同聖

喬治的武士，會整秣馬，靜候教護委員會命令。

另外一個是救護委員會的，其詞如下：

告大彼得民衆！

同志們，工人，兵士，大彼得革命的民衆！

波爾什維克當前方正在高呼和平，却在後方
造成內戰！

不要信他們這樣挑撥的宣言！

不要挖戰壕！

打倒賣國賊的防禦物！

放下你們的槍械！

兵士同志，回到你們營房去！

大彼得城中發生戰爭——革命宣告死刑！

在自由和平土地名義之下，集合起來，擁護救
國同革命委員會！

我們離開市議會時，一旅紅軍，堅決奮鬥，在
黑暗無人街上，牽着一打囚人，向前疾走，那是些

可沙克地方支部的委員，在他們辦公處發覺他們圖謀反革命。

一個兵伴着一個小孩子，提桶漿糊在張貼很大的令人興奮的告示，

近因時局緊張，大彼得四面受圍，凡一切市面或露天大會一概禁止。

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泊沃伊司基簽字

我們回家時，空中充滿了紛攆的聲音，——汽車聲，呼號聲，遠處槍聲。全城洶洶，雞犬不甯。

早上一二點；一旅學生軍假扮塞米阿諾夫司基的團兵，剛在要換班以前，走到電話局；他們有波爾什維克出入口號，不受人疑，就在值日。幾分鐘後，安托諾夫來視察，他們把他捉起關在小房子裏。後救兵開來彼此接火，死者數人。

反革命已經開始了！

第 八 章

反 革 命

十一日禮拜日，早晨，可沙克軍隊進查斯可乙塞羅。克倫斯基身騎白馬。禮拜堂的鐘聲一齊響動。城外小山上，可以望見大彼得徽金尖塔樓閣，玲瓏五光十彩。碩大的都首，平鋪在滿目蕭條的平原上。再過去，則黑色芬蘭灣亦在眼中。

沒有開火。克倫斯基犯了一個致死的錯誤。

他在早上七點鐘要第二查司可乙塞羅的步鎗隊繳械。兵士答應守中立，亦不繳械。克倫司基限他們十分鐘服從命令。這就怒腦了兵士，有八個月他們已經用委員制管理自己打破舊日統治了。幾分鐘後，可沙克炮隊向營房開鎗，死八人。從此以後，查司可乙沒有中立的兵士了。

大彼得鎗聲大作。人的脚步響如雷鳴。黑暗的天空，吹來一陣溶雪的涼風。天破曉前，軍事旅館同電報局被學生軍佔住，但經過一場肉搏血戰，又奪回來。電話局被水兵圍困；他們伏在莫司加亞街上用桶，箱子，鐵皮子所築的防禦物後面，或者躲在戈羅哈花耶與聖伊賽場角上，遇見有什麼東西動就開鎗。間嘗有架汽車開來，上插紅十字會的旗子，水兵讓牠過去。

衛理士由電話局，同紅十字會的汽車出來，照例裝滿了傷兵。把子在城兜了一個圈子，就換路開向米每羅夫司基學生軍校，反革命的大本營。

校院內一個法國軍官，似乎揮指此事。就是用這個法子，把子彈糧食送到電話局去。還有幾十個這樣醫院為學生軍傳遞消息，運輸子彈。

有五六架被觀散的英國鐵甲車師的車子，為反革命派所有。當路易女士走到聖伊賽場時，前面有輛車子，從海軍處開來，要到電話局去。戈葛里亞角上，正對電話局頭門，架有機關鎗，有幾個水兵伏在木堆子後面開始放鎗。鐵甲車內的機關鎗周圍掃射，把炮子向木堆子裏及羣衆裏亂送。路易女士所站的地方，有七個擊斃。內有兩個小孩子。忽然呼聲震天，水兵從木堆子後面跳出來，衝入炮火中，團團籠住那輛車子。把刺刀從炮眼內亂戳，司機的假裝受傷，水手也就讓他個人走。他就走到市議會大吹波爾什維克如何兇惡。鐵甲車內受死的有英國軍官一人。

不久報紙上又說有一法國軍官在學生軍鐵甲車內政搶送往比得保羅押看。法國公使不承認

有此事。但一個市議員告訴我，他曾親自營救釋
x那位軍官。

協約國公使的態度怎樣，可想而知。英法兩
國官長在當時甚為話動，甚至在救護委員會執行
委員常會上貢獻意見。

那天城內到處有學生軍同紅軍，鐵甲車同鐵
甲車巷戰。連環炮，單鎗響，機關鎗的尖銳聲音，
遠近可聞。鋪店內的鐵窗板皆放下，但生意照舊
做。就是電影戲院看的人依然湧擠。街上有車
走。電話并未停。你如果喊打“中央”，電話上
的鎗聲很可聽見。詩馬尼是與外斷絕消息，只有
議會同救護委員不斷的同學生軍校與克倫斯基在
營斯可乙音信往來。

早上七點鐘，有一隊紅軍水兵與兵士到弗萊
底米學生軍校要他們在二十四分鐘內繳械。這
個哀的美敦書不肯接受。一點鐘後，學生軍準備
開拔，但被蘇維埃的軍隊在葛雷伯加亞同波若伊

面處，用拼鎗擊退回去。兩架鐵甲車往來用機關鎗助戰。學生軍打電話求救，可沙克答應他們不敢出來，因為他們營外有很多水兵架起大炮在牽制他們。法羅斯克學校亦被圍。米海羅夫的學生軍，許多在街上作戰。

十一點半鐘，有三架野炮到了。兩個蘇維埃代表被學生軍擊斃於白旗之下，更惹動他們堅決的要他們繳械投降。——相持不下的房子。他們自己的軍官亦不能停止這場浩劫。請馬尼一個委員，名吉雷羅夫，想要停止。但軍隊做出要把他就地處決的樣子，嚇得他也不作聲。紅軍的熱血可說沸騰到極點了！

兩點半鐘，學生軍豎白旗準備投降，如果生命確有担保。這點當然承認。幾千兵士與紅軍，由窗子門口同牆上洞眼一衝鋒，咆吼滾進去。五個學生兵被毆，後用刀戮死，這也是不能停止的。其餘的分批解送比得保羅，以免人注意。在路上

有一批被街上羣衆攔住，打死八個。這次兵士同紅軍死者有百多。

兩點鐘後，市議會得了電話，說常勝軍已向工程學校開拔。一打會員馬上出發到他們中間去散救護委員會的最後宣言。有幾個一去不復返。學校紛紛投降，毫無抵抗。學生軍皆解到比得保羅同克園司達押着。

電話局相持至下午，後來波爾什維克的鐵甲車出現了。水所鼓噪起來，電話局的女子驚惶竄散，呼聲振耳。學生軍把衣上的特別號記通通脫去。有一個要衛理士借件外套給他化裝，隨便什麼條件都可以。“他們會屠殺我們！他們會屠殺我們！”這是他們的吸聲，因為有許多已經在冬宮說過，不再拿鎗違犯人民。衛理士答應居中調停如果把安托諾夫釋放。奏凱的水兵，因他們死的太多，非常憤激。衛理士令安托諾夫對他們演講，於是學生軍二次得以生還。許多在恐慌之中，

設法從屋脊上逃，或躲在樓頂上，皆發覺找得出來丟在街中。

疲勞血戰最後勝利的水兵同工人，蜂至電話機器室。許多漂亮的女子忸怩不安，把兩腳挾緊亂擦。沒有一個女子受污或受傷。他們慌張縮到屋角裏。但看見沒有事又罵起來：“呵。這部醜態愚笨東西！蠢東西！”水兵與紅軍罵得臉上難過。那些女子披起衣戴起帽子又罵：“野蠻東西！豬樣！”學生軍出身貴族，對於敷傷口，聽炮彈，饒有浪漫精神。這次奮鬥無非欲求恢復可愛的沙皇江山！那方面却只是些普通工人，同農民——黑暗人民！

革命軍事委員小威雷尼亞克敦勸女子的不要走，很客氣的說：“你們從前待遇不好。電話局操在議會手裏，每月只有六十盧布，一天要做十多點鐘，現在一切改變。政府想把電話局歸郵電部管轄。你們的薪水馬上可增加到一百五十盧布。

你們的工作時間也要減少。你們做了工人階級的會員，應當快活。”

那些女子以為，“真的做勞動階級的會員嗎？我們同那些畜牲沒有分別嗎？一樣的嗎？”出一千盧布里不幹，夜郎自大就不顧而去了。

局內傭人，如接線的與其他工人則留在此地。但是機器室應當要開，電話是很重要的，只找到六個內行，臨時招募一百個，水兵，工人，同兵士。那六個內行女子，教呀，罵呀，指揮呀，兩腳如梭，疲於奔命。電線時斷時不通，但還在走，這樣慢慢開起張來。第一件事就是把司馬尼與兵營同工廠連接；第二把學生軍與議會割斷。那下午，這個消息傳播滿城，幾百資產階級開了發叫：“蠢東西！鬼東西！你們想到能支持許久？等可沙克來！”

灰黑黃昏已經墜下，闐寂無人的涅夫司基街被若風掃過。羣衆聚在加頓禮拜堂繼續墨黑到

天光，天光到墨黑的辯論，少數工人，同幾個兵士與店員，書記，這一樣的貨色對敵。

有個說“列甯將不得同德國媾和！”

一個年青粗暴的兵士回覆：“這是誰的罪？你們的該死的克倫司基，資產階級！克倫司基快死！我們不要他，我們要列甯”

市議會外有個官長，臂上纏着白布，把牆上的告示撕下來，一面大罵。那個告示其詞如下：

告大彼得民衆！

在這個危險時候，市議會應當設法使民衆清靜，担保有麵包與其他必須品。但右派社會革命黨及立憲民主黨忘記他們的責任，使市議會變成反革命的會場，還設法使民衆自相抵抗，以便柯尼諾夫的克倫司基易於取勝。右派社會革命黨與立憲民主黨，不惟沒有盡職，反將市議會變成攻擊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攻擊担保有麵包，和平同自由的革命政府的政治舞台。

大彼得的同胞們！市議會是被你們選舉出來的，我們波爾什維克要你們知道右派社會革命黨及立憲法民主黨是做反革命勾當的，忘記他們的責任。領導人民走向飢荒同戰禍的。我們是被一十八萬三千票選出來的。我們現在的責任，是要使我們民衆注意市議會做的是什麼，并宣告將來關於恐怖同不能免的結局，概不負責。

老遠間嘗聽得有鎗響，但城內冶靜，好似抽筋後四肢痲痺。

尼古拉廳內市議會的常會開完了。最鬪張的市議會，至此亦無能爲力，會員先後報告——電話局被佔，巷戰發生，弗葉的米兒學校失守。米波說：“市議會是站在德謨克拉西方面，向恣睢兇暴的鬥爭。隨那方面戰勝，市議會始終是反對濫用刑罰殘忍拷打的。”

立憲民主黨人柯諾司基，一個高的老頭兒，帶

付殘忍的面孔，說：“當合法政府到了大彼得時，這些暴動的盡該鎗斃，那不是濫用刑法哪！”全場聽了都反對，甚至他們的黨都不以為然。

此時空氣消沉下去。人人互相懷疑。反革命就是這樣鎮壓下去了嗎？社會革命黨中央執委，對於他們的長官投票不信任；左派在操縱；亞生立夫已經責職。走信的說：歡迎克倫司基的委員會在火車站被捕。南方同西南方的炮聲，在街上仍可聽見。但克倫司基總不見至。

只有三種報出行——真理報，人民公理報，新生命報。他們滿紙盛談聯合政府。社會革命黨要求組閣，不參加立憲民主黨或波爾什維克。戈戚很有希望，詩馬尼已經讓步。一個純粹社會主義份政府，除掉資產階級的份子可以成立。至於真理報則驕傲的說：

我們譏笑這樣去聯合各政黨。他們的出色的人物，不過為小小新聞記者，沒有什麼名望。

我們的聯合是無產階級同革命軍及貧農的聯合。

鐵路工會在牆上也貼一驕傲的告示說，兩方男如不妥協，即宣告罷工：

騷亂的征服者，我國危亡的救主，一不是波爾什維克，二不是救護會，三不是司倫司基的軍隊，而是我們鐵路工會的人……。

紅軍是不能處置一件像鐵路樣的複雜事體，而臨時政府又不能把持政權。

那個政黨的行動沒有一個建築在德謨克拉西信任上的政府，授以政柄，我們拒不爲之服務。

司馬尼賣盡九牛二虎之力，戰戰兢兢掙紮奮鬥。

在職工會總辦公處羅佐夫司基介紹給我尼古拉路一個鐵路工人代表，他說他們的人正在開羣衆大會，詆毀他們領袖的行動。他拍案大呼：“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保護祖國的右中央執委又來玩

柯尼諾失的把戲。他們派一個委員到司達加去。我們在明司克把他逮捕，我們的分部要求開全國大會。他們不肯。”

軍隊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中的情形是一樣，全俄國的德謨克拉西團體，互相分裂變遷。合作社內幕發生衝突。農民執行委員會開會總是打架散場。就是可沙克自己亦有糾紛。

革命軍事委員會此其工作異常緊張，不怠工，不罷工。出入的人活潑軒昂。他們夜以繼日，日以繼夜，開動那付可怕的工作機器，疲勞過度，眼不能睜；腳不能行；如警似鼓，粗率齷齪；走進來倒在地板上就睡。救護委員會已經搗毀，大堆的新告示，打散滿地，其一如下：

那些毫無衛戍師同勞動階級擁護的叛徒，總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他們的計劃，被副連長布萊戈雷沃夫發現。這多謝一個忠實紅軍，他的名字將要公佈，把他們的計劃告發。計劃的中心

救護委員會。波可尼可夫負責指揮他們的軍隊。一切命令皆為從前臨時政府委員戈茨簽字。在他的千金一諾的嘴巴上允許自由。

革命軍事委員會把這些事實暴露出來，使民衆注意，並下令通緝一切狼狽爲奸的叛賊，交革命裁判委員會處決。

莫司科傳來消息說，學生軍與可沙克包圍克雷林，要蘇維埃軍隊繳械。蘇維埃軍隊答應。當他們離開克雷林時，又被鎗斃，波爾什維克小小軍隊，已趕出電話局同電報局。學生軍，佔有全城中心……。但周圍蘇維埃的軍隊正在集合。巷戰就要發生。調停絕對無望。蘇維埃方面有一萬衛戍師同一些紅軍。政府方面有六千學生軍，二千五百可沙克，二千白兵。

大彼得蘇維埃照常開會。隔壁新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亦在開會執行人民委員會的命令。有

個命令中說，國會通過後即行頒布工人八小時工作，與魯訥查司基的民衆教育系統的基礎。出席這兩個會的人數只有幾百，全付武裝。詩馬尼只有衛隊軍在窗子上裝機關鎗指揮兩翼。

在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中鐵路工會一個代表說：

“我們不得運輸任何黨派的軍隊。我們應當派人同克倫司基講，如果他再向大彼得進攻，我們就要割斷他的交通路線。”他也提議各社會主義黨聯合開會組織一新政府。

加蒙尼夫答覆他：“波爾什維克人是很歡喜到會的。現在的重心，不在組成這樣一個政府，而在接受蘇維埃大會的政綱。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考慮過左派社會革命黨同社會民主黨國際派的宣言，并且接受在會上按人數派代表的提議，甚至包含軍事委員會與農民蘇維埃都可以。”

大廳子上托洛司委在報告連日經過。他說：

我們給弗萊的米兒一個機會投降。我們想不流血解決問題。但現在血已流了。路只有一條——不姑息的奮鬥。以為有別的法子能夠取勝，簡直是小孩子思想。時刻是堅決了。任何人等與革命軍委合作，報告何處有鎗，有酒精，有鉤刺的鐵絲。我們已經取得政權。現在我們就要保持政權。”

孟雪維克越飛，想把他的黨的宣告讀出來，但托洛司基不承認，在原則上有什麼爭辯。他說：“我們的爭辯，現在是在街上。最後的手段要拿出來了。我們全體，特別是我，負責什麼事情發生。”

從前線上與瑾訥回來的兵士報告他們的故事。一個是從第四百五十一軍敢死團來的說：“當戰壕裏得到這種消息，他們必呼（這是我們的政府）。”比得哈夫來一個學生軍說，他同其他兩軍人，不得抵抗蘇維埃。他的同志從冬宮回去

後，就派他當代表到詩馬尼來，願效命於真實的革命。

托洛司基更加兇惡下令答覆一切問題“小資產階級要使工農兵失敗，就自身與魔鬼聯合！同志們！不要吃酒（因為最近兩天酒醉的事非常之多）。晚上八點鐘後，街上除衛隊外不許有人。那些地方有藏酒的嫌疑，就要去查。有酒就要燬壞。賣酒的誓必嚴辦。”

革命軍事委員會召徵同區的代表人浦利羅夫的委員談話。他們應命而至。托洛司基對他們說：“殺了我們一個革命的，我們要殺五個反革命抵命。

天又黑了！市議會又有燈了！廣大的羣衆又倒進去了！地下廳子裏發出痛苦的呼聲。人羣擠布告欄前，看那天死的學生軍的名單，一一或者設想是死了，但後來又發現生身活在。上頭亞里山大廳子裏救護委員會在開會，官長身上的金色紅光

的肩章，照耀奪目。此外所見的是孟雪維克，社會革命黨的智識份子，眼光猙獰，形氣酣足的銀行家同外交家，前朝的官吏，衣服漂亮的婦人。

電話局的女子走來表功了！女子一個一個地跑到講台上來，——時髦幼女，桃紅的臉，高底的皮鞋，的敘述她們在無產階級手中的痛苦，並宣言她對於老的有權力的已經設立的政府，矢忠不貳。等到下面官長，富人，政治大家鼓掌稱贊時，她的臉又泛出含羞的紅色。

尼古拉廳市議會再在開會，市政長說得很有希望樣，大彼得團兵抱愧他們的行動。宣傳工作應積極進行。密探來往報告波爾什維克的恐怖行爲；又要去救學生軍；又要調查。

朱浦說：“波爾什維克人不須尖刀，只用道德都可以征服。”

此時革命的前線不甚順利。敵人開來鐵甲車裝有大砲。蘇維埃軍隊是些生紅軍，無官長，

無計劃，僅僅只有五千兵士與他們混合，其餘的衛戍師，不是很忙的壓制學生軍的反叛，便是守城或者不知怎樣做。晚上十點鐘，列甯對主戰的團兵代表講演，舉出五個兵士成立一委員會，作為司令部。早上二三點鐘，團兵離開兵房，開往前線作戰。我回家時，看見他們在冷靜無人的街上，步法老練，刺刀整齊，出發去了。

同時在鐵路工會總辦公處，各社會黨正在開會討論組織新政府。亞伯英唯基代表中派孟雪維克說：“沒有什麼戰勝同戰敗的，既往之事不咎罷。”左派的人對之同意。唐代表右派孟雪維克提議下列事項，作為與波爾什維克休戰條件：紅軍繳械，大彼得衛戍師聽市議會命令；克倫斯基的軍隊不能放一鎗，捉一人；各部盡用社會主義黨人，只有波爾什維克人，除外。安查諾夫與加蒙尼夫代表詩馬尼宣言：聯合政府是可接受的，但反對唐的提議。社會革命黨已經分裂。但農民

維蘇埃同工團中央執委，誓不承認波爾什維克。經過一場苦辯，舉出一委員會負責起草計劃大綱，這個委員會那晚上與第二天晚上，爭持不已。十一月九號，本有一次這樣的議和，歸馬爾托夫與哥威統率。但右派孟雪維克同工團看見克倫司基快要到了，同時救護委員會開始表現力量，馬上退出。現在他看見學生軍土崩瓦解，嚇得魂不附體。

十二號禮拜一，那天全國不做事，把眼睛釘住大彼得城外灰黑平原。舊統治的勢力節節逼進向着新的不可預料的統治政權進攻。莫司科宣告停戰，雙方協商，靜候首都結果。參加蘇維埃大會的代表，乘着特別快車，要到亞細亞盡頭，回家傳播消息。奇奇怪怪的新聞，廢泛的普及各地。覺悟的城市鄉村，受了刺激，爆發起來。蘇維埃與革命軍事委員會抵抗市議會，鄉董會同政府委員。一句話，紅的抵白的，——巷戰，同激烈的演

詞，應有盡有，結果只得大彼得一句話。

詩馬尼差不多人去臺空，而市議會聚召湧落，熱鬧非常。老市政長擺起那付官格，反抗波爾什維克議會的宣言。他熱烈的說：“市議會又非反革命的中心。市議會在目下各黨爭鬥中，毫不參加任何方面。但是到了國家無合法政權時，秩序的中心就是市政府。安分的民羣應當承認這一點。外國公使只承認市政長簽字的文件。在市政府是唯一的機關能夠保護民衆利益時，歐洲人決不容忍其他時局發生。市政府對待一切團體是客氣的。這種客氣當然對於他們有利益。所以市議會就不能禁止任何新聞紙在市議會衙門內發散。我們工作範圍增加。我們的行動自由也應擴充。我們的權柄也應被各黨尊視。

“我們完全中立。當電話局被學生軍佔領時，波可尼可夫命令割斷詩馬尼電話，我即反對，所以電話才走。”

波爾什維克橙子上發了一陣譏笑聲。右邊又罵起來。

老市政長舒雷賓繼續說：“然而他們猶以我們爲反革命派，對民羣如此宣傳。他們奪取我們最後幾輛汽車，使我們無法轉運。如果城鬧飢荒，那不是我們的過。抗議現已無效了！”

界波者夫，波爾什維克人不曉得究竟革命軍士搶去市政府的汽車沒有，就令有，也是幾個不負責的人一時發生的。他說市政長告訴我們，不能在市議會內開政治會議。但是孟雪維克同社會革命黨在此不設別的，只是黨的宣傳，并在門外發散他們的非法報紙大花報，兵聲報，工人週刊，激成暴動。如果我們波爾什維克人在此散我們的報紙，怎麼樣？但這是不能的，因爲我們尊重市議會。我們並沒有攻擊市政府。我們不如此做。但我們已向民羣發出宣言，我們不得不如此。”

立憲民主黨人新加雷阿夫接着說：“與那些應

受叛逆處分及應帶到法庭受判決的人，不要多講。”他提議在市議會的波爾什維克會議應驅逐出去。但這個提議沒有通過，因為對於會員私人沒有什麼詆毀的地方，而且他們在市政府非常活動。

於是兩個孟雪維克國際派宣告波爾什維克議會的宣言會釀成屠殺，平支唯基說：“如果反波爾什維克即反革命，那我就不知道革命就無政府的分別。波爾什維克人全靠浮躁不馴的流氓。我們沒有別的，只有道德力量。我們的職任，是找出一條和平出路，所以反抗任何方面的屠殺與搗亂。”

納查雷夫說：“向街上貼的告示標題為示羣。要百姓起來破壞孟雪維克同社會革命黨，是你們波爾什維克人永不磨滅的罪惡。昨天的恐怖，是你們那個宣言準備幹的開台劇。我屢次為你們與其他黨撮合，但現在我覺得你們是不值一顧

的。”

波爾什維克人站起來攘臂奮呼，怒罵一場。

我跑出廳外。孟雪維克戈堡那邊還有三四個訪員。他們精神高漲，說：

“看！這些胆小的怕了我們。他們不敢逮捕市議會。他們的革命軍委不敢派一委員到這個房子來！今天我在花陀沙亞轉角，看見一個紅數，攔住一個小賣兵聲報的小孩子。那位小孩對他發笑。羣衆向前要處死那文強盜。現在只差幾點鐘了。就是克倫司基不來。他們也沒有政府。荒唐得很！我曉得他們自己在詩馬尼還要打架。”

我一個社會革命黨朋友，把我拉到一邊告訴我：“我曉得救護委員會躲在什麼地方，你願去跟他們說話嗎？”

此時天又斷黑。城中平靜如常，——窗子開了，燈亮了，街上湧擠的羣衆，又徐行緩步爭論了。

在涅夫司基八十六號，我們超過一條路來到一個院場，周圍盡是很高的房子。有個房子門口二百二十九號，我的朋友用一種特別法子去敲門，聽到一種相撞的聲音，內門一打，外門就開出條裂縫，現出一個婦人的臉，注視幾分鐘後，把我們引進去。她是個瘦削中年婦人，馬上就叫：“凱雷，不錯！”食堂內棹上茶碗熱氣騰上，還有許多碟子盛着麵包同生魚。一個人穿件制服，從窗簾下走出來，還有一個衣服似工人的從貯藏室出來。他們很歡喜接見美國訪員。他們兩個都愛說這句話，如果他們被波爾什維克逮捕，必遭鎗斃。他們不告訴我他倆的名字，只說他們是社會革命黨。

我問：“你們爲什麼在報紙上造出許多謠言？”

他也不見怪，答道：“是，我曉得，但我們還可做什么？”他把肩背一抬，“你們要讓我們把人民的腦精造成一種形式。”

留外一人插嘴說：“這只是波爾什維克人冒

險。他們沒有智識份子。官吏不上工。俄國不是一城，而是一全國。我們斷定他們只能支持幾天，所以我們就議決願助克倫司基恢復原來秩序。”

我說：“這到很好。但你們為什麼與立憲民主黨聯合？”

那位假工人笑道：“告訴你實在話，目下民羣是抓在波爾什維克手裏。現在我們無羣衆。我們調動不到一個兵士，又得不到武裝。波爾什維克在有些地方本不錯。此時俄國只有兩黨有力量，一是波爾什維克，一是躲在立憲民主黨尾巴後面的反動派。立憲民主黨想利用我們，其實是我們利用他們。我們消滅波爾什維克後，就要進攻他們。”

我問：“波爾什維克人準許參加新政府嗎？”

他把腦殼一搔：“這是個問題，如果不允許他們，他們又會耍把戲。無論如何，如果有國會，他

們當然有機會平分政權。”

那個官長說：“這裏又發生允許立憲民主黨參加新政府的問題了。……原因是一樣的。你曉得，如果波爾什維克現在可消滅，立憲民主黨是不要國民會議了。”他搖一搖頭，“政治對於我們俄國人不是件易事。你們美國人生來就是政治家，一生都過政治生涯。你曉得，我們只有一年經驗。”

我問：“你想到克倫司基怎樣？”

那個假工人答：“呵，克倫司基是臉毒政府的罪人。克倫司基逼迫我們與資產階級聯合。如果他當真辭職，那到又是個在國民會議前六個星期的內閣危機。我們是要避免的。”

我問：“得到那個地步嗎？”

他道：“是，但我們怎麼知道？克倫司基與亞生立夫欺騙我們。戈茨稍為激烈。起諾夫是真的革命家。我站在他那方面。所以今天列甯傳出

話來，說他不反對超諾夫加入新政府。

“我們也是要推翻克倫司基政府的。但我們總想等到國民會議時好一點。這次事情，開首我是贊成波爾什維克的。但我們黨中一致反對。我有什麼法子？這是黨的紀律。

“一禮拜內，波爾什維克政府就要瓦解。如果會革命黨靜以待變。政府會落他們手裏去。但如果我們等了一個禮拜，俄國弄得更要糟糕，德國帝國主義者就要勝利，所以我們等不到一禮拜，雖只有兩團人允許擁護我們，就幹起來。又誰知他們中途叛變，所剩的就是些學生軍了！”

我問，“可沙克怎樣？”

那位官長歎一聲氣說：“他們不動。當初他們說，如果有步兵擁護，他們是出來的。他們還說他們有人跟着克倫司基。他們是會參加的。後來他們說，可沙克人從來被罵為德謨克拉西的世欺。……到最後，他們說（波爾什維克不沒

收我們的土地，對於我們沒有危險，我們仍然中立！)”

在我們談話之中，人時常出進，大部分是官長，肩章都撕脫。我們在大會中看見過他們，并聽過他們的小而激烈的聲音。從半垂的門簾中，我驟然看見洗澡房內門開了，內面梳裝檯邊坐着一個軍官，烏着制服，在膝頭上一張紙上寫什麼。我認認這是波可尼可夫，從前大彼得指揮官，革命軍委出重賞要捉他。

那個官長又說：“我們的政綱哪？是的；土地移交於土地委員會，工人有充分代表管理實業，和平政綱是有力量的。不似波爾什維克人間世界下哀的美敦書。波爾什維克不能給國內民羣以他們所允許的。我們不讓他們。他們偷我們的土地政綱，要想得民衆擁護。太不誠實。如果他們等到國民會議去——。”

洗澡房裏那位官長急走出來說：“國民會議到

沒有什麼關係，如果波爾什維克人要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是無論如何不得同他們合作的。克倫司基做了一個極大錯誤。他在國會宣告要捉波爾什維克人，使他們老早知道他要做的事。

我問：“你們現在打算做什麼？”

那兩個彼此相顧，說：“等幾天你們看，如前方有多數軍隊前在我們方面，我們不得同波爾什維克妥協。不然，我們或者要迫而出此。”

我們又到涅夫司基街上汽車中；人還是擠；車的平台因過重壓灣下去，靠着地上慢慢擦到詩馬尼去。

麥雪可夫司基從屋裏走出來告訴我，各部罷工已發生效力。例如人民委員會久應把秘密妨約印出來，但負責掌管的人涅雷托夫捲了潛逃，有說躲在英國公使館

更糟糕的就是銀行罷工。孟仁司基說：“沒錢我們沒
鐵路郵電各機關工人的薪水應

常要發。銀行關門。國家銀行，是時局之鎖匙，也關了。銀行書記皆受人賄賂，停止工作。列啓已下令要炸燬國立銀行的屋頂，同時還有命令私立銀行明天開門，不然，就我們自己來開。”

大彼得蘇維埃正在開會。武裝同志甚為湧擠，托洛斯基在做報告：

“可沙克人已由克雷司諾乙敗走。”（大聲唱彩）“但戰爭將開始，浦口沃，正在激戰，一切軍隊應速赴增援。

“莫司科消息不好。克雷林在學生軍手裏。工人鎗枝甚少，結果就看大彼得。

“前線上土地同和平命令發生很大效力。克倫倫斯基親到戰壕去鼓吹大彼得被波爾什維克人如何焚燒、流血，婦女如何屠殺，但沒有一個兵士相信。

“呵勒，亞夫羅雷，雷司浦里加三個驅逐艦泊在涅華，是準…口對着有向城內開拔的兵士。”

有個粗音喊：“你爲什麼在那裏離開紅軍？”

托洛斯基答：“我就要去。”說畢下台來。他的臉比平常白。他撇開坐在會場兩邊的朋友急走進在等他的汽車去了。

加蒙尼夫報告調停會的經過。他說：“孟雪維克所提出的，停戰的條件是沒有接受，就是鐵路工會分會也反對。現在我們得了政怒，並且統馭全國。他們所要問我們的是三件小事，（一）交出政權。（二）要兵士繼續大戰。（三）要農民忘却土地。”

列甯此時出來答覆社會革命黨所詆毀的：

“他們如果說的。他們政綱紀念土地真偷始的，我們應向他們行禮，太好了我們了！”²⁹

會場大鬧。領袖一個一個上來解釋勸告，爭辯；兵士同工人一個一個上來發表他的意見。聽衆來來去去，交換不息。時時有人進來喊某連基隊的同志出發前方。有些走到詩馬尼來休息敷

傅，或傾鎖與其他器具。

早上三點鐘，我們剛離開會場時，革命軍委的何子滿跑來，臉色大變。他把我的手捏住大呼：“對哪 前方有電報來。克倫司基一敗塗地！你看這個！”

他拿出一張紙，是用鉛筆快寫的，別的人看不清楚，他朗誦：

浦口沃，早上二點十分。

十月三十到三十一兩晚，是歷史上有重要位置的。克倫司基想移動反革命的軍隊，來抵抗革命首都，現已痛痛快快趕跑了。克倫司基節節敗退。我們乘勝進攻。大兵得的工彼與水手，已過表示他們能夠并願拿着手中的鎗執行德謨克拉西的權柄與意志。資產階級想把革命軍隊孤立起來。克倫司基就想用可沙克力量破壞我們。兩個計劃都已失敗。

工農民主政權的偉大意義，已經結合軍隊的

線，並且鞏固他們的意志。全國從此更信仰蘇維埃政府不是朝生暮死的東西，而是永不致敗的事實。趕跑克倫司基，就大體方面說來，就是趕跑地主，資產階級同柯諾尼夫的黨羽。趕跑克倫司基是堅定人民權柄，得到和平自由生命，麵包土地與政權。浦口沃軍隊，以他的英武的鬥爭，已經鞏固了工農的革命。現在再不得開倒車了。我們面前現在擺的是奮鬥，阻礙，同犧牲。但道途是光明的；勝利是一定的。

革命的俄國同蘇維埃政府，可以自誇在瓦丹大佐指揮下的浦口沃之役。我們這永遠次烈士！榮耀歸於革命戰士兵人同長官！

革命的，民衆的社會主義的俄國萬歲！

人民委員會委員

托洛司基

我們誇過子啊孟司基坪，疾趨回家。在尼古拉火車站前碰了許多羣衆，幾千水兵荷鎗枝立。

一個鐵路工會會員站在椅子上與他們抗辯說：“同志們，我們不能送你們到莫司科去。我們是中立。我們不運輸任何方面軍隊。我們不能送你們到莫司科，那裏已經發生厭劣的戰爭了。”

全坪騷動向他大鬧。水兵衝上前去。忽然有一條門閃開，內面有二三個司機的，一個拿火的說：

“同志們！走這來。我們頭送你們到莫司科去。送到海參崴都可以，只要你們喜歡。革命萬歲！”

第 九 章

勝 利

命令第一號

浦口沃軍隊

十一月十三早上五點三十八分

反革命軍隊，在浦口沃與我們軍隊相持，經過一場惡戰，全軍覆沒，紛紛逃竄，秩序大亂，又藉查司可乙塞羅為掩護，退守第二之白夫羅夫司基與

瑾加訥。查司可乙以北與雅里山撮夫斯基車站為我們軍隊佔據。柯平羅隊伍為我們左翼，克雷司諾乙為右翼。

特令浦口沃車隊佔據查司可乙塞，固守陣腳，尤其在瑾加訥方面。迅速抄過並佔領泊夫羅夫司可乙，固守南面。奪取鐵路遠至底諾。

軍隊每佔一處，必設法固守，安排戰線，與其他防禦工作。他們應當與柯平羅，同克雷司諾諾軍隊以及防禦總司令部密切聯絡。

討克倫斯基軍隊全軍總司令

莫雷唯阿夫

禮拜二早晨怎麼樣？兩天前在大彼得作戰的，是些無領袖的隊伍，東馳西蕩，毫無目的，更無糧食子彈與計策。什麼東西把這批組織散漫的和缺乏紀律的紅軍同兵士鎔成一個軍隊，能服從上級命令，忍苦耐勞，不畏可沙克的炮雨彈烟呢？

民衆革命，總要與舊日軍事勢力，作幾次戰裏。法國革命中的橙襪軍隊，即爲前例。反對蘇維埃軍隊的有可沙克，地主，貴族，黑白黨。沙皇再來了！西比利亞鐵鍊子上身了！以外還有德國人可怕的冤孽。加萊兒所說的勝利二字，實在是鬼話，要乎千年才能實現！

禮持日晚上，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委員，九死一生的從戰場歸來。卡彼得衛戍師舉出五人委員會作爲戰事參謀部，三個兵士兩個官長，都證明無反革命嫌疑的。莫雷唯呵夫大佐，從前夫國大衆負責指揮。他是個有魄力的，不過要小心察看。在柯平羅，啊布克哈夫，浦口沃，克雷司諾乙塞羅，幾處地方，增加許多臨時隊伍，因爲附近鄉村招來了許多遊民——兵士，水兵，紅軍，騎兵，炮兵，步兵，統統混合一起，還有幾輛鐵甲車。

天一破曉，克倫司基的可沙克的先鋒隊，就來接觸，步鎗散開的聲音 緗至踏來！荒涼的平原寒

靜的天空，戰鼓聲聲響入，正在跋涉的隊伍的軍中。點點炮火飛來，唯有靜立以待！戰事就這樣開始了。他們走上戰場。工人隊加緊速步，沿着直路滾滾而來。一切進攻地點，都有如螞蟻般的人聚集着，有與委員共同作戰的，亦有僅為指定場合，積集工作的，這就是他們為他們的世界的戰爭！長官是他們自己選舉出來的。在此千鈞一髮之時，無連絡的人們，也就不得不萬眾一心了。

參加這次戰爭的人，曾對我描寫過，水兵如何跑出炮雨之中，殺喊連天。未曾受過訓練的工人如何衝向進攻的可沙克人，把他他拉下馬來；又如何一陣不通姓名的人民在黑地下圍住戰場，如潮水般湧向敵人。在禮拜一半夜前可沙克陣勢，崩潰開始逃竄，丟下他們的鎗械。無產階級的軍隊的前鋒隊，已逼至查司可乙。詩馬尼人民委員會能把凱歌報知全世界，賴有此耳。

告一切兵工代表蘇維埃！

“十一月十二，革命軍在查司可乙塞羅地方肉搏血戰，敗退克倫司基與柯尼諾夫的反革命軍隊。現以革命政府名義，特令一切團兵，向違背革命德謨克拉西的敵人進攻！並沒法捉拿克倫司基。凡有害革命成功與無產階級的勝利的行動，應立即防止。

革命軍萬歲！

莫雷唯呵夫。

各省消息如下：

寒花司托浦的地方蘇維埃，執行政權；港口戰艦上的水兵召集，大會強迫官長發誓效忠於新政府；尼雪尼羅夫歌羅得的蘇維埃管理一切；加暨傳來消息說街上發生戰爭，學生軍與炮兵反對波爾什維克衛戍師。

在莫斯科又是一場惡戰。學生軍與白軍堅守克林姆，即城內中心，四方八面受革命軍委的軍隊襲擊。蘇維埃的炮隊，駐在詩戈比立夫埠炮毀

市政會，知事公署以及旅館的房子。超加耶與尼威加耶的圓石巴取去作戰事防禦物。一顆開花炮子彈，掠過幾個大銀行和商店。域內無門光，無電話。資產階級，躲在地窖內。最後佈告，說革命軍委送公安局委員會一哀的美敦書，要他馬上交出克林姆；不然，大炮毀之。

普通市民說：“炸毀克林姆嗎？他們不敢”

在西比利亞，從沃羅達到啓達；在黑海從竊可夫到塞花司托浦，大城市與小鄉村的戰爭已冒烟爆發。成千成萬的工廠，農村，團神，軍神，大海中航船的祝詞，如雪片般的飛至大比得，——祝賀人民新政府！

可沙克政府在諾沃起加司基，給克雷司基一電；可沙克軍隊政府，邀請臨時政府及國會議員如可能，即來諾沃起司基共商討波爾什維克戰爭。

在芬蘭，時局亦騷動。黑松科的蘇維埃波與波羅的海軍艦中央執委聯合宣告圍城，並鄭重聲明

有干涉波爾什維克的力量或以武力違反牠的秩序者，誓必嚴辦。同時芬蘭鐵路工會全國罷工。頒布一九一七六月社會黨所通過而被克倫司基取消的法律。

清早我到詩馬尼去，沿着長木街邊走上去，在門外驟然看見雪片從灰色無風的天空中颯颯墜下。外面一個兵士很高興的喊：“雪！有益於健康的！”內面長暗大廳與荒涼房間，猶如無人之境。我耳邊驟然聽到一種深沉不安的聲音，留心一看，原來在地板上旁邊盡是睡的人，粗濁的工人同兵士，滿口泥漿，或躺在一堆，或個人一起，奇形怪象，如死屍然。有些身上的破衣沾有血跡。鎗職子彈帶，丟在一旁。這是凱旋而歸的無產階級軍隊！

樓上放了許多小櫃子過路都難。空氣令人嘔吐。從灰漬的窗上，射入一道白光。一個打破的茶碗，冷清清地放在帳櫃上，還就許多杯子盛

着茶，旁邊放一張革命軍委最後的布告，反面放的，用手寫的。這是些兵士寫來紀念在反克倫斯基戰爭中死難的同志的；似乎寫好了他們才睡，寫的字上面又似乎留了許多淚痕。

亞里瑟唯諾雷多夫

底馬司克芬

司多比可夫

沃克司雷生司基

李昂司基

佈雷柯克錢司基

萊唐司基

培起可夫

這些些是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五從軍，現存者只有三人：

培起可夫

沃司克雷生司基

李昂司基

山鷹兒的戰士，你們的靈魂和平地睡了！
你們的“和平”與“幸福”應得的已有了；
在地下墳墓中，你們親密的結成伴侶。
朋友們呀！好些睡罷！

只有革命軍委仍在工作沒有睡。 司克雷浦尼克從裏面一間房子跳出來說：戈茨已被捕，但他死不承認在救護委員會宣言上簽字，亞生立夫亦如此，救護委員會自己也否認向衛戍師發有宣言。司克雷浦尼克報告城內團兵內部尚未融洽。 沃海基的團兵，不肯跟克倫司基作戰。

超諾夫所領帶的幾隊中立師，在瑾加設法勸克倫司基停止向大彼得進攻。

司特雷捕尼克笑道：“現在沒有中立了。我們已勝經了！有六十多個前方代表担保以軍隊保護我們，只有羅馬尼亞前線上的軍隊，還沒有聽到講他們的消息，軍隊委員會禁止從大彼得去的報紙，

但我們現在有經常通訊隊。”

在大廳門口，加蒙尼夫剛剛走進來，開一夜的聯席會議，討論組織新政府，開得精疲力倦，却很歡喜。他對我說：社會革命黨已傾向我們，請我們加入新政府了。右派的人怕了革命裁判委員會。他很驚慌的要求我們在解散他們以前，不要太爲過甚。我們已接受鐵路總工會的提議——組織一純粹社會主義政府。他們現在專做這項工作。你看，這盡是我們的勝利所發生出來的。我們一失敗，他們把我們一文不值，現在誰也喜歡蘇維埃的同意。我們所須要的是真的最後勝利。克倫司基要停戰；但他應當投降。”

這大約是波爾什維克領袖的僻性。有個外國新聞記者問托洛司基對世界怎樣說話，托洛司基答：“此時我所能說的話，唯一的，就只有在我們的炮口上。”

在勝利革命怒潮之中，有一種暗潮：的確是令

人焦慮的，這就是經濟問題。銀行職員聯合會，不唯不聽革命軍委的命令，啓封銀行，並且開會正式宣告罷工。請馬尼向國立銀行要三千五百萬盧布，但發錢的把房子鎖了，只發臨時政府代表的薪水。反動派利用國立銀行爲政治武器；例如鐵路總工會要錢發政府鐵路工人薪水時，則指他去問詩馬尼。

我到國立銀行去看新委員當中的一個烏爾人，他是波爾什維克黨的，紅頭髮，名比托洛維克。他努力想把罷工書記丟下來的毫無秩序的事整頓。各辦公室內工人兵士與水兵，氣喘喘地把舌頭伸出口外，大賣氣力；一下望到那些大眼簾，嚇得不敢動彈。

市議會裏的人是擠的。向新政府挑戰的事，依然有，不過少些。中央土地委員會告農民，不要承認蘇維埃大會所通過的土地法令，因爲這種法令是可以急起糾紛和內戰的。市政長舒雷資

宣告，因波爾什維克暴動，國民會議的選舉無定期的延期。

受了內戰太殘忍的打擊，人民腦精中有兩個最先決的問題：一停戰，不流血；二新政府之產生。“破壞波爾什維克”這句話是沒有購了。要把他們摒出政府，的得講也少了。只有工團同農民蘇維埃是例外。就是波爾什維克的死對頭中央軍隊委員會從莫赫勒夫打電來：“如果成立新政府，那應該接近波爾什維克，彼此多瞭解一點。我們同意允許他們少數人參加內閣。”

真理報很滑稽的要人注意克倫司基所講人道主義的情感，並登載他致救護委員會一封信如下：

遵照救護委員會與在牠下面的一般民主團體的提議，我已停止討伐叛賊的軍事行動。委員會已派人來磋商。現應設法停止無謂的流血。

鐵路總工會通電全國：

鐵路工人大會，因得兩方面受痛苦的政黨自己承認有協商之必要，實以抗議利用政治恐怖釀成內戰，尤其在一個革命德謨克拉西中發出許多派別，舉行這種爭鬥；並宣告政治恐怖在任何形勢下都是與協商組織新政府的原意相矛盾的。

由大會派出代表到前方同瑾加吶去。大會中一切事情，好像到最後解決形式。已經決議成立一臨時人民委員會，共四百餘人——詩馬尼七十五個，老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七十五個，其餘為各市議會，職工會，土地委員會與各政黨。超諾夫有新內閣總理說。列甯同托洛基謠傳被棄。

大約正午，我又站在詩馬尼門口，跟一個要到前線運傷兵的掌機車夫談話。我問：“我能同你去嗎？”他答：“當然！”他是大學生，志願來服務的。

我們在街上過時，有人在講德語，意思是到幾個兵營裏去吃點心。

由威諾訥耶，我們騎灣到了一個大院場，周圍盡是些軍事用的房子；走上階梯，進入一個矮的房間，只有一個窗子發光，一條長木橙，垂有二十個兵士在吃粥，用木調羹從洋鐵桶攪着，大談大笑。

“歡迎你到第充補充工程團去當委員去！”我的朋友說畢，把我介紹當作一個美國社會主義家。個個起立與我握手，一個老兵抱住我給我一個親愛的接吻。添了一根木調羹；我就坐在席上。另外來一桶盛滿了咖啡，還有大塊的麵包，當然是很客氣的茶話會。於是大家開始問我關於美國的問題！“自由國的人民把選舉票會錢是真的嗎？如果屬實，他們怎能夠得到他們所須要的哪？這到底是回什麼事？在自由國家內一派很少數的人能夠統治全城，專為個人利益是真的嗎？為什麼百姓忍得住？就是在沙皇之下，這樣事都不能發生。

真的，此地也常有投機事業；但卻沒有把全城人當作買賣，而在自由國還如此！人民也有革命思想嗎？”我於是盡量的向他們解釋我們國家的實況。

一個年輕附官名巴克頓諾夫點着頭，用法語寄我說：“當然，但你們已經有很大的資產階級。那麼資產階級就可操縱立法與法院了，如何人民能夠有力量改變？我虛心信你的話，因為我不知道你們國家；但我看，似乎不能信。”

我說要到查司可乙塞羅去，巴克頓諾夫忽然說也要去，全房的人亦即議決都到查司可乙去。

恰恰此時外面有人敲門。門一開，走進一個大佐，也沒有人起立，但大家都高呼致敬。他問：“我能進來嗎？”他們答：“請進，請進，”他是個魁梧出凡的人物，穿件皮衣，繡花描金。他說：“我聽到你們要走查司可乙塞羅去。同志們，我能同你們去嗎？”

巴克頓諾夫想一下答道：“我想今天此地沒有

什麼事要做；好，同志，我們很歡喜同你去。”那位大佐坐下，自己斟了一盞茶。

巴克噶諾夫怕傷了大佐的尊嚴；用很低的聲音對我解釋：“你看，我是委員會主席，當大佐被我們派去指揮時，我們除了在行動上，差不多完全統治全團。在行動上他的命令是絕對要服從的，但他要對我們負責。在兵營中，在行動前他要得我們許可；你可呼他為我們的執行官吏。”

我們於是分給了武器，盒子炮，手鎗等。有人說“我們可以碰到可沙克人，”我們擠在運傷兵車子裏，還帶了三捆新聞報到前方去。我們直出李列尼，沿哥羅尼走。坐在我旁邊一個少年，肩章是中將級。他說一切歐洲話一樣的流暢。他是團委一委員。

他鄭重的說：“我不是波爾什維克。我的家庭是老貴族，我自己，你可說，是個立憲民主黨。

我開始驚疑：“那又怎麼能夠？”

他說：“呵！是的，我是委員會一委員，我不祕守我的政治意見。但別人也不注意，因為他們曉得我不信什麼反對大多數意見這類話的。這次內戰，我沒值加入，因為我不贊成拿起鎗殺俄國自家兄弟。……”

“挑撥之徒！柯羅尼諾夫的黨羽！”其他的人問何他高興的喊，並在他肩膀拍幾下。

穿過莫斯科夫斯基的灰石城門洞，上值徽金神字，皇族雕鷹，與沙皇御名。我們跑至大馬路，雪已經輕落下，湧擠的紅軍，沿途跌躓，歌呼，要到革命的前方去。亦值歸來的滿身泥漿，臉現灰色。許多純粹像小孩子樣。婦人攜着鏟子，來復槍，子彈帶，還有的臀上纏着紅十字會的布——這都是窮街陋巷的可憐虫。一隊一隊的兵士，從礮子上下來，笑視紅軍水兵的憂容；小孩子為父母攜着糧食。這班蚩蚩者氓，在雪深數寸的道上，熙熙攘攘。我們經過大砲，跟着運子彈車，向南

走，兩邊擺了許多礮車輪盤，值擱槍的在守衛。軍醫院充滿由戰場送回的傷兵。前面來架農夫車，裏面坐個白臉少年，腹部受傷，聲聲叫痛。兩邊田間，婦女們正在挖成壕，布電網。

迴顧北方，雲已褪散；太陽白光線初射出來。對看平坦澤原，大彼得炫耀在望。右邊白的金的各色的圓球尖塔，在邊高的烟筒放出黑烟。再過去，就是那墜下的天空，罩着芬蘭。我們兩邊盡是教堂寺廟，間常有個和尚躲在門後看無產軍隊在道上的馳驅。

到了浦口沃路岔幾條。我們停在人中間。人是從三方面滾來。友朋相遇，喜笑顏開，彼此敘述戰爭。向着岔路有一行屋，留下無數砲子痕蹟，周圍一里多路的地面，被踐成泥。此處戰事最烈。平原上已無青草。可沙克人的馬又無坐主，只好忍飢挨餓在兜圈子。我們面前有個呆笨紅軍，總想騎上一匹，騎了又跌，跌了又騎，弄得其

他許多人笑着伸不得腰。

可沙克敗退時所經過左邊一條路，通到一個小小鄉村裏。從此一望，廣大的平原，如無風海面，罩着弱的戰雲。在此路上，皇城中曾放出幾千人民。左邊卽爲克雷諾乙塞羅小山，沙皇禁軍夏天的營幕同帝國乳牛場。中間相隔的平坦派寂的風景，也沒有什麼東西點綴，只幾家廟宇工廠，乞丐院與孤兒院，三三五五，不倫不類。

車在荒山過時，車夫指點說：“此處爲司路詩加卽死難之所！她是市議會中波爾什維克人。事情在今早發生。她同查金還有一個人坐在汽軍裏。戰事已停。他們到前方去。他們正在談笑自若。忽然鐵甲車內走出些人，當中克倫斯基騎在馬上，有看見汽車的便開炮。在尼威加耶身中一炮，立即斃命。”

我們到了查司可乙，無產階級的英雄，正在昂頭得意。現在皇宮爲蘇維埃相會之地，熱鬧異。

常。院場盡是紅軍，與哨兵站在門外。通訊隊同委員們川流不息。蘇維埃辦公室放着一個茶缸，工人，兵士，水手，官長共有五十餘人，圍住吃茶，高談辯論。角上兩個生手工人盡力在開動放大製圖的機器。當中棹子上戴彭可俯視地圖，用紅的同藍的鉛筆在畫駐軍的地方。在他得閑的手內，總帶着那件絲鋼製的盒子砲。他一下坐在打字機旁邊，用一個指頭在敲。停了一刻，又把他的手炮拿出來，轉動牠的炮子房。

旁壁坑上躺着一個青年工人，兩個紅軍灣起身子照顧他。其餘的也不留意。他的胸口有一洞，心跳一下，血如泉湧。他的眼睛閉了。他的面孔綠的色。微弱的，慢慢的，他仍在呼吸，每呼吸一次，聽見他在歎：“和平來了！和平來了！”

戴彭可看見我們進來後，對巴克頓諾夫說：“呵！同志，你願到總指揮部去做事嗎？等一下；我給你證明書。”他走到打字機前，又慢慢敲起

來。

這個新指揮同我到了伊加倫雷訥宮。他很高興，覺得自己為重要人物了。紅軍一樣在檢查。我的老朋友那位大佐，站在窗子邊嚼他的鬍子。他招呼我如久日不見的兄弟。那位法國柏瑟雷比亞人仍坐在這口棹子邊。波爾什維克教他不要走，繼續工作。

他說：“我能做什麼？不管我怎樣，索性不愛流氓獨裁，似我這號人，是不能在這次戰爭中幫助那方面，我只悔遠離我毋於柏塞雷比亞！”

巴克頓諾夫正式就指揮職。那位大佐急說：“鑰匙在此書棹內。”

一個紅軍槍着說“錢在何處？”那位大佐爭了一驚說：“錢哪？錢哪？你好不講那個箱子吧？在那裏。我在此只有三天。至於鑰匙，我實在沒有。”說畢把肩背一聳。

神軍說：“這容易辦。”

巴克頓諾夫說：“讓我們把箱子打開，拿把斧子來，這裏有個美國同志，讓他毀開箱子，把所看見的寫下來。”

我掉動斧子。箱子是空的。

那個紅軍很憤激的說：“讓我們捉住他，他是克倫司基的人。他把錢偷給克倫司基去了。”

巴克頓諾夫不想如此做，說：“啊！不對，在他以前還有柯尼諾夫到過此地。不要責備他。”

那個紅軍大鬧“碰了鬼！我告訴你，他是克倫司基的人。你不捉他，我們要捉他，要把他送到比得保羅牢裏去。”其他的紅軍都同意。那位大佐可憐的望着我們一下，於是帶下去了。

蘇維埃宮前面架着砲車開往前線去。六個紅軍，幾個水兵，一兩個兵士，在一個粗大工人指揮下，爬上去，并賊我同去。總司令部走出來的紅軍，總帶有手榴彈。他們說，比普通炸彈強十

倍。他們把榴彈送到砲車去。還有架三寸經口的大砲，用繩子綁出砲車尾上。

我們一呼起程，加緊速度，凝里的砲車，兩邊歌側，大砲一下擺到這個車輪，一下擺到那個車輪，手榴彈在我們腳下滾來滾去，有時碰在車邊上發出響音。

一個大紅軍，名尼古拉唯基，問我許多美國問題“爲什麼美國參加大戰？美國工人準備推翻資本家沒有？慕尼黑的事，現在情形怎樣？他們將解送培克滿至山佛蘭西戈嗎？”還有其他的，非常難得答覆的問題。發問時的聲音高過車聲。而我們彼此繼續進行，甚至跟着滾動的榴彈，跳舞爲歡。

有時巡查隊想阻止我們。兵士有時在路中呼：“停住，把槍撥出來。”

我們也不留意。紅軍說：“鬼碰了你。我們不得爲任何人停住。我們是紅軍！”我們正在鬧，尼古拉唯基又呼我去談巴拿馬國祭共管這類的

事。

十五里外，我們看見一隊水兵開回。於是讓車問：“前線在什麼地方？”頂前面一個水兵站住把頭一搔說：“今早上離此路只有半基羅米突。現在不曉得那去了。我們走，走，走，總找不到他們。”

他們爬上砲車一同前進。大約又走了三里，尼古拉唯基聳起耳根叫司機的停車。他說：“開火！你聽見麼？”有一刻，寂靜非常，前前後後，左左右右，接連發三槍。此地路邊多樹。我們匍匐前進。講話用耳語。等到車子來到不當砲火那方面，我們下車散開來，每人拿一枝槍，偷至森林中。

有兩個同志，此時把大砲取下，四面裝配一下，後來背着我們的方向橫準。

森林中非常幽靜，樹葉已脫，樹幹被秋陽晒成白色。沒有什麼響動，不過林中水池邊的冰，在

我們脚下閃搖。此地有埋伏嗎？

我們爲無事樣向前走，到樹木稀少處即停住。過去不遠，一塊光坪上有三個兵士圍着火，完全沒有留心到我們。

尼古拉唯基走上前去喊：“同志們！好不好！”在他背後有座大砲，二十枝槍，一車手榴彈，箭在弦上，一觸即發。兵士一齊站起。

“此地爲什麼像有槍聲？”

有個兵士似乎釋了重担說：“同志，我們在此打野兔。”

砲車到了羅馬諾夫十字街口，有兩個兵士出來，把槍一晃。我們停車。兵士說：“通行證？同志們！”

紅軍大呼：“我們是紅軍，不要通行證的，走呀，不要理他們！”

一個水兵出來反對：“同志們，這錯了。我們有革命紀律。該使有反革命派坐架砲車在此過，

說：(我們不須通行證的) 怎樣辦？我們不認識你們。”

爭了一場，水兵與兵士堅持要通行證。紅軍憤憤不平，把他們的醜紙拿出來。他們的都是一樣，只有我的是詩馬尼革命軍委發的，稍為不同。哨兵要我同他們去。紅軍拚命反對，但開首說話的那位水兵堅持說：“這位同志我曉得是忠實同志。委員會有命令來；命令是應當服從的。這是革命紀律。”

處

免生糾紛，我就下車，看見車愈走愈遠，同伴的都搖手分別。兵士彼此細語商是一陣，然後把我帶到牆邊。我驟然明白他們是要把我槍斃。

四向看不到一人；一線生機就是烟筒的烟與相隔三里一棟房子。兩個兵士走出去，我拚命跟着他們。

有個兵士喊：“同志們！看！這是革命軍委的印。”

他們呆呆看了我的通行證後，彼此相顧。

一個說得很懊惱的：“這與別個的不同，我們讀不出來。”

我挽了他的手腕說：“來，我同你們到那棟房子去，那裏一定有人能讀。”他們不肯，有個說：“不能。”另一個望了我一下說：“爲什麼不去？冤殺無辜之人是件罪惡。”

我們走到那個房子門口敲門。一個短小精悍的婦人開門一看，嚇得倒退說：“我不曉得他們！”有個兵拿出我的通行證。她赫得要哭。我說：“同志，請你讀一遍。”他遲疑的拿了那張紙，高聲朗誦：（持此通行證者爲美國雷約翰美國社會民主黨國際派的代表）。

在路上那兩個兵士又商量，對我說：“我們要把你帶到團委去。”在迅速的黃昏之下，我們踏着泥途向前進。忽然來一隊兵士把我圍住，猶狎的註視我。又把我的通行證傳觀一次，爭論我應不應

當處死。

我們到了查司可乙塞羅第二步槍營時，天已黑了。幾個兵士站在門口，問得出動：“偵探？…造謠的…”我們跨上曲折的樓梯，到了一個寬大寥廓房間，中間有一個大火爐，兩邊是行軍屬，大約一千個兵在鬥牌，彈唱，睡覺……屋脊有個洞，是克倫斯基砲打的。

我站在門口，他們肅靜一下轉身望我。忽然他們慢慢移至我面前滿臉兇惡，叫“同志們！同志們！委員會！委員會！”他們包圍我，口中喃喃不休。一個瘦削青年，頭上纏着紅布，從他們中間走出來。他問

“這是什麼人？”兵士上前解釋。他說：“把通行證遞給我看看！”他過細讀了一遍，又祇仔細考查一番，然後他退回我的通行證，發笑道：“同志們！這是美國同志，我是委員會主席，我歡迎你到我們團裏來。”一下歡聲雷動。他們上前與我握手說

“你怕沒有吃飯？我們已準備有中餐，你到長官俱樂部去，那裏有人說你國的話。”

那位主席引我穿過院場，走到第二棟房子門邊。一個貴族樣子的少年，肩章是上校級，進來；他把我介紹，然後回去。

那位上校用頂好的法語對我說：“我名叫莫羅司基，可以幫你的忙。”樓梯從進門的聽子裏引上去。燈光照得明亮。第二層有打台球，玩牌的房子。圖書館門向大聽子開着。我們走進食堂，一張長棹子，正中有二十個官長，全身制服，佩着金柄銀柄的指揮刀，與皇宮裝飾的鈕扣和十字架。我進來時，他們都客氣起身讓坐。我坐在一個有額腮鬚子的大佐旁邊。充滿歐洲官場空氣，革命在什麼地方？

我問莫羅司基：“你不是波爾什維克？”

全席發笑，但我瞥見有一二個靜默者。

我的朋友？“不是的。此地只有一個波爾什

維克官長。今晚他在大彼得。大佐是孟雪維克。寇羅大是立憲民主黨。我是社會革命黨右派。我可說大部份的官長并非波爾什維克。但都保一樣信仰德謨克拉西。他們信仰跟着兵士羣衆是對的。”

午飯用過，地圖拿出來了。大佐把牠擺在桌上。其餘的人圍攏來看。

大佐指着鉛筆寫的號記說：“此處今早是我們的地方。凱雷羅唯基，你那旋人那去了？”

寇羅夫指着說：“按照命令，我們佔領沿途路一帶的地方。加撒芬在五點鐘的時候，接過我。”

此時房門開了，走進那團委，同着一個兵士，也站在大佐背後看地圖。

大佐說：“很好，可沙克已退出我們防地十基羅米突了。我想無進展之必要。先生們，今晚你們維持原線，鞏固防地。”

團委主席搶着說：“如你喜歡，到不妨下令火

速進攻。在早晨就可與沙克相遇於瑾加吶北面，打他一個全軍覆敗。豈不妙哉？你想怎樣？”

靜點一刻，大佐再圍^圍着地圖說：“很好，斯蒂芬，請你來，”他說時聲音也不同，用枝藍鉛筆在地圖上畫。旁邊一^個時官速記他的命令。那個速記生去後，十分鐘轉來，把他的命令用打字機打好，還有一張複寫的。團委主席按照地圖來研究他的命令，接後站起說：“很好！”把複寫的那張摺好放在口袋裏，在那一張打好的上面簽了字，又從口袋拿出一個圓圖章蓋好，章給大佐。

革命就在這裏！

我乘着團部汽車回到查司可乙蘇維埃辦公處。工人，水兵，兵士，出出進進，仍甚擁擠。依舊砲車，鐵甲車的軋聲；依舊門前的大砲；世所罕見的革命中，依舊叫呀笑呀！六個紅軍奪路出來，中擁着一個神父，名伊凡，可沙克進城時，曾為之祝福。後來聽得他槍斃了。

城

戴彭可剛走出來，左右下令，手裏不然捨不得放落他那桿盒子砲。汽車停在門外，引擎是開動的。他個人爬進去，坐在後排，開往瑾加吶去詩平克倫司基。

晚上他到城邊，步行進城，他對可沙克人說的什麼，沒有人知。但克雷司諾夫將軍與他的幹部還同幾千可沙克投降了是件事實。聽說他并勸過克倫司基一同投降。

關於克倫司基，我把克雷司諾夫將軍在十一月十四早晨報告怎樣^外置他，重印一回：

瑾加吶十一月十四，一九一七，今早三點鐘，我被總司令克倫司基喚去。他受了很大的激刺，神經不甯。

他對我說：“將軍，你已經出賣我了。你的可沙克宣告要捉我，把我交與水兵。”

我答：“是的，他們有^這種論調，我并曉得你隨便在何^外都得不到一點個人的同情。”

處

他說：“官長一樣的口吻！”

我答：“是的，大多數官長不滿意于你。”

他說：“我怎樣做？我應自殺！”

我說：“你如果是個可尊貴的人，應該馬上走大彼得城去，樹起白旗，把你自己送到革命軍委，作為臨時政府的領袖與他們協商。”

他說：“好，我做。”

我說：“我派一個衛兵，同一個水兵與你同去。”

他說：“不要水兵。你曉得戴彭可在此，是真的嗎？”

我說：“我不曉得戴彭可是誰。”

他說：“他是我的敵人。”

我說：“現在沒有辦法。如果你在危險中，你應當曉得隨機應變。”

他說：“我今晚走。”

我說：“為什麼今晚？那不是逃嗎？你走應當公

開的冷靜的使人家知道你不是逃走。”

他說：“很好，但你應當給我一個靠得住的衛兵。”

我說：“好。”

我出去喚東河第十團的可沙克人羅司可夫，要他選十個可沙克護衛總司令。半點鐘後，可沙克人來對我說，“克倫斯基沒有在辦事處。他已經跑了。”

我大驚，下令搜尋，想到他不能離開瑾加納，但他的確找不到了。

克倫斯基扮作水手潛逃。這種行動使他失掉從前在俄國民衆中一切名望。

我坐在一輛工人司機紅軍擠滿的砲車前排座位上回到大彼得。我們沒有汽油，燈都沒有開。沿途是無產階級軍隊回家，與新補充隊去接防。

許多個車，成行的砲兵與手車，同我們一樣無燈光在黑夜中開行。我們英勇地向前推動，却又要防備左右相碰，這也是不能避免的。有時修理車輪，還不知走了許多路。

遠處的天邊佈列着點點燈光，晚上比白天更照得分外通明，恰似荒涼平原上湧出一座珠寶的隄岸。

那個掌車的老工人，一手拿着車輪，一手指着遠處燈光的首都，眉飛色舞的叫：

“我的，現在通通是我的，我的大彼得！”

第十章

莫 司 科

革命軍事委員會勝利之後，更加緊牠的工作。

十一月十四號。

告各軍，各旅，各師，各團的執委，與工農兵代表的蘇維埃及各界人等：

可沙克同學生軍，與工農兵互相諒解訂立協定，現公共議決控告克倫司基於人民裁判委員會，

并用各法團的名義通緝該逆送至大彼得交人民裁判委員會處決。

簽名者如下：

可沙克烏舒里騎兵第一師。

大彼得學生軍執行委員會。

第五軍代表人民委員會戴彭可。

救護委員會，市議會，社會革命黨中央執委，從前很誇張克倫司基是他們的會員，現在憤慨地提議他只能向國民會議負責。

十一月十六晚上，我看見二千紅軍在查戈羅尼街上，前面一隊軍樂，奏馬塞列入進巴黎城的國歌——此歌當然是借用的——高舉赤血旗幟，歡迎保護紅大彼得的兄弟回家，男女工人，長槍大戰，燈光微弱，泥途滑膩。只苦天已昏黑，不能令觀者得窺全部豐儀，而兩旁靜立的資產階級，此時亦不得不為之咋舌矣。

反對他們的有，商人，投機大家，地主，軍官，

政客，教員，學生，職業人員，店員，書記，經理，放債的，其他社會黨恨波爾什維克的人，仇結冤深。在蘇維埃方面的隊伍，是工人水兵，不好講舊道德的兵士，無土地的農民，與很少很少的智識份子。

全國四面八方都爆發巷戰，如波濤澎湃。現在克倫斯基失敗的消息傳來了，無產階級勝利成功的歡聲，焉得不有回響呢？加璽沙雷托夫，諾夫戈羅得，維尼查等處街上，都曾血流成渠。在莫司科，波爾什維克人亦曾砲燬資產階級的巢穴——克林姆。(Knemlin)

這“砲燬克林姆！”的消息在大彼得街上的市人的口中交相授受，聽了令人恐怖。人民從“白色的而且放光的小莫司科”回來的旅客，講了許多戰慄的故事。死者上千數，厚加耶與庫涅司基，大都被焚。華西里布萊雪尼教堂成爲焦土；烏司彭司基禮拜堂倒塌；克雷林的司巴加耶門，搖搖欲墜；市議會(Duma)燒成片瓦荒郊。

神聖俄國的中心，波爾什維克人做出這種侮
蔑的事實，再沒有別的可以做不出矣！在篤信善道
的人們耳邊，總是些搗毀天主堂的同俄國聖地的
槍聲。

十一月十五，教育部長魯納查司基在人民委
員會常會上，不覺淚如雨下，跑出會場說：“我再
不能忍了！這樣可怕的摧殘美的遺傳，我不能聽
了！”

那下午他辭職的信在各報紙上發表：

從莫司科來人，得悉一切，聖希伯教堂與聖母
禮堂，都斷送於砲火之中。克雷林所藏的大彼得
與莫司科文學珍寶，現付之一炬。受難者盈千累
百。鬭爭至此。人性何在？未來之事不可測，已
存之物其幾何。我心如亂麻，不忍卒聽。如此
恐怖。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精神上痛苦，幾
欲使我於狂。我再不能繼續工作。因之辭出人民
委員會。亦明知事情嚴重。但我實難堪矣。

那天白軍與學生軍舉克雷林以降，允許他們走散不受傷損，其和約如下：

(一)取消公安局委員會。

(二)白黨軍繳械遣散，官長可以保持原有指揮刀與規定手槍。學生軍校只許有供教授用的槍枝，其餘聽學生軍繳械投降。革命軍委担保個人自由同安全。

(三)至於解決繳械問題如第二款所云，現成立一特別委員會，由參加訂和各團體代表共同組織。

(四)自此和約簽字時起，雙方應即明令停止戰事，與其他軍事行動，并設法担保此項命令發生效力。

(五)和約簽字後，雙方俘虜應即釋放。

波爾什維克人統治全城已有二日。受驚的人民再從地窖下爬出來找他們死者。街上防禦物已經拆掉。破毀莫司科的故事，不惟沒有消

沉，到反甚髒塵上。我們受到這些駭人聽聞的影響，就議決到莫司科來。

大彼得雖一百年來爲政府首都，總還是人造的城郭。莫司科才真是現在的俄國，并將來的俄國。在莫司科我們才能得到俄國人民對於革命真的感想。生命在此地非常緊張。

在上禮拜，大彼得革命軍委得着鐵路工人幫助，佔領尼古拉路線，遣派一車一車的紅軍水兵向西南來。我們從詩馬尼得了護照，沒有牠，誰也不敢出城。車一到站，骯髒的兵士攜着大包的糧食堵住車門，打破窗子，隻隻箱子都被他們佔滿。這路的地方，頂上，都填得貼服。我們三人安排走進一箱子，却馬上又走進二十多個兵士。那隻箱子只容四人，我們同他們辯，講好話。掌機的也幫我們，但他們笑說：“他們還想享資產階級的安逸嗎？”我們把詩馬尼的護照拿出來。他們的態度馬上就變。

有個賊：“同志們！來，這是美國同志，他們不遠三萬里來看我們的革命，他們當然疲倦了。”

他們客氣的講幾句抱歉的話就走開了。不久，我聽到他們闖進第二個箱子內有二個穿得漂亮的俄國人，用錢買通掌機的，把他們的門鎖了的。

晚上七點鐘我們離開車站，很長的一串車箱用個弱小車頭來拖。燒的是木，走又慢，慢且停，車頂上的丘八把腳亂踢一陣，唱農歌。走廊擠得不能過路。那一晚是政治上的爭論，間常車監過一下身，照例查查票。除我們外，很少人買票。他吵了半點鐘，曉得無法，把手一舉，很失望的走了。空氣盡是烟味同臭氣，令人嘔悶。如果不是因窗子破爛，我們那晚上定要窒氣而死。

早上很晏，我們望望外面雪世界，凍得利害。大約午時候，有個農婦上來，提一籃麵包與一飯咖啡類似的東西。從此時一至斷黑，也沒有看見別

的，只這架擠滿了的火車，又發又停。有時停在一站，這些餓鬼滾下車去，把那食物不充分的館子，如疾風掃秋葉，一掃而光。有次停車時，我走到諾真同萊可夫處，他們是辭職的委員，要回莫司科去向他們自己的蘇維埃訴苦。再走過去幾站，我會得布哈林矮少有紅鬍子，兩眼如醉，有人說他比列寧還左。

鐘聲三響，我們急從熱鬧擁擠人衆中攢進車來。天性淳良的人民忍受一切痛苦，遇事必加討論。從大彼得時局至英國職業工會的系統，都在他們討論之列。尤其同那幾個在車子內的資產階級，咕咕不休地爭辯。在沒到莫司科以前，每個車箱都組織有委員會，保管并分配糧食。後來這些委員會分成無數政黨去爭持根本原則了。

莫司科車站逃得一空。我們走到委員辦事室，準備我們回去的車票。他是個煩惱少年，帶着上校的肩章。當我們拿出詩馬尼的護照時，他

大發皮氣，說他不是波爾什維克人。他是代表公安局委員會的。這實在奇怪，在奪取一城的爭鬥中，勝利的人們到反把總火車站忘紀不要。

看不到一架馬車。街上只有幾付雪車。我躺睡在雪車板上一個衣服穿得怪的人喚醒；問他到城中去要多少錢。

他把腦殼一搔，說：“先生，你們在旅館找不着房間，我可以送你們。但要一百盧布”。革命前只花兩盧布。我們不答應。他把肩膀一聳說：“現在推車，足要有大胆量的”。我們不能使他減到五十盧布以下。我們在冷靜半明的雪街上走，他誇他在六天戰爭中的冒險功勞。“我正推車向前或在街上等生意時，忽然碰！一粒砲子在此地開花。碰！一粒砲子又落在那裏。拍！拍！拍！機關鎗又響了。我跳起來。那些鬼四面放槍。我到一個清閑街上停了，稍為休息。碰！砲子又來了！拍！拍！拍！鬼呀！鬼呀！鬼呀！”

城中雪積的街市很清靜，好似久病始蘇的光景，只有幾盞孤燈燃着，同幾個走路的人在街邊行色忽忽。雪風從平原吹來，侵入肌骨。我們走進第一家旅館房內，點着兩枝蜡燭。房東說：

“不錯，我們有合式的房間，但窗子是關了的，如果客人不注意新鮮空氣。”

厚加耶以下，舖店的窗戶都已毀爛，還有砲洞。街上的石板有許多已排出來。旅館的人都滿。有些店東猶怕，只說：“沒房子了！沒房子了！”正街上銀行同商店所在之地，波爾什維克的砲子也就不分皂白，打得落花流水。有個蘇維埃官長對我說：“當我們不曉得學生軍與白軍在那些地方，我們看見他們的日記本子都炸。”

到了大國家旅館。主人接得我們。因革命軍委答應保護外人住宅，而我們又是外國人。頂高一層，賬房先生指給我們看，砲子打壞幾個窗戶。他把拳頭向他想像的波爾什維克人一搖說：

“這些畜牲！等下看！他們的時候總會到，只要幾天，他們的滑稽政府就要倒台，那時我們要他們吃虧不少。”

我們在蔬菜館子吃中飯，名字非常出奇，如“我吃無名氏。”托爾司泰的像在壁上甚多。飯畢，我們再走到街上來。

現在莫司科蘇維埃總部在從前省長衙門，一棟白房子，面向詩戈比立夫坪。門外有紅軍守衛。進門有座寬樓梯，兩邊牆上糊的委員會開會的佈告，同各政黨的通信。我們穿過一連幾間前房，挂有紅地金邊的圖片，然後到了一個大的客廳，內有永晶放光球同徽金的飛簷。談話的低聲與車底機器聲充滿了空間。大批的紅的黑的棉布打開蟠在地板上與棹上。有五十多個婦人在為革命烈士的喪禮縫旗子同長旛。這些婦人的臉，都是受盡熬煎，過不好的生活的。現在他們熱心做事。有許多眼睛哭紅了。紅軍的損失甚

也。

角上書棹邊坐着羅戈夫，有鬍子，爲人勤勉，帶付眼鏡，穿件工人外衣。他請我們明早同中央執委參加送葬典禮。

他說：“孟雪維克同社會革命黨是教不出來的東西。他們愛妥協，硬是他們的天性。想想看，他們提議要與學生軍舉行聯合喪禮。”

廳子對面進來一個穿破兵服的人，他的面孔好似熟識。我認得他是麥尼昌司基。從前叫麥超喬治，在新喬塞做整表匠。那時正是美孚洋油罷工。他告訴我，他現在是鐵業工人工會的書記，戰爭中革命軍委的委員。

“你看我，”他說時指着他一件無用的衣服，“學生軍第一次來時，我正同那些小孩子在克雷柯。他們把我關在暗房，剝脫我的衣。把我的票紙，表，同手指上的戒指，通通搶去。現在我只救了這件衣裳。”

我從他更得到莫司科城中兩黨六日血戰的詳情。莫司科市議會不像大彼得。他指揮白軍同學生軍。魯涅夫市政長與邁諾兒市議長指導公安局委員會與軍隊的動作。城中指揮官雷亞萊夫有民治精神，不肯反對革命軍委，但為市議會所迫。這是市議長要佔領克雷林是市議長主張的。他說：“你們在那裏，他們永不敢開鎗。”

有一營衛戍師多久沒有活動，軍紀極壞，看見兩邊都來了，於是開會討論怎樣行動，後來議決守中立，繼續目前工作——賣橡皮與花種子！

麥尼昌司基說：“糟糕透了，就是我們一面作戰，一面又要組織。敵方曉得他自己所需要的。但此地兵士有兵士的蘇維埃，工人有工人的，并發生過爭端。誰來做總司令！有幾營人在決定怎樣動作以前，討論到幾天，後來他們的官長背叛我們時，我們沒有戰事幹部下命令。”

他給我許多有趣的小照片。有天，灰黑寒冷

的天氣。他站在威尼加耶角上。該處有機關槍砲子掠過。一堆小孩子聚在那裏，——街上的小孩子時常賣報，起初覺得好玩，看把戲樣，後來砲子打得利害，他們就想跑過街去；許多打死了。其餘的闖家闖去，彼此相視而笑。

晚上好晏了，我走到貴族俱樂部，波爾什維克人在開會考慮諾真萊克夫，還有其他離去人民委員會的人的報告。

會場是戲院。從前的聽衆爲官長與漂亮的女太太，有一次會演過法國最有名的一曲滑稽劇。

起初會場到的是智識分子，住在城中附近。諾真報告，許多人都與他表同情。在工人到會以前，已經好晏。工人還在城外，又沒有車子走。大約到了半夜，他們開始上樓來，十個二十個一隊——粗大的人物，衣服樣素，新從戰場歸來，神出鬼沒的打了一禮拜，眼睜地看見他們的同志倒在

地上。

剛剛正式宣告開會，諾真就受譏笑怒罵的攻擊。他盡力爭論解釋，終歸無效。他們一個不聽。他辭職離開人民委員會時，正是鬥爭緊張。至於資產階級的報紙，莫司科並沒有資產階級的報紙。就是市議會都已解散。布哈林站起來，用野蠻的邏輯，他的聲音，一揚一跌；一揚一跌，他們睜起眼睛聽他的話。議決擁護人民委員會的行動，經大多數通過。莫司科就是如此發表意見。

夜深我們走過靜悄悄的街道，出逸伯倫城，到克雷林的紅坪。華西李布萊雪尼教堂髹髹出現，光彩蟠回的圓頂在黑地下掩映朦朧，并沒有一點損壞現象。坪的一面屹立着克雷林的黑暗鐘樓與牆。高牆上有暗藏的火焰，閃出點點紅光。聲音跨過大坪，傳至我們耳邊。鏟子聲；鶴嘴斧聲——我們走過去，靠牆邊的泥土瓦石堆積如

山。我們爬上去，看見兩個大坑，十至十五尺深，五十碼長，幾百工人同兵士在火光之下加緊挖鑿。

一個年青學生用法文對我說：“這是兄弟墓。明天我們在此葬埋為革命而死的五百無產階級。”他牽着我們到坑裏去。鏟子與鶴嘴斧飛得令人目眩。土山邊款漸漸長高。沒有一人作聲。夜靜天空，星斗密布。古時皇家克雷林的牆，萬古千秋，巍巍然屹立不拔。

那位學生說：“在此聖地，俄國最神聖之地，我們埋葬我們最神聖的人。此處有沙皇之石碑，但我們的沙皇——人民——從此長眠矣！”他的手腕在戰中受子彈傷，放在手腕帶上。他看着坑說：“你們外國人看不起我們俄國人，因為我們忍耐中世紀專制太久了。但現在我們曉得看到不僅沙皇是世上的專制者，還有資本主義是專制魔王。俄國革命的戰略再好沒有了。”

我們要離開時，坑內工人不管外面如何冷跑

出坑來汗流不息。紅坪前面又來隊人：跑到坑邊，拿起器具，不發一言，挖，挖，挖。

如此終宵，人民志願軍彼此交換，絕不停止挖掘的速度。破曉的寒夜，罩着淒涼帶雪的兄弟墳墓的黃土深坑，大功於此告成。

我們在日出前急跑至訶戈比夫場。一個大城中看不到一人。但若遠若近，聞有微弱的聲音，猶似烈風吹來。在白色半明的光線下，有羣男女集在蘇維埃總部前，拿着一束金字紅旗，——“莫司科蘇維埃中央執委”。漸漸天亮了，遠近的聲音，愈近愈明，都是送喪的軍樂隊。全城現出了。我們出發厚加耶。前面紅旗飄搖，沿途小禮拜堂鎖閉無光。真女伊伯倫的禮拜堂同此運命。從前每個新沙皇至克雷林冠禮時，必先入門朝謁；並且夜以繼日，門戶不閉，人民擁擠；那班虔誠敬神的先生，點着紅光燦爛的臘燭，在讀如護珠寶的經典。但現在據他們說，自拿破侖到莫

司科後，這是第一次沒有臘燭了。

正教會的禮拜堂在莫司科，那班砲燬克雷林不信神的毒人面前，不敢放出光來。禮拜堂總是黑暗冷靜。教士不敢現身。紅軍喪禮中無主教贊禮。死者無聖餐。墓中這些欺神饜教的人們亦不要禱告。莫司科總主教滌洪，馬上把蘇維埃開除教會。

商店不開門。有產階級躲在家裏——當然有別的原故。這是人民的禮節日。這個禮節一來，如海潮雷鳴。

出伊伯倫城門，人山人海，川流不息。紅場中的人數，盈千累萬。我留心看，人在伊伯倫禮拜堂過時，從前務必在胸前行十字禮，現在則簡直視若無睹。

我們從擠在克雷林牆邊的羣衆中找條路出來。站在一個坑邊土山上，已經有幾個人到了。內有一個爲莫雷諾夫，一兵士出身，被選爲莫司科

指揮，——高大，有鬍子，形狀簡單，態度斯文。

人們傾街空巷來至紅場，其狀盡是勞苦貧寒。一隊軍樂奏國際歌，其聲如海面風紋。徐緩莊嚴。克雷林牆上碩大的紅旗，招展垂於地，上有斗大的金字或白字：“世界社會革命開始的烈士”“全世界工人結成兄弟萬歲！”

若風掃過紅場，揚起旗旛。現在城內各區工人，由工廠帶着他們的死者，源源而來。棺材為粗木造成，殷紅如血木，放在他們肩上，且行且泣。後面跟的女人，面色慘白，捶胸啼哭。有些棺材大開蓋子有人攜在後面。有些用金色銀色的布蓋好。有些上面罩着一個兵士軍帽。花園不知許多。

一條僻巷，時關時開。游行隊從此出來，慢慢向我們移動。此時由城門出來的旗幟，無窮無盡，紅色不一，上題黑紗布，字為金銀二色。無政府的旗則為黑地白字。軍樂隊奏三月革命喪禮

歌。送葬者歌聲鬱抑，如有不勝其憂者。

夾乎工廠工人中，走來軍隊，攜着棺材。有騎兵灌場以壯典禮。砲兵則攜有大砲，上染着永不磨滅的紅黑色。他們的旗上大書：“第三國際萬歲！”“我們要誠實的普遍民主的和平。”

隊伍同着棺材慢慢走至墓門。抬棺材的一唱百和，走下坑來。許多是女人——強健的無產階級女人。死者後面還有其他的女人，有年青傷心更切的，有老年面多皺紋，哭聲如受傷之獸的，總要跟着他們的兒子或丈夫同歸於盡。當衆人七手八腳拖住時，更爲號啕痛哭。貧苦人的親愛竟到了這般田地。

送葬游行隊，來自伊伯倫城門，去從尼可司加耶。紅旗上寫的字，是希望，兄弟友誼，與預言。總而言之，在全世界工人與他們的子孫眼睛之下，反對那萬惡的資本制度。

五百口棺材一個一個安置於坑中。天黑了，

紅旗招展颯搖，軍樂隊奏三月喪歌，全體同志附和。花圈挂在墓前無葉樹枝上，宛如異花齊放。兩百個人開始把土鏟起，如雨點落在棺材上。雖在四面輓歌聲中，其聲歷歷可聽。

燈光現出來了。最後的旗幟過去了。最後悲哀的婦人，欲行不行，猶屢屢回頭是望。大坪上無產階級的潮水，慢慢落下去了！

我驟然感覺到俄國這班爲主義奮鬥的人民，再用不着什麼牧師爲他們禱告進天堂了！在地上他們已建立一個國家，比任何天堂都要光明得多，就是如此而死，雖死亦榮。

第十一章

取得政權

本年六月第一次蘇維埃大會，已宣布俄國民族有自決權。十一月第二次蘇維埃大會，認可俄國民族這種權柄，更加堅決確定。

人民員委會為要執行兩次大會意志，特訂定下列原則，作為解決民族問題的基礎。

(一)俄國各民族有平等自主權。

(二)俄國各民族有自由自決權，甚至可以單獨成立組織國家。

(三)廢除任何民族宗教權利，及民族界限。

(四)在俄國居住的小民族及土人，可以自由發表。

成立民族委員會的法令，馬上可以頒布。

俄國共和國民族委員會委員斯達林。

人民委員會主席列甯。

烏克蘭依照芬蘭政府，由議院通過的老例，亦宣布獨立，成為獨立共和國。西伯利亞與高加索的政府亦紛紛而起。波蘭總軍隊委員會，迅速集合在俄國的兵士，廢除委員制，創立鐵的紀律。

這些“政府”與“運動”，普通有兩種性質。(一)他們操在有產階級手裏。(二)他們怕并惱波爾什維克主義。

人民委員會由急劇變遷紛亂中，開始建立社

會主義秩序。關於社會保險，工人管理，土地委員會的整頓，廢除階級，廢除法庭，設立人民裁判委員會等法令，都已分別頒布。

陸軍海軍，紛紛遣代表來恭祝新人民政府。

有天在詩馬尼門口，我看見一團襤褸的兵士，新從戰壕回來。他們的面色灰黑瘦削，到了大門口，抬頭釘視那所房子，似乎有上帝在裏面。有些指着門上的御鷹，大為發笑。紅軍出來上崗，他們轉身向之凝視。似乎久聞其名而未見其人。他們走上去，把紅軍的肩膀一拍，做出半笑半羨的樣子。

臨時政府沒有了。城中教堂那天已停止爲牠禱告。但列甯親自對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說過，這不過是取得政權的開始。反對派雖無武器，尚操縱全國經濟生命，並且聯合俄國智識份子到處搗亂——盡量詆毀破壞蘇維埃。

政府人員的罷工，有很好的組織，又有銀行同

商店補助經費。波爾什維克要接收政府機關，一舉一動，都遭抵抗。

托洛斯基走到外交部視事。職員不承認他。他們把自己關在一室。強迫他們開門，他們就辭職。托洛斯基要案卷櫃的鑰匙，他們不交。後來他要工人把鎖打開，才交出鑰匙。那曉得從前外交部助理員涅雷托夫把秘密協約，早已一溜烟帶跑了。

西里亞尼可夫去接收勞工部。天氣很冷，部內無一人爲之燒火。百多職員，沒有一人告訴他部長辦公室在什麼地方。

柯蘭泰十一月十三號被任爲公安部部長。部內全體職員罷工歡迎。只有四十個沒加入。各大城市的貧民，嗷嗷待哺。殘廢之人，飢寒交迫；可憐的孤兒，黃皮骨瘦；現聚集於門外呼號乞食。柯蘭泰急得淚流滿面，命令逮捕罷工的，要把鑰匙交出。鑰匙雖然到手，又發覺從前那位部

長泊尼啞把一切存款帶走了，非有國民會議的命令是不交出來的。

糧食部，財政部，農政部，發生同樣的事件。一切職員要他們來上工，或辭職不支薪水，他們要就躲開，要就搗亂。智識份子差不多盡是反波爾什維克的。蘇維埃政府沒有地方可找新的人材。

私人銀行堅決不開門，只留後門出入。波爾什維克委員進去時，那些書記把賬簿款子都藏起來，人走開。國立銀行的職員都罷工，只有看房子同鑄錢的是例外。他們不接受詩馬尼的命令，却暗地把大批款子送與救護委員會同市議會。

有兩次，一個委員同幾個紅軍正式去要撥筆大款為政府開消費。第一次，市議會的會員，孟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的領袖。到了很多，說得冠冕堂皇。那個委員嚇得不敢作聲。第二次，他有正式公文唐塞他們。但他們中間，又有些人說

公文上沒日子，沒蓋章。俄國對於公事文件，向來手續如此。他也就只好再碰個釘子，垂頭喪氣而歸。

國際債務股的職員，把一切賬簿。通通毀壞。所以俄國同外國經濟關係的記載，從此失掉，永無根據。

糧食委員會的委員，與市政府所有的公共必須品的辦事人，要就不上工，要就搗亂。波爾什維克被城內居民逼得無法，想干涉一下，他們馬上罷工。市議會通電全國說，波爾什維克人破壞市政府獨立。

講到軍事方面，海軍與戰事兩部的舊職員，本同意照常工作。但軍隊委員會與高級長官，封鎖蘇維埃，無所不用其極，甚至把前線上的軍隊和他不生關係。鐵路總工會不輸送蘇維埃的軍隊。每次軍用車要開往大彼得，都是以武力扣來的。鐵路上的辦事員，弄得非逮捕不可。到此時總工

會要求釋放他們，不然，同盟罷工。

詩馬尼現出無權的形勢。各報紙說大彼得有三禮拜無燃料，工廠應當關門。鐵路總工會宣告到了十二月一日，火車停開。大彼得只有支持三天的糧食，又沒有接濟。前線軍隊挨餓待斃。救護委員會與各中央執委，通告全國民衆不理政府命令。協約國公使要就不置可否，要就公開仇視。

反對派的報紙，今天取消，明早在新的名字下又出現，唾罵新政府不遺餘力，甚至新生命報說政府是只知煽動而無能力。

“人民委員會的政府，一天一天沉下去，沉得很快，又很深。波爾什維克人只知搶政權，而不知運用政權。他們既無權力指導現在政府，同時又不能設立新政府，按照有經驗的社會理論去自由順利工作。

不久以前，波爾什維克黨人在他們黨中找不

出入，——因為這是超乎演說者和著作者以上的工作。那麼，他們能從何處找着有訓練的人去駕馭那最複雜同最麻煩的政府呢？

新政府的命令，一天一天不同，今天比昨天更激烈；更社會主義。但這僅僅是紙上的社會主義，官樣文章，哄我們的子孫的。其實他們一無實心，二無權力來馬上解決日常問題！

起初，鐵路總工會的會議，要組織新政府，日夜在開。兩方面原則上已大體同意於新政府的基本問題。現在討論人民會議的成份。內閣要慎重選出，超諾夫當總理。波爾什維克人可以派人來當議員，但列寧與托洛司基是要滾蛋的。孟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的中央執委，農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議決，雖然反對波爾什維克人的罪惡政治，是不變更初衷，但為避免骨肉相殘，釀成流血起見，也不反對他們加入議會。

克倫斯基一逃，蘇維埃到處勝利，把情形又改變了。十六號，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開會。左派社會革命黨堅持波爾什維克人應當與其他社會主義黨組織聯合政府，不然，他們就要退出革命軍事委員會與全國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馬爾金說：“莫司科的消息，說我們雙方的同志都有死亡。這更使我們提出組織政權的問題，不僅是我們的政柄要如此做，也是我們的責任不得不如此。我們得有權柄與波爾什維克人同在詩馬尼會館并向台上演講。如果你們再不受調停，黨內戰爭之後，我們將逼而至於外面公開戰爭矣。我們應提出在德謨克拉西條件上可接受的調停。”

波爾什維克退席考慮這個哀的美敦書後，乃使加蒙尼夫來讀他們的議決：

各社會主義黨人在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中，承認十一月七號革命勝利，來共同組織政府，本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認為是必要的。他們承認十一

月七號革命勝利，就是說建設社會主義政府，訂定和平，土地，工人營理實業，武裝工人等等命令。因之本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提議與蘇維埃中各黨磋商關於組織政府的問題。并堅持下列條件，作為解決此問題之基礎。

政府向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負責。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擴大到一百五十八，除一百五十個工兵蘇維埃代表外，再加上七十五個各省農民蘇維埃代表，八十個前方海陸軍隊代表，四十個職業工會的代表（二十個為全國各種協會，其人數比例，按其性質之重要，十個鐵路總工會，五個為郵電工人），五十個大彼得市議會中的各社會黨的代表。政府中，波爾什維克人至少要佔半數位置。外交部，勞工部，內務部，應給波爾什維克。大彼得同莫斯科的衛戍師，仍受大彼得與莫司科蘇維埃代表指揮。

政府有系統的武裝全國工人。

列甯與托洛司基兩同志，應為候補委員。

加蒙尼夫解釋說：“你們大會所提出的所謂人民議會，共有四百二十人，其中波爾什維克人佔一百五十。此外，還有反革命的上屆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的代表，清一色的柯尼諾夫派，市議會所選的一百個委員，亞生立夫所指定的農民蘇維埃一百個代表，與再不能代表兵士羣衆的軍隊委員會八十個代表。

“我們不贊成老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與市議會的代表。農民蘇維埃代表應由上屆我們所召集的農民大會選出。同時并選出新執行委員會。提議摒斥列甯與托洛司基兩同志，我們認為是侮辱我們的黨，不能接受的。最後我們還覺得無人民會議之必要。蘇維埃是向各社會主義黨開門的。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是在他們羣衆中真正比得上代表他們的。”

加單林代表左派社會革命黨宣告他的黨贊成波爾什維克的議決案，只保存詳細修改權（如關於農民代表的人數），並且要農政部留與左派社會革命黨。大眾對之同意。

托洛斯基在大彼得蘇維埃會上答覆組織政府問題：“我對於該事，全不知道。我不肯跟他們磋商。我不覺得他們十分重要。”

那晚上大會中很不安靜，市議會的代表退出會場。

在詩馬尼內面，波爾什維克的本身，發生一種反對列甯政策的空氣。十一月十七晚，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開會。人多，空氣似乎不好。

波爾什維克人萊倫說：“國民會議的選舉期將近。一切政治上的恐怖應當剷除。壓迫出版自由的法子應當修改。在鬥爭中他們有理由壓迫人家，現在找不出理由。除煽惑騷擾與暴動的文件外，出版應有自由。”他說時更不顧下面怎

樣奚落，又提出下列議決案：

人民委員會取消從前關於報紙的命令。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舉出一特別裁判委員會，由各黨按照本身力量，派出代表共同組織。自此以後，只有在她的議決之下，才能施行政治壓迫。特別裁判委員會有追認經過已施的壓迫的權。

這個議案，不僅右派社會革命黨鼓掌，即他們自己波爾什維克一部人也贊成。

亞花涅梭夫，列甯的人，趕緊提議出版問題暫停討論，只好等調停社會主義黨有相當進步再來解決。他說：“革命剛剛完成，應不遲疑的攻擊私有財產制；同樣，我們要去察出版問題。”他於是讀出波爾什維克正式議案：

取消資產階級的報紙，不僅在暴動過程中軍事上需要，以便防止反革命的行動；并且是建設新政府時對於報紙必要的過渡辦法。在新政府之

下，資本家的報館與報紙不能成爲一種，脫離民衆說話的東西。

我們應當進行沒收私人印刷機關及報紙材料成爲首都與各省蘇維埃的材料。因此各政黨僅能按照他們思想的力量取用這些印刷器具。換句話說，他們取用印刷器具的機會是與他們的代表成正比例的。

恢復所謂出版自由，其實即把印刷機關與報紙退還資本家；有害人民思想。這是向資本家投降，丟棄革命中一個最重要的勝利。換句話說，就是反革命。

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根據上項情形，否認一切提議要恢復舊統治下的報章刊物，并堅決擁護人民委員會的見解，揭露小資產階級武斷的挑戰同明顯地投降反革命的資產階級而故意造出許多口實。

這個議案讀出時，左派社會革命黨同那些階

闊的布爾什維克人，非常反對。加雷林站起來抗議：“三星期前波爾什維克是熱心保護出版自由的。這議個案中的爭點，完全是黑白黨與沙皇的見解，說什麼有害人民思想一套的話。”

托洛司基最後發言，贊成這個議決案。他分別內戰時的報紙與勝利後的報紙不同之點。他說：“在內戰時，有用暴動權利者，只是受壓迫的。”（有大聲問：“現在誰是受壓迫的！吃人的野蠻東西！”）“革命尙未成功，報紙尙是他們手中的武器。在這種情形之下，取消他們的報紙，是正當防衛辦法。現在到了勝利後的報紙問題了。社會主義的人，對於自由出版的態度，是與對於營業自由的態度一樣。現在俄國所設立的民主規則，是廢除以報紙為私有財產，好似廢除操縱實業的私有財產一樣。蘇維埃政權是要沒收一切印刷機關。”（大聲呼：沒收真理報的印刷局）“資產階級獨佔報紙是應當廢除的。不然，我們奪取政權是沒有益

處的。任何人等應有報紙及出入印刷所的權利。但印刷機器與報紙，其主權則屬於工農。移交政權於蘇維埃手中，在現時局勢，必發生劇烈的變更。這個變更有在報紙問題上表示之必要。我們把銀行收為國有，我們能容許私人經濟雜誌存在嗎？舊的統治應當死滅，這是你們大家馬上要明瞭的。”鼓掌與怒聲，一齊迸出。

加雷林說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沒有權力通過這項重要問題，應當歸特別委員會解決。他仍憤激的要求出版自由。

於是列寧很冷靜，沒有一點感情衝動，他的額上在他講話時，現出條條皺紋，他的話，字斟句酌，熱棒冷敲。他說：“內戰並沒有停止。人尚在。此時要廢除取消報紙的辦法，是絕對不能。我們波爾什維人時常說過，當我們得了政權時，一定要封資產階級的報紙。容許資產階級報紙存在，便是停止做個社會主義家。一個人做革命事業，不能

標出時間來。他應當上前。不然就退後。說出版自由的，是開倒車。阻止我們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我們推翻資本主義的桎梏，猶之第一次革命推翻沙皇樣。如果第一次革命有權柄取消保皇黨的報紙，那我們也有權柄取消資產階級的報。我們絕對不能把出版自由與階級爭鬥其他問題分開起來。我們答應封閉這些報紙。我們就要做。大多數民衆是跟我們的。現在暴動已過去了。我們絕對沒有意思壓迫其他社會主義的報紙，除非他們要釀成武裝暴動，或抗命蘇維埃政府。但我們亦不許可他們藉口出版自由而得資產階級的暗助，獨佔印刷器具，墨水與報紙。這些材料應爲蘇維埃政府的財產。又只有社會主義黨，各按其投票能力的嚴格比例，纔可享受。”

現在投票。萊雷倫同左派社會革命黨的議案以三十一票對二十二票失敗。列留的提議以

三十四票對二十四票通過。波爾什維克少數人如雷安查諾夫與羅佐夫司基說要他們投票反對出版自由，他們做不出來。

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宣告他們再不負責這次所做的事體，并退出革命軍委與其他執行機關。

五個委員——諾真，米留頓，萊可夫，踢多羅唯基，西里亞尼可夫，向人民委員會辭職，并發表宣言。

由蘇維埃各黨的代表，組織一社會主義的政府，我們是贊成的。只有建立這樣委員會，才能保障勞動階級同革命軍由英勇鬥爭中所得的勝利。捨此，則唯有設立一純粹波爾什維克政府，施行政治恐怖。這條路就是現在人民委員會所走的。我們不能并且不願跟牠。這條路是走到使無產階級團體失掉政治作用，建設不負責任的統治，破壞革命同國家。這個政策我們不能負責。所以我們向人民委員會辭却人民委員會委員的職務。

其他人民委員會的委員雖未辭職，都在這個宣言上簽了字，如雷安查諾夫，出版部的寶津且夫，政府印務局的亞佈佐夫，紅軍的俞雷涅夫，命令起草股的祕書萊雷。

同時，加蒙尼夫、尼可夫、季諾維夫、米留頓，諸真等人辭出波爾什維克中央執行委員會，並且布他們的理由：

由蘇維埃各黨派所組織的政府，認為是可以防止二次流血，未來飢荒與被加列丁等人所破壞的革命；是可以担保在相當期間召集國民會議；是可以有效力的執行蘇維埃大會所通過的黨綱。……

我們不能負責我們黨中央的罪孽政策，違反大多數無產階級同兵士的意志。我們熱烈希望各民主政黨中的流血慘劇迅速停止。我們辭却中央執委的頭銜，以便公開的向工兵羣衆發表我們的意見。

我們在勝利時離開中央。當我們黨中央領袖的政策走向消滅無產階級同失掉勝利結果時，我們不能漠然坐視了。

工人同軍師兵士急得不安，遣派代表到詩馬尼同成立新政府大會上來。波爾什維克內部發生破裂，更令人彈冠相慶。

但列甯派的答案，很敏捷，很了當，西里亞諾夫同錫多羅唯基服從黨的紀律，仍回來工作。加蒙尼夫免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主席職，以司沃德羅夫補缺。季諾維夫調為太彼得蘇維埃主席。十五號早上真理報登出列甯寫的告全國民衆書，印成幾千份到處張貼，到處散發。

第二屆全國蘇維埃大會給了波爾什維克黨廣大的羣衆。那麼只有這黨所成立的政府，才能叫做蘇維埃政府。大家都知道波爾什維克黨中

在成立新政府同向大會提出他們的名單前，曾邀請左派社會革黨三位重要委員，加蒙可夫，司比羅與加雷林諸同志，央求他們參加新政府。我們很懷喪的對你們說，這三位被請同志不來。我們覺得這樣拒却，不是革命家同勞動階級的戰士所應取的；我們在任何時間，很願左派社會革黨人參加政府。但我們現在要宣告，因為我們是第二次蘇維埃全國大會內占大多數的黨，因此我們就不得不在民衆前成立一政府。

同志們！我們黨中央與人民委員會有幾個委員，如加蒙尼夫，季諾維夫，諾真，萊可夫，米留頓，……昨日十一月十七號，已離開黨中央，最後三個并退出人民委員會。

離開我們的同志，這種行動，猶之前線上逃兵一樣。他們不僅拋棄所付與他們的職任，并且違背黨中央的訓令。他們不等大彼得同莫司科黨部議決，就自由退出。我們堅決痛斥這樣臨陣脫

逃。我們十分相信有覺悟的工農兵是我們黨的或與我們黨表同情的，也會憎惡他們這些行動。

同志們！你們記着，這些逃犯中兩個，加蒙尼夫與季諾唯夫，甚至在大彼得暴動以前，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央最嚴重的會議上，投票反對暴動，已表現出臨陣脫逃同破壞罷工不好的行動。就是黨中央議決案通過後，他們還在黨的工人常會中繼續這種工作，……。但民衆的推動與大彼得莫司科前線上，戰壕中，鄉村內，成千成萬工農兵的英武，把這些臨陣脫逃的丟至一旁，猶如鐵路軌上的鋸屑樣。

那些無信仰心的，遲疑畏葸的，受資產階級恐嚇的，屈服於資產階級直接或間接的黨羽的呼聲之下，實在無恥已極！在大彼得莫司科與其餘俄國的羣衆中，却沒有一點遲疑畏葸的影子。

凡無羣衆，實際上只有柯尼諾夫，沙考可夫，學生軍，和與此類似的人及一體知識分子小團體，

們決不殺降在他們的美敦書前。

這個宣言登高一呼，全國響應，猶如一陣熱風吹來。反對派的人，從沒有機會公開向兵士工人羣衆中說出他們的意見。在全國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上，只聽見民衆唾罵這班臨陣脫逃之徒。詩馬尼有好幾天擠滿了，沃葛河，大彼得工廠，前線的代表同委員會，“爲什麼他們胆敢離開政府？”“他們受了資產階級的錢來破壞革命嗎？”“他們應當回來服從黨中央的決議！”

只有在大彼得衛戍師中尙無一定。十一月二十四日舉行一個兵士大會，有各黨的代表演講。列甯的政策爲最大多數擁護。聽說有不許左派社會革命黨加入政府的論調。

孟雪維克下最後的美敦書，要求各部長與學生軍一律釋放，報紙允許充分自由，紅軍繳械，衛戍師聽市議會指揮。詩馬尼對此的答覆，

是全數部長與學生軍除很少幾個外，完全釋放。報紙有自由，不過資產階級的報紙在例外。蘇維埃繼續指揮武力。十九號成立新政的大會解散。反對黨一個一個窩到莫赫列夫，在一派司令部的人勢力下，天天唱組織政府。一至組到再不能組的時候為止。

波爾什維克人此時有件重要工作要做，就是破壞鐵路總工作的權力。大彼得蘇維埃發出告全國鐵路工人書，要他們脅迫鐵路總工會投降。

十五日，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仿照對付農民辦法，在十二月一號召集全國鐵路工人大會。鐵路總工會只遲兩個星期召集他們的大會。十一月十六日，鐵路總工會的會員列席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十二月二日晚上，全國鐵路工人大會會員，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把鐵路同交通部一席授與鐵路總工會——該總工會當然接受。

政權問題既然解決。波爾什維克人於是我

轉視線到行政上的實際問題來。第一件天大的事，就是市城鄉村軍隊要東西吃。紅軍水兵分隊到各堆棧，鐵路盡頭，甚至運河裏的遊船，都去搜查，把那奸商滑賈暗藏的成噸的糧食，一概沒收。密查分派到各省聯絡土地委員會，奪取大穀販子的倉。遠征軍的水兵，全付武裝，五人為一組，同着隨軍委員會，南至西伯利亞克服白軍所佔的縣城，建設秩序，籌備糧食。西伯利亞鐵路上的客車，暫停兩星期。同時有十三列車滿載布批與鐵條停在廠店委員會門口。每次有一委員會負責，準備向東開，到西伯利亞與農民交換穀糧與山芋。

既然東河煤礦盡為加列丁所有，燃料問題就很嚴重了。詩馬尼割斷各戲院大商店同酒館的電燈，減少街上電車的數量，沒收燃料販子私藏的火材。當大彼得工廠因缺煤要關門時，波羅的海的艦隊把船上煤室所藏的二十萬蒲得的煤送與工

人。

到了十一月底，又發生除酒運動。從搗毀冬宮貯酒室起，直至到處搜掠。很有幾天街上盡是醉兵。這明顯的是反革命派在團兵中搗鬼，告訴他們那些地方有酒賣。詩馬尼的委員開首爭論這個問題。有主張不必停止的。以致釀成兵士與紅軍的戰爭。後來革命軍事委員會派出許多水兵，攜有機關鎗，碰到吵事的就毫不仁慈的開火，打死許多。委員會奉着命令闖入各酒館用斧頭把酒瓶捶碎。或者用炸藥去炸。

紅軍紀律較嚴，待遇較好，日夜站在各區蘇維埃辦公處守衛，代替從前武裝團。城內各區，有工人同兵士選舉出來革命裁判員，處置小的案件。

大旅館內擁資自豪的好商，現被紅軍包圍，把他們送到監牢去。

機警的城市工人階級自己組織偵探隊，利用

僕人在資產階級家中打聽消息，然後報告革命軍委。這個法子發現保皇黨的陰謀。主謀的是從前市議會一個議員浦雷克唯基，與一部貴族同官僚。他們計劃一個官僚暴動，寫信要加列丁到大彼得來。又由這個法子發現大彼得立憲民主黨的陰謀，他們接濟加列丁的錢與人。

涅雷托夫，因他潛逃反動，民衆大憤，嚇得不敢不回來，把祕密協約交與托洛司基。現在已開始逐日登在真理報上，向全世界宣布他的黑幕。

有一命令把出版問題更加限制，就是一切廣告，只許政府機關報獨佔。各報對此，全體停刊，作爲抗議；或者不遵命令，後來皆被封閉。

政府職員仍然罷工；舊日官僚仍然搗亂；經濟生命仍然呆滯。在詩馬尼背後的，只有廣大組織的羣衆的意志。人民委員會就是同他們發生關係，指導他們以革命的民衆行動，反抗他們的敵人。列甯同志在他的有名的宣言中，用簡單的字

句，向全國解釋革命，督促人民把政權抓在手中，用武力打破資產階級的反抗，用武力奪取政府機關。革命秩序！革命紀律！善為打算！善為營理！勿罷工！勿偷閒！

十一月二十日，革命軍委發出一警告：

有產階級反抗蘇維埃政權：——即工農兵的政府，與他們表同情的人，阻止政府及市議會職員的工作，煽動銀行罷工，設法斷絕郵電鐵路上的交通。

我們警告他們。他們會惹火上身。國家同軍隊正在飢饉恐慌中，要戰勝這種困難，全靠各機關往來工作。工農政府設法担保國家同軍隊一切所視為必需的。反對者即是違反人民的罪惡。我們警告有產階級及他的黨羽，如果他們仍繼續搗亂行為，挑撥離間，阻止運輸糧食，他們必首當懲辦，剝奪他們領取糧食的權利。他們所畜積的一概沒收。重要罪犯的財產，一律充公。

那些要惹火上身的，我們已盡我們的職警告他們了。

我們相信在採取嚴厲手段視為必要時，我們必有工農兵羣衆擁護。

十一月二十二日，滿城貼有告示，題目是“十萬火急：”

人民委員會接得北方前線司令部緊急電報內開：

“千萬火速，再勿延緩；勿使軍隊死於飢餓；北方前線軍隊，至今有數月不看見一塊麵包皮。再過兩三天，他們連所蓄積的餅乾都要同歸於盡。前方各處代表，現正談到移一部份軍隊至後方，有必要之點。因為兵士三年來在戰壕中受盡痛苦，疾病交迫，身無衣，足無鞋，飢至於死，苦至於瘋，此情此景，不出幾月，必土崩瓦解。”等因，革命軍委特別提出，使大彼得衛戍師工人注意。前方

情形須要一種最緊急的最堅決的辦法。但現在政府重要機關如銀行鐵路郵電，正在罷工，阻止政府接濟前方糧食。

革命軍委對這班罪犯下最後警告，如果他們再有絲毫抵抗，或反對，必採取嚴厲手段，按其罪惡輕重，分別懲辦。

工入兵士羣衆聞之，大爲憤怒。政府同銀行的職員發出許多宣言，告白，替自己辨護，有一張如下：

同胞注意！

國立銀行封了！

爲什麼封了？

因爲波爾什維克人搗亂，反抗國立銀行，使我們不能工作。人民委員會第一次向我們要一百萬盧布。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們又要二千五百萬，並沒有說錢的用途。

我們職分在身，不能損害人民財產，所以停止工作。

同胞們！國立銀行的錢是你們的錢，人民的錢，是你們勞力血汗得來的錢。同胞們！拯救人民財產於盜賊，拯救我們受侮辱。我們將馬上回復工作。

國立銀行職員會

糧食部，財政部，特別糧食委員會，都有宣言說革命軍事委員會使他們不能工作，要人民起來反對詩馬尼，但大多數工人與兵士不信他們。民衆腦筋已經有一種見解，就是政府職員故意搗亂，使軍隊同人民受餓。買麵包的成行站在冬天鐵冷般的街上與從前一樣。這不是政府的罪，而是這些搗亂的罪，因為政府是他們的政府，他們的蘇維埃；而職員是反對政府的。

領導這些反抗的中堅人物，文的有市議會，武

的有救護委員會，違背人民委員會一切命令，打死都不承認蘇維埃政府，甚致公開與在莫嚇羅夫所設立的反革命政府合作。十一月十七，救護委員會向一切市政府，鄉董會，與工農兵革命團體，還有其他民衆，發出下列論調。

不要承認波爾什維克政府，奮鬥反抗到底！

各地救護革命與國家的委員會，應聯合一切民主勢力，幫助全國總救護會進行她所要做的職務。

斯時大彼得城中舉行國民會議的選舉，波爾什維克又得着最大多數的民衆，因之孟雪維克國際派人都說市議會應當改選，因為她再不能代表大彼得民衆中的政治成份……。同時工人團體，軍隊組織，甚致附近鄉村農民，有許多議決案送到市議會，呼她爲反革命的“柯尼諾夫，”要她辭職；最後幾天，市議會接到市政府工人的要求更辣了，

要減少他們的生活費，還要罷工。

二十三日，革命軍委正式下令解散救護委員會。二十七日，人民委員會令大彼得市議會停職改選，其會如下：

九月二號所舉出的大彼得市議會，因不循正軌，已經失掉代表大彼得人民的權利，并且許多議員雖無政治信仰，尚繼續做出反革命的行為，違抗工農兵的意志，搗亂并阻礙政府經常工作。人民委員會有見及此，職分所在，特邀請大彼得民衆對於市議會這個政策，加以裁判。

人民委員最後議決：

(一)解散市議會，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即行解散。

(二)被選出或被現在市議會所任命的職員，盡職繼續工作，以俟新市議會代表接任。

(三)市議會一切傭人亦照舊工作。自願離職者作撤差。

(四)市議會的新選舉期間，定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九號。

(五)市議會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二時開會。

(六)有違反命令或有意損害市議會的財產者，馬上通緝送往革命裁判會。

市議會最後還開會通過議決案，流到最後一滴血，都要保護職權，并呼籲民衆起來救他們自己選出來的市議會。但民衆不視若罔聞，便仇視切骨。三十號，市政長舒雷竇與其他幾個會員被捕，不久放釋。那天同第二天，市議會繼續開會，時有紅軍同兵士來阻攔，他們客氣的要求散會。十二月二日開會，有個長官同幾個水兵走進尼古拉廳，一個議員正在演講，命令他們散會，不然，就施用武力，他們初則不聽，還是抗議，但最後，也只好吞氣忍聲了。

新議會後十日選舉。穩健社會主義黨不投票，這次差不多盡是波爾什維克人。

危險反對派的中心尚有數處，如烏克蘭同芬蘭兩共和國。他們明顯表示反對波爾什維克。在黑松科與威夫，政府調動可靠的軍隊，加入肅清波爾什維克的戰爭，繳械並驅逐俄國的軍隊。烏克蘭的疆土，奄有全俄國的南部，供給加列丁軍隊同糧食。芬蘭同烏克蘭已開始跟德人祕密訂約，又得協約國承認，并借給大批款項，聯絡有產階級，建立一反革命中心，專門攻擊蘇俄。後來波爾什維克主義征服這兩國，於是失敗的資產階級，不得不求救於德人，恢復他們的政權。

但蘇維埃政府的死對頭還是在內，——加列丁運動與莫赫羅夫的司令部，杜河銀將軍已在該處就指揮職。

莫雷唯夫已任命為討可沙克戰事司令官。紅軍由工廠工人來補充。幾百宣傳隊送到東河。

人民委員會對可沙克人發出宣言，解釋什麼是蘇維埃政府。有產階級，搗亂的，地主，銀行家，可沙克的大王，可沙克的地主，可沙克的將軍，這班人如何想破壞革命，阻止人民沒收他們的財產。

十一月二十七號，可沙克一委員會來到詩馬尼要見列甯與托洛司基。他們問：“蘇維埃無意沒收可沙克土地分給大俄羅斯的農民，是真的嗎？”托洛司基答：“不沒收，”他們又問：“蘇維埃政府有意沒收可沙克大地席土地而分給可沙克工人嗎？”列甯答：“這是要你們去做的。我們擁護可沙克工人的行動，頂好的法子，是開始組織可沙克蘇維埃。那麼，你們就可有代表在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這也就是你們的政府了。”

可沙克人退後，慎重考慮。二星期後，加列丁接見他的軍隊一個代表團。他們問：“你將把可沙克大地主的土地分給可沙克的工人嗎？”

加列丁答：“除非我死了，差不多，”一月後，他

看見他的軍隊紛紛解體，他的腦漿迸裂，一命嗚呼，從此再沒有可沙克運動了。

斯時在莫赫羅夫又聚攏一些反革命人物，老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穩健派社會主義領袖從亞生立夫致超諾夫，軍隊委員會一些活動份子，還有反動的官僚。這個猗歟盛哉的大本營，馬上就不承認人民委員會。他們聯合敢死團，聖喬治的武士，前方的可沙克，并暗地勾結協約國軍隊；還與加列丁運動，同烏克蘭雷達等通聲氣。

協約國政府對於蘇維埃大會在十一月八號要求停戰的和平法令，沒有答覆。十一月二十日，托洛司基送一通牒到協約國公使館：

公使先生，我已告訴 們蘇維埃大會在十一月八號用人民委員會的形式已成立俄國共和國新政府。政府的委員長是列甯。外交事件則委之於我，名義為人民委員會外交部。

爲要使你注意到蘇維埃大會所認可的停戰媾和的提議，包含的原則是不割地，不賠款，民族自決起見，我要求你們應把這件公文視爲正式的提議，同前方迅速停戰，和平協商，迅速舉行。這個提議，俄國共和國同時要送到一切受戰禍的民族同政府去。

公使先生，請你接受蘇維埃政府對於你們貴國人民周密顧慮的薄意。你國人民與其他國人民，一樣在這次未有前例的大屠殺中精疲力倦，現毫無希望，只願和平。

是晚人民委員會給杜河銀將軍一電：

人民委員會認爲向列強不拘敵國協約國，正式提出休戰，是必要的，應無遲疑的。與這個或議性質相似的通牒，已由人民委員會外交部送往駐大彼得協約國公使館。

人民委員會命令你，向敵國軍事領袖，提議馬

上停止仇視，速開和平會議。爲使爾執行預備會議時起見，人民委員會特令如下：

(一)在預備會議中，關於與敵國軍隊所採取的任何及一切步驟，應迅速直電人民委員會。

(二)未經人民委員會通過，切勿在停戰條約上簽字。

協約國公使接到托洛司基的通牒，置之不理，只在新聞記者談話中，露出充分譏訕藐視，對於杜河銀的命令，他們認爲是公開的叛逆行動。

至於杜河銀，他本人沒有表示。十一月二十二晚，人民委員會直接用電話問他願否服從命令。杜河銀的答覆，是他不能服從，除非是由軍隊與人民所護戴的政府所發出的方可。

他的總司令職馬上撤消。克萊能可被任填缺，列甯按照他的告民衆的戰術，又向各師各營各連的委員會，與各戰艦的水兵及兵士發一無線電，報告杜河銀不受命令，并令前線上各團舉出代表

直接向軍隊磋商。

二十三協約國軍事長官得了政府訓令，送杜銀河一通牒，鄭重警告他，不要破壞協約國在恩登錫所訂的條約。通牒上還說，如果單獨與德國停戰，結果俄國必大受損失，杜河銀急刻把這個消息送往各兵士委員會。

次晨，托洛司基又登出一個告兵士書，指出協約國代表的通牒是干涉俄國內政的行動，並且用恐嚇手段強迫俄國軍隊同人民繼續大戰，以便執行沙皇與協約國所訂的條約。

詩馬尼發出許多告示，痛詆杜河銀與他的反革命軍官，痛詆集在莫黑羅夫的反動政客。綿亘三千里戰線上的兵士，從這頭走到那頭，急得如熱鍋上螞蟻樣。同時克萊能可帶了三隊水兵出發，司達加，時時懸心吊胆，怕人報仇。但到一處，受兵士極大的歡迎。

十二月二日，莫赫羅夫衛戍師起來，佔領該城。

逮捕杜河銀軍隊同委員會，舉起勝利的紅旗，出城迎接新總司令。克萊能可次晨進城，看見有一隊狂吼的人聚在一個火車箱前。原來杜河銀禁在裏面。克萊能可向他們演說，要他們不必傷害杜河銀，他是要送大彼得交革命裁判委員會處決的。他的演說完時，杜河銀把腦殼探出窗子外，也想對羣衆說話。羣衆見之，火從脚下起，怒向胆邊生，衝至車中，把他拖到台上，拳脚交加，活活結果他的性命。

司達加的革命如此下場。

在俄國敵黨最後有軍事力量的大本營都倒了台，蘇維埃政府更加鞏固。於是開始政權的組織。許多舊職員都站在他們的旗幟之下了。他黨的許多黨員也來加入政府了。想發財的，政府有命令加以限制，規定人民委員會委員至高薪水不過五十元一月。職業聯合會所領導的政府職員罷工，因再無人幫助經濟，也就消滅。銀行書

記生亦回來上工。

銀行收爲國有。最高人民經濟成立。土地法令實施於鄉村，軍隊民主化的改政。政府各部與日常生活急劇的變更。這些這些，都是在廣大工農兵羣衆意志之下才能做得有效。經過許多艱難曲折，然後才慢慢型成一個無產階級的俄國。

波爾什維克人取得政權是不與有產階級及其黨領袖妥協得來的，是不與老政府機械主義調停得來的，却也不是用小團體的有組織的搗亂得來的。如果全俄國的民衆沒有準備暴動，那當然會失敗。波爾什維克人唯一成功的原因，就是完成最下層民衆的急迫的簡單的要求，喚起他們推倒並破壞舊的，後才從荒煙頽垣中建設新的規模。

第十二章

農民大會

十一月十八，天始下雪。我早上們起床，窗邊已白光堆積，雪片密密旋飛，目不能視十英尺之外。泥已滅跡，轉瞬間這慘黯的城市便變成了銀妝世界。馬車變成雪車，沿着高低不平的街道飛也似的向前簸搖歌側，車夫的鬍子凍得堅硬。命雖革了，俄國仍然是混混沌沌 走向不可預料的非

常恐怖的將來。現雪已降，還可增加城中的快感。人人喜形於色，跑到街心，把手去接軟薄的雪片，歡笑不已。灰暗的色彩統統蓋住，只有黃金色的尖塔同屋頂帶着異國的莊嚴氣象，在白雪之中，愈顯得光怪陸離。正午又放出一綫慘白的飽和着水份日光。久雨數月，陰寒水溼之煩悶，一掃無餘，城內生活更加有趣；革命更加如梭一般的進行。

有一晚，我在一家小店名湯姆館，與詩馬尼對面，紅軍時常來過的屋雖矮，地方却鬧熱，裏面有許多紅軍擠在小棹子邊，棹布髒得不堪，上面擺了許多磁茶壺，紙烟氣味逼得令人頭昏。那些茶房邊跑邊喊：“等一下，”“快來了。”

角上坐着一人，穿件隊長到服，向他們演說；講了幾句，又被他們打岔。他說：“你們鎗殺俄國的兄弟於市上，這種行動，並沒有比其他殺人的兇手好！”

一個工人問：“我們什麼時候做的？”

他說：“上禮拜日，你們做的。當時學生軍——”

有個人手套在崩帶上，問：“他們向我們開鎗沒有？我已經讓了他們的，當永遠記得他們那些鬼！”

隊長放聲喊：“你們應當中立！你們應當中立！你們是什麼東西，敢破壞合法政府？列甯是什麼人？是個德國人！”

他們向他大罵：“你是什麼東西？反革命派！叛徒！”

隊長站起來把喉嚨更提高說：“好！你們說你們是俄國的人民，真正俄國的人是農民，等罷，到了農民——”

他們說：“是呀，等到農民說話。我們知道農民會說什麼。他們不是勞動階級似我們一樣嗎？”

所以在當時好像隨便什麼事都崇農民。其實那時農民政治上還是落後。他們有他們的怪

思想。他們佔俄國人百分之八十。波爾什維克人在農民中羣衆比較上少。在俄要永久產業工人獨裁是不可能的。代表農民的黨一向是社會革命黨。在現時擁護蘇維埃政黨中，左派社會革命黨邏輯上是要搶農民領袖的地位，尤其在有組織的城市工人壓迫之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更要農民作後盾。

詩馬尼並沒有忽略農民過。土地法令發出之後，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第一件事，就是不用農民蘇維埃中央執委的名義而去召集全國農民大會。過幾天，關於各鄉鎮的土地委員會更發出詳細的章程。列甯後又發出簡單字句的農民通告，解釋波爾什維克革命同新政府的意義。

十一月十六，列甯同米留頓頒布各省特委的訓令。蘇維埃政府派出特委到各鄉村中去的有好幾千。訓令如下：

(一)各特委每到所指定的省份應即召集工農

兵代表蘇維埃各執行委員會聯席會議。他應當在會中報告土地法律，并要求召集各蘇維埃全體常會的聯合會議。

(二)特委應當研究各省土地問題的形狀：

A, 地主土地已經沒收沒有？如已沒收，在那些區域？

B, 誰人管治已沒收的土地——原來的地主或土地委員會？

C, 怎樣處置農具及牲口？

(三)農民自耕的土地增加沒有？

(四)現在農民所耕的土地數量與政府所規定的數量，至少的平均，相差有幾？怎樣差法？

(五)特委應堅持向農民說，農民受了土地之後，應當急速增加耕種地面，愈速愈妙，并要他們急速送多餘的穀到城市來，避免飢荒。

(六)計劃用什麼方法，或用了已有成效的方法，能從地主手中把土地移交於土地委員會，或其

他類似而被蘇維埃任命的機關。

(七)已指定和組織好的農業財產，應當由使用這些財產的正式職員組成蘇維埃在農學家指導之下營治。

全國鄉村中發生一個急劇的變更，這不僅因為土地法令有電力的作用，還因為成千成萬的有革命思想的農軍從前線回家。這班人特別歡迎召集全國農民大會的呼聲。

仿照舊全國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央執委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大會前所玩的把戲，農民中央執委設法阻止開大會，到了這個把戲玩不成功，又仿從前的老例，發了許多電報，要多選保守派的代表，甚至傳出消息說，大會在莫赫羅夫開。有些代表誤信為實。但到了十一月二十三，四百個代表已聚集在大彼得。預備會就開始了。

大會第一天在市議會亞歷山大廳。第一次

投票現出代表中過半數是左派社會革命黨的，波爾什維克人只佔五分之一，保守派社會革命黨佔四分之一，其餘的則在亞生立夫，蔡可夫司基，與泊薛哈諾夫勢力之下，聯合一致反對老中央執委的。

廳子裏的人站得貼緊，不斷的叫吼，全屋爲之發抖。代表分成幾派，彼此怒目而視，猶猶不相讓。右邊是些佩肩章的官長與宗法社會滿臉鬍鬚的老農民；中間是些少數農民，和非執委的官長，同兵士；左邊盡是穿兵士制服的代表，這些人都是青年在軍中服務的。走廊上擠滿了工人。

大會宣告開會時，農民蘇維埃中央執委就不承認這個大會是合法的。這是與歸全國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央執委的不同點。合法大會是在十二月十三召集。在鼓掌與怒聲交相戰鬥中，發言的宣布這次會只能作爲非常會議。但是非常會議却要舉左派社會革命黨領袖馬雷亞來當主席。

這是給農民中央執委當頭一棒。相

第一天互不爭論各鄉村中的蘇維埃代表應否出席。或者出席大會的只許省的代表。最後大多數贊成有廣大的代表出席，——這又是與工兵大會相同的——於是老農民中央執委退出會場。

會場中差不多馬上看得出來，許多代表是仇視人民委員政府的。季諾維夫想為波爾什維克說幾句話，被人叱得下去。當他離開講台時，笑聲中有人呼：“一個人民委員會的委員碰這一鼻子灰如何使得！”

哨查雷夫省的代表說：“我們左派社會革命黨不承認所謂工農政府，除非農民有代表參加。現時不過工人獨裁而已。我們堅持組織新政府代表整個的德謨克拉西！”

反動派的代表利用這個感情作用，當波爾什維克提出抗議時，就宣告人民委員會有意操縱，或則要用武力解決大會。農民聽得這個宣告，大為

憤怒。

第三日，列甯忽然跨到台上來，有十分鐘全場如中瘋魔，他們高呼：“打倒他！你是人民委員會的人。我們不理！我們不承認你的政府！”

列甯很冷靜的站住，用手板着講棹，把他的小眼睛很思考的觀察地下若狂的喧叫，最後，等到這個示威將要消滅下去時。他開始說：

“我并不是以人民委員會的資格來此，我是以波爾什維克黨員資格被舉參加大會的，”他舉起他的證明書地下人皆能看見。“但是現在俄國政府是波爾什維克黨組織的，誰已不能否認。”他說到此停一下，“所以隨便爲什麼目的，事情是一樣的，”右邊燈子上，叫得令人耳聾，中間與左邊却非常好奇，此時一聲也不作。

列甯的辯駁很簡單“請你們農人坦白的告訴我。我們把地主的土地交給誰人。你們要阻止營理實業嗎？這是個階級爭鬥。地主當然反抗農

人。工業家當然反抗工人，你們願分裂無產階級的隊伍嗎？你們願跟隨那方面？我們波爾什維克人是無產階級的政黨，——農民無產階級與產業工人無產階級是一樣的。我們波爾什維克人是無產階級的保護者——農民的蘇維埃與工人同兵士的蘇維埃是一樣的。現在的政府是蘇維埃的政府。我們不僅邀請農民蘇維埃參加這個政府，並邀請左派社會革命黨代表加入人民委員會。蘇維埃是人民最好的代表——代表工廠同鑛山中的工人，亦代表鄉村手工人。有想破壞蘇維埃的，是反德謨克拉西，即是反革命。我并在此使你們右派社會革命黨同志同立憲民主黨先生們注意，如果國民會要想破壞蘇維埃，我們是不讓國民會議做的。”

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超諾夫從莫赫羅夫被農民中央執委召喚趕急到會。兩月前他是視爲

很革命的，很得農民信仰的。現在却要他來防止大會向左派進攻的危險。他剛到，就被捕到詩馬尼去，簡單的問了幾句，仍釋放了。

他第一個動作就是痛罵農民中央執委退出大會。他們贊同仍回至大會。當他走進會場時，大部份人鼓掌歡迎，只有波爾什維克人對之冷眼相看。

他說：“同志們！我久離此地了。我去參加十二軍的關於召集西邊前線軍隊中農民代表大會的問題的會議，此地暴動的發生，我絕然不知道。”

季諾維夫離席說：“是的，你離開此地，只有幾分鐘。”是時坐下打倒波爾什維克的聲喊得令人可怕。

超諾夫繼續說：“有誣我領帶軍隊來攻大彼得，是毫無根據，是謠言。那裏來的這些謠言？發源的地方請給我看！”

季諾維夫說：“民粹報與新聞報，你們的報紙

上面來的！”

超諾夫寬的臉小的眼，屈的髮，灰的鬚，聽了這個刺激，全體立時變紅，但他強爲靜鎮自己，還繼續說：“我再說一次，這邊所發生的，我實在不曉得。我也沒有帶什麼軍隊。我只帶這些軍隊。（說時指着農民代表）這就是我負完全責任，帶到此來的！我回來時，曾拜訪詩馬尼。那裏沒有人誣我，簡單談次話後，我就走了，就是這許多。有誣我的請出來！”

他說畢，波爾什維克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中，有些人一齊起立搖動碗大的拳頭，向之大呼大叫，會中其餘的人努力叫他們坐下。

“這是鬥架，不是開會，”超諾夫說畢就跑出會場；因爲秩序大亂，宣布延會。

斯時，農民中央執委地位問題鼓動全場的思想。宣告這次會議是非常會議的是想阻止改選農民中央執委。但二方面都可說的。左派社會

革命黨人議決，如果這次會議的權力不能高於中央執委，那麼中央執委的權力亦不能高於這次會議。十一月二十五日，大會議決這次非常會議執行中央的權，只有中央執委被選為代表者方有投票權，

第二天，不啻波爾什維克人致死反對，議決案是修改了。一切中央執委，當選的代表也好，未當選的也好，都有投票發言權。

二十七，論到土地問題的辯論，這就很顯然擺出波爾什維克土地政綱，與左派社會革命黨土地政綱不同之點。

柯金斯基代表左派社會革命黨把土地問題的歷史在革命中做過大綱。他說：“第一屆農民蘇維埃大會，通過一個切實的正式的議決案，贊成把土地迅速移到土地委員會手中。但指導革命的與政府裏的資產階級，堅持這個問題非等國民會議開會不能解決。革命第二個時期，是妥協時

期，超諾夫在此時，加入內閣。一班農民相信土地問題實際的解決要開始了。却不料農民中央執委的反動派與妥協派，不顧第一屆農民大會的會議如何督促，反停止任何行動。這個政策當然惱動許多農民，釀成土地糾紛。農民是懂得革命的意義的。他們要把白紙黑字的議決案實行起來。現在的事實，並不是表現騷擾，或波爾什維克的煽動。反轉來說，到是民衆起來，受全國恭賀的。波爾什維克對於土地問題，大體上是採取正確的態度，不過他們要農民用自己力量奪取土地，這是個大錯特錯。波爾什維克人一向高唱農民應當革命的羣衆行動奪取土地；這不是別的，就是無政府主義。土地可以在有組織的形式之下接收過來的。波爾什維克人應當明瞭革命問題應當在最快的可能的形式下解決。這是最緊要的。可惜這些波爾什維克人不高興這些問題如此解決。蘇維埃大會的土地法令與第一屆農民

大會的議決案是一樣的。但是爲什麼新政府不跟大會所定的策略去做呢？因爲人民委員會想迅速結束土地問題，好使國民會議沒有什麼事做。但是政府看到應當採取的實際的步驟，所以毫無顧忌，便通過土地委員會的章程，於是就造出一個奇形怪象：因爲人民委員會主張廢除土地私有財產制，而土地委員會的法令却根據私有所產制。其實也沒有什麼危險的。因爲土地委員會沒有注意到蘇維埃的土地法令，她只執行她自己的實際議決案，——建築在廣大農民羣衆的意志上的議決案。土地委員會并不想從立法上解決土地問題，那種解決是屬於國民會議的。但國民會議願意執行農民羣衆的意志嗎？我們對於此沒有把握。不過我們有把握的就是農民的革命的決心已提高，國民會議會必須遵照農民所須要的法子去解決土地問題。國民會議是不能離開人民意志的。”

列寧專心聽着後，接他發言：

“到了此時，我們不僅是解決土地問題，並且解決社會革命問題，不僅是俄國問題，並且是世界的問題。土地問題不能離開其他社會革命問題單獨去解決的。舉一例，沒收土地不僅惹起俄國地主反對，即外國資本家也要反對。大地主同外國資本家經過銀行做中人有密切關係的。俄國土地的主人翁，是最大的反抗力量的基礎。農民來沒收土地是我們革命中最重要的一步驟。但這却不能與其他步驟脫離。在革命所經過的階段中，已經很明顯的表現出來，第一個階段是推翻貴族同產業資本家與地主的政權；後二者是有密切的利益的關係；第二個階段是鞏固蘇維埃與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謀妥協。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錯誤，就在不反對這種妥協的政策。他們的理由是民衆的自覺性沒有充分發展。如果社會主義實現，要在全部民衆的智識發展到允許的時候，那至

少五百年我們不看不到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的政黨是勞動階級的先鋒隊。 牠也不應當因普通民衆缺乏教育就阻礙自己。 他應當領導民衆用蘇維埃做啓發的機關。 但要來領導這些動搖的人，左派社會革命黨的同志，就應當停止遲疑。 七月間，民衆同妥協派已經公開發生許多破裂。 到現在十一月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仍然伸着手向着亞生立夫。 你要曉得亞生立夫是用小指頭在拖民衆。 如果繼續妥協，革命就會送終。 絕對不與資產階級妥協。 牠的政策應絕對破壞，我們波爾什維克不改變我們土地政綱。 我們不放棄廢除私有土地財產主張，我們並沒有這個念頭。 我們接受土地委員會的章程，——完全沒有建築在私有財產制上面——因為我們願遵照民衆自己所議決的法子來完成民衆的意志，以便親密的團結為社會主義奮鬥的份子。 我們邀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與我們團結，只要他們停止向後退，與他們

黨內妥協份子脫離關係。關於國民決議，先前非位演者已經說過，的確不錯，國民會議的工作，全靠民衆的革命的決斷心。我再說一句，守着革命的決斷心，但不要忘記你們的鎗頭！”

列甯讀出波爾什維克黨的議決案：

農民大會絕對擁護十一月八號的土地法令，證明他們是愛戴第二屆全國工兵代表蘇維埃大會所建立的俄國共和國臨時工農政府。

農民大會邀請全體農民一致充實這條法律，并迅速自動的施行，同時還邀請農民任命有誠心，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行動上為被剝削的工農的利益做事，并具有志願和能力來保護這些利益，去反對大地主，資本家，以及他們的黨羽的人。

農民大會同時表示信心，要想實現土地法令中的方案，只有經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號勝利的工人社會革命才能成功，只有社會革命才能確定移交，土地於農民手中不致退回，才能沒收大規

模的農場，讓與農村公社，才能沒收大地主的農具，才能夠廢除工錢奴隸制，保障農業工人的利益，才能經常的，有方法的，在全國各地分配農產品及工業品，才能奪取銀行（沒有銀行，人民公有土地是做不到的），才能使國家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幫助工人……。

爲着以上種種原因，農民大會完全充實十一月七日的革命成爲社會革命，並且表示她的毫不變更的意志，只許有必要的修改，絕無半點任何遲疑，來執行俄國共和國的社會改造。

社會革命成功的必要條件（只有她才能保障土地法令的成功與實現）是農業工人與產業工人，并與先進國的無產階級密切聯合。從此以後，俄國共和國一切團體與國家行政機關，從上至下，應建在這個聯合戰綫上。只有這根聯合戰綫，盡量破壞一切直接的，間接的，公開的，虛偽的，企業與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與資產階級的政治領

袖妥協——，才能保障全世界社會革命。

農民中央執委的反動派再不敢公開的現身。超諾夫用不偏不黨的態度，還發了幾次言。他被請加入主席團。大會第二晚有一匿名的條子遞給主席，要超諾夫做大會主席團主席長。烏斯利諾夫讀完這張條子後，季諾維夫起立大呼這是老中央執委搗鬼，要操縱大會。於是兩方面惡臉相向，指手畫腳，全場掀動。但超諾夫仍然有相當名望。

在爭論土地問題與列寧議決案的時候，波爾什維克人兩次幾要退出大會，都被他們的領袖禁止。自我個人當時看來，這次大會好似沒有希望。

但我們沒有一個知道在詩馬尼裏面波爾什維克與左派社會革命黨已經接連開了這次秘密會議。當初左派社會革命黨的要求是組織一個全

社會主義黨的政府，向人民議會負責。人民議會由一半工兵團體的代表，與一半農民的代表，再加上市議會與鄉董會組成之。列甯同托洛斯基要除外，革命軍委與其他壓迫機關要取消。

禮拜三早晨，十一月二十八，經過一全夜的艱苦爭鬥，和議已有進步。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定為一百零八人，再加上農民大會選出一百零八人，海陸軍直接選出代表一百人，職業工會代表五十人（普通工會三十五人，鐵路十，動電工人五）。市議會與鄉董會取消，列甯與托洛斯基仍留在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繼續工作。

現在大會的地址移到帝國法律學校，皇唐家第六號，農民蘇維埃總辦公處。禮拜三下午，各代表聚集在此大會堂。老農民中央執委已退出大會，集合被淘汰的代表與軍隊代表在另一間房內開秘密會。

趙諾夫兩邊出席，注意一切的經過。他知道

跟波爾什維克協商，正在進行；但他却不曉得已經結束。他在那祕密會上說：“這時候人人贊成組織全社會主義黨的政府，但許多人忘記第一次政府了。第一次政府并不是聯合政府，內中只有一個社會黨人——克倫司基。那個政府一時很得民望。現在人罵克倫司基，他們忘記克倫司基得政權，不僅有蘇維埃，而且有民衆擁護的。爲什麼輿論對於克倫司基驟然改變？野蠻人設立一個菩薩，日日去拜，等到有求不應的時候，就罵起菩薩來。現在的情形就是如此。昨天克倫司基，今天列甯同托洛斯基。明天另外又有人——。我們已向克倫司基同波爾什維克人提議他們辭職算了。克倫司基到接受，今天他由他躲的地方宣告不做內閣總理。但波爾什維克還要保持政權。他們又不知道如何用政權。波爾什維克人的成功或失敗是與俄國的命運沒有關係。俄國的農村完全知道他們所須要的。他們現在執行自己

的方法。救我們到底的，還是這些農村。”

此時外面大會上烏斯利諾夫宣告農民大會與詩馬尼的協定，大受代表的歡聲。超諾夫急忙出來，要求發言：“我懂得農民大會與詩馬尼的協定已簽好了。這個協定是非法的。因為真的農民大會要等到下禮拜才開會。我還要警告你們，波爾什維克人永不會接受你們的要求。”

一陣大笑的聲音阻止他繼續發言，他也瞭解當時的環境，於是下台，退出會場，均保全他所餘的名望。

十一月十六禮拜四，下午大會舉行一非常會議。空氣中似乎充滿節慶日的感覺；人人喜形於色。大會中其餘所要做的事，飛快的告個結果。老叻長生，社會革命黨左派首領，白鬚飄飄，兩眼淚垂，用他處顫的聲浪讀出農民蘇維埃同工農蘇維埃結婚的報告，每讀到“聯合”二字上，必有一陣

發狂的鼓掌。既後，烏斯利諾夫報告詩馬尼的代表團跟紅軍的代表到了。全場起立歡迎，工人，兵士，水兵，一個一個發言為他們祝福。

美國社會主義工黨代表倫司登發言：“農民大會與工兵代表蘇維埃聯合的日子，是革命的偉大日子之一個。這個聲音會遍布全世界發生回響，一一在巴黎，倫敦，甚至遠隔遇大西洋的紐約。這個聯合會，會使一切勞苦的人民得到無限的愉快。

“最偉大的一個理想現已成功。西歐同美國，從俄國的無產階級身上希望一些很大的事業。全世界無產階級在等候俄國的革命，在等候現在正在完成的一切偉大的事業。”

全國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長司威德羅夫恭祝他們。在高呼“內戰告終萬歲！”“聯合德謨克拉西萬歲！”聲中農民散會。

夜色已墜。冰凍的雪上，映出月亮同星斗的

淡白光。沿運河的岸，開來泊羅夫司基的團兵，前面的軍樂隊高奏馬賽曲。在聲嘶力竭的兵士呼叫之中，農民排列成行，展開全國農民蘇維埃中央執委的紅旗，繡着金字：“革命的勞動羣衆聯合萬歲！”後面跟着各區蘇維埃的旗幟。浦利羅夫工廠旗子上面寫的：“因為要建立一切人民的兄弟友誼，我們向這面旗鞠躬。”

剎時火把出現，焰紅如橘，藉着冰的光滑平面反射得分外通紅。篆烟滾滾，浮在向皇唐家河邊走動的羣衆頭上。歌聲震天，兩邊侍立看熱鬧的羣衆，驚得靜默無聲。

革命軍萬歲！紅軍萬歲！農民萬歲！

廣大的遊街隊，環繞城中。新的紅旗繡着金字，飄舉飛揚，有增無己。兩個老農人，半生勞苦風霜，攜手同行。他們的臉，真是老轉少年，紅光滿面。

一個說“現在我不願見他們再把我們的土地

奪回去！”

將近詩馬尼，紅軍列於街的兩旁，喜亦若狂。另外那個農夫對他的同志說：“我不疲倦，我差不多疾行若飛！”

在詩馬尼石礮上聚集百多工人同兵士的代表。他們的旗子在孤微燈光下，看不清楚。他們如潮水衝下階來，抱住農人，與他們接吻。遊行隊湧進大門登樓，足履之聲如雷。

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同全體大彼得蘇維埃與二十看衆在廣大的會堂中靜候他們。森嚴肅靜的氣象，是歷史上偉大的日子中所應有盡有的。

季諾維夫宣告與農民大會所訂的協定，驚天動地的呼聲，猶如狂風暴雨。迴廊軍樂一奏，遊行隊頭排已進門矣。台上的主席起立讓位於農民主席，兩人互相擁抱。他們背後兩面旗子交捲靠在白牆上的相框上，相框內沙皇的像久已撕了。

勝利的會，於是宣告開幕。司厚威德羅夫致

了幾句歡迎詞後，馬利亞演講。她是俄國最令人愛戴最有力量的一個女人，身材單瘦，面目皙白。戴付眼鏡，頭髮梳起垂下，她說：

“在俄國工人面前，開了一個新天地，這是歷史上的破天荒。過去的工人運動都有失敗。但現在是個國際工人運動，此其所以不能克服。世界沒有力量可以熄滅革命的烈火。老世界已崩潰，新世界要開始了！”

托洛司基滿腔熱忱致答詞：“農民同志！我很歡迎你們。你們到此并非客體，乃是主人。現地是俄國革命中心，幾萬萬工人的意志，現集中在這個會場。現在俄國只有一個主人翁，工農兵聯合！”

他用一種很勝利的話說：“這次戰爭，應當產生一個新的人類。在這個會場中，我們向各國工人起誓，我們繼續保守我們革命的立場。就是我們被破壞，那我們也還要保護我們的旗幟。”

克萊能可解釋前方情形，並述杜河銀準備抵抗人民委員會，“讓杜河銀與他的人好好懂得，有阻止我們走向和平道路的，我們決不輕輕饒過。”他用海軍名義向大會致敬。

克魯仁斯基，鐵路總工會的會員說：“從此以後，真正社會主義者的聯合已經實現，鐵路工人同軍隊都願聽革命的德謨克拉西支配。”魯訥查斯基差不多泣不成聲。普羅常代表左派社會革命黨，撒哈日西唯里代表新生命派，這些人都是馬爾托夫同高爾基那一派的，他們宣告：

“因為波爾什維克政策不安協，我們才離開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推動他們發生自覺性，以便實現革命的德謨克拉西的聯合。現在這個聯合已做到了。我們感覺我們神聖的職務，是仍回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做事。我們宣告凡以前退出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者現應回來。”

司達可夫，農民大會中一個資格很老的主席，

向全場四方致敬後說：“我以新俄國的生命同自由的洗禮 慶祝你們。”

葛倫司基以波蘭社會民主黨的名義，詩克雷繆尼克代表工廠作坊委員會，利華諾夫代表沙地尼加的俄國兵士，還有其他其他的代表，都先後誠心演講，興高彩烈，表示他們的希望已經達到了。

當下列議案提出一致通過後，夜已深了。

“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在非常會議中，聯合大彼得蘇維埃及農民大會，認可第二屆工兵代表蘇維埃全國大會中所通過的土地同和平的法令，并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所通過的工人管理實業的法令。

“全國蘇維埃中央執委與農民大會的聯席會議表示她的堅決的信心，工農兵的聯合，工人與一切被剝削的友愛的聯合必會鞏固他們所取得的政權，必會採取革命的手段，使其他各國政權迅速移到勞動階級手中來，必會在這種形式之下，担保公

尤的和平同社會主義的勝利！”

1930, 10, 1 付印

1930, 11, 15 出版

1—2000 冊

每冊實價大洋一元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